

抗戰文選

向愚編

此書係向愚先生在南洋



抗戰文選 (三)
目錄

- 一、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郭沫若(一)
- 二、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陳獨秀(四)
- 三、抗戰勝利的必然性……………李宗仁(七)
- 四、抗戰的戰略與戰術……………彭德懷(一〇)
- 五、抗戰與國際形勢……………馬哲民(一五)
- 六、中蘇合作抗日……………向愚(二二)
- 七、德意與遠東事件……………胡厥之(二六)
- 八、日本并不足畏……………宋德(二八)
- 九、日本經濟的危機……………陳豹隱(三三)
- 一〇、防止敵人底陰謀……………施復亮(三九)
- 一一、言和卽爲漢奸……………陳獨秀(四二)
- 一二、西戰場的形勢……………張其昀(四五)
- 一三、兩個「十月」……………宋慶齡(五〇)

- 一四、慶祝蘇聯十月革命與總理遺教的回想……………孫科(五五)

抗戰文藝

- 一五、前線歸來……………郭沫若(五八)
 一六、我空軍炸敵目標記……………鄭振鐸(六六)
 一七、北平城失陷的一天……………白曙光(七〇)
 一八、秋稼(小說)……………陸蠡(七四)
 一九、江漢風雨(報告)……………楊朔(八〇)
 二〇、夜行(速寫)……………辛勞(八三)
 二一、寂靜的古城(散文詩)……………朱藍(八六)
 二二、給姑娘們(朗誦詩)……………高崗(九一)
 二三、七月的延安(詩)……………丁伶(九五)
 二四、軍歌……………羅家倫(九九)
 二五、當兵去(街頭劇)……………胡紹軒(一〇〇)

戰地通訊

- 二六、東北地方的義勇軍……………解放週刊(一一二)
 二七、北平近郊的游擊隊……………國聞週刊(一一五)

- 二八、晉北戰地視察記之一（第八路軍與民衆關係）……………鑑伯（一一九）
 二九、晉北戰地視察記之二（朱德談平型勝利經過）……………鑑伯（一二三）
 三〇、晉北戰地視察記之三（與彭德懷談各種問題）……………鑑伯（一二七）
 三一、退出太原城……………秋江（一三〇）
 三二、退出上海市……………長江（一三四）

抗戰史料

- 三三、蔣委員長表示抗戰決心談話……………蔣介石（一三八）
 三四、國民政府遷移重慶宣言……………國民政府（一四〇）
 三五、日本共產黨的反戰綱領……………日本共產黨（一四一）
 三六、告出征中國士兵書（日本反戰文件之一）……………日本全農全水總同盟（一四二）
 三七、致在華北士兵書（日本反戰文件之二）……………日本現役將校有志團（一四三）
 三八、日本滅華六個條件……………日本軍閥（一四四）
 三九、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成立宣言……………戰地動員會（一四四）
 四〇、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工作綱領……………戰地動員會（一四七）

雜 品

- 四一、歸途……………郭沫若（一五一）

抗戰文選

- 四二、平凡的話……………茅盾(一五二)
- 四三、翁照垣將軍訪問記……………甯夫(一五四)
- 四四、葉挺將軍印象記……………東平(一五六)
- 四五、利用鴨子殺人(暴日罪惡之一)……………戾夫(一五八)
- 四六、把中國人喂狗(暴日罪惡之二)……………謝德風(一六〇)
- 四七、日本是不是可怕的(抗戰外論之一)……………Current History(一六二)
- 四八、日本侵略戰的收獲(抗戰外論之二)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一六三)

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

郭沫若

大場失守，湖北，江蘇各陣地因戰略上的撤退，淞滬戰局又呈了一個新的局面。對於戰勢及戰略不甚明瞭的人，為這戰局的轉變則呈出一種倉惶的現象。有的人發出憂血，以為戰局會從此停頓或者會至於向日本人「屈膝求和」，其實這完全是杞憂。自然，以出賣民族為專業的少數分子，乘着這個時期而放出主和聲浪的，也並不能說沒有。但那種喪心病狂的東西，何能左右大局！我們如因此而發出驚惶，那是反為這些東西所乘，會擾亂我們自己的陣線。這充分地表示我們對於這次的抗戰，未免太認識不足了。

我從二十三號的晚上起，一直到二十九號止，幾乎每天都在前綫上馳騁。我曾見了不少的指揮作戰的高級軍事長官，他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堅決，沉毅，抗戰到底的決心，至死不變，就是我們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他屢次督勵將士，他的決心是更比鐵還更堅固的。

陳誠將軍親自對我說過，二十五，二十六那兩天，敵人把飛機火力集中起來轟炸我們大場的一帶的陣線，每天炸彈在二千個以上。我們的將士事實上是在以血肉作為長城，由前方傳來的電話，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着「不成功，便成仁」，這話聽來實在是足以令

人流淚。在這樣悲壯情形之下，所有的工事遭了破壞，死傷過重，結局是退到第二道戰綫來了。然而像朱耀華師長的自殺引罪，四行倉庫八百勇士的死守，不是真正地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的實際了嗎？

大場雖然被突破，戰綫雖然略有移動，我們的士氣絲毫沒有挫折，大場以外的整個戰綫，依然是呈着「膠着」狀態的。敵人雖然佔領了我們的寸土尺地，然而那寸土尺地都染遍了我們神聖的血。這血是要求了敵人的高度的代價的。

已經是不只說過一次，前綫上的旋進旋退，對於整個的戰局並沒有多麼緊要的關係。大家的關心，說句不客氣的話，與其說是關心中着抗戰的不能持久，還怕是在關心中着自己的安全吧？真正的對於抗戰的持久性關心的人，他所憂慮的，倒並不是這些。一時的勝利並不是以怎樣的矜誇，一時的退却也並不足以怎樣的憂慮。陳誠將軍的話說得好：「我們即使抗戰至三年五載，犧牲到千百萬兵員，甚至退守到蘭州迪化，我們也還能一心一德，繼續奮戰，與敵人決最後的雌雄，爭最後的一口氣」。這樣才是所謂「抗戰到底」！抗戰了兩個月有半，纔僅退却了幾公里，怎麼便值得驚惶起來呢？大家把顧慮自己的一身一家的心，多拿一點來真正地顧慮一下國家民族吧。大家在口頭筆上都在誇漂亮話，然而事實上並不見得在「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反而相反，遇着戰局一影響到了個人生活的安危，於是便手慌腳亂起來了，真真是民族的恥辱！

要使抗戰持久，目前似乎可以坦白的說幾句切實的話了吧。

抗戰以來的事實已經明白地教訓了我們，我們輸於敵人的只是飛機大砲的數量，這缺陷的填補以及我們今後的軍火的補充，這是維持長期抗戰的必要條件。要抗戰必須有軍火來支持；要抗戰持久也必須軍火的接濟源源不絕。我們自己除製造之外要多仰給友邦的援助，已是公開的祕密。敵人的封鎖我們的海岸也就是在想切斷我們的軍火的接濟。然而海路雖被封鎖，我們尚有陸路的交通。這交通也可以說是由天然的形勢指示了我們以正確的外交路線。

敵人除封鎖我們的海岸之外，最近更用飛機四出轟炸我們陸上的交通路線和交通工具。這用意也是很明白的，它是想切斷我們的後續部隊的增援。我們在這次的神聖抗戰中，用不着掩諱，我們的傷亡是有相當的數量的，要使抗戰持久，兵員的補充也就是必要條件之一。交通如發生阻礙，後續部隊的增援如欠敏速，這必然是要影響到整備的戰局。針對着敵人的陰謀，我們可以保持着我們兵員補充不至發生阻礙的最適當方法，不就是武裝民衆嗎？我們有四萬萬的人，我們要流到最後的一珠血，是要流到我們全民族的最後一珠血，不要流到我們現有的兵員的最後一珠血！在前綫上的兵員和敵人拼完了，將何以爲濟呢，如不武裝民衆？

民衆武裝了起來，有人會以爲是烏合之衆不足以作戰，這實在是不願實際的觀念論者。請看西班牙的義勇軍吧，老弱男女的民衆，集合爲一體，但他們和正規的軍隊以及德義的軍隊，不是抗戰了已一年以上而未屈服嗎？「強將手下無弱兵」，事實上只要指揮

官勇敢沉着，善於指揮，善於獲得部下的心理，我若任何脆弱的士兵都是可以成爲鋼鐵一樣的隊伍，況且義勇軍的使用方法，還可以把它化整爲零插入正規的軍隊裏面，日本人把東北同胞插入隊伍裏使用的方法，不正是給予了我們一個暗示嗎？

武裝民衆的計劃，好在第二戰區已經在着手施行了，第二戰區有「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成立，其「工作綱領」，業已發表。我有那個計劃，略略加以斟酌損益，是應該及早施行於全國的。

要之，要使抗戰持久，務須及早確定外交路綫以求軍火的接濟，務須及早武裝民衆以求兵員的補充，這兩層是目前最切實的必要條件。

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

陳獨秀

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的一切物質力量，是打不過敵人的，我們可以打勝敵人的，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來，不做奴隸的偉大精神。

這種偉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說大話，而要有具體的事實表現，這種具體的事實表現，就是除了漢奸以外的全中國人民「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在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領導之下，對敵人作戰，這是我們勝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們有錢者能拿出十萬萬現金，有力者能拿出一千萬壯丁，不待戰事結束，已

足夠使敵人氣餒，無法繼續對我作戰了。

大家萬萬不要笑我說大話，十萬萬現金，一千萬壯丁，實實在在能夠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說：自抗戰開始以來，「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在街頭巷尾都看見了，聽見了，可是誰出過多少錢，誰出過多少力，何以至今還不大看見聽見呢？我以為這是因為大家還沒有指出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之實行條件。

要是有錢者出錢，首先要問：誰是有錢者？頂有錢的是在外國銀行有大批存款的人們，我歸納起好幾個銀行界的朋友的談話，中國關人在匯豐麥加利等等銀行的款項，至少有一百萬萬元，如果政府下一個決心，最寒氣最少也可以請他們拿出十分之一即十萬萬元來，購買救國公債，萬一不及此數，再加以農村富戶的存款，婦女首飾，及一般國民的儲蓄，十萬萬元是可以辦得到的，這個數目已比政府現在發行救國公債額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現金，政府有十萬萬現金做準備金，便可以加印二十萬萬法幣，決沒有通貨膨漲後物價高漲和外匯跌落的危險。政府拿這十萬萬元，一半加購軍火，一半補助後方的紗廠，大小規模的織布業和運輸業，這樣一來，抗戰的勝利可以說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錢者出錢」變成「無錢者出錢」，把救國公債的負擔，加在僅能養家活口的小職員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負各種捐稅已經困苦不堪的農民身上，此不獨政府所得有限，且會因此造成後方可怕的危機，若再加以不肯的官吏士劣藉此從中敲詐漁利。前天武漢口報「擴大獻金救國運動」一文中所說：「尤望顯官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則，

爲國民倡」，「勉力濟助政府者，多爲生計困難，節衣縮食之平民，而擁資鉅萬之人，反不數觀。」這幾句話真是切中時弊之名言。

誰是有力者？當然是農村和城市的壯丁，要使壯丁出力，必注意兩個條件：第一，必須使他們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情緒，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掌繩子牽着來強迫服役，這種強拉來的壯丁，數目必不能多，不夠用，而且無論在前方或後方，均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發往前方補充兵額，比募兵更要壞得多。在後方強迫徵兵和強派公債合起來，更會造成農村中可怕的危機。前方有一位黃埔出身的青年軍人，和我談到這一問題，他也承認強拉壯丁的危險，他也承認經過廣大的羣衆宣傳而招募的兵，比有名無實的徵兵要好得多。第二，壯丁必須使之成爲有政治教育，有自動活力的羣衆組織，有了這種組織，補充前方，保衛後方，都根本不成問題，尤其重要的是以游擊隊的形式，擾亂敵人後方，即令敵人利用近代武器佔領了我們的大都市，而不能夠統治我們的全部領土，這種效果，當然不是簡單的強拉少數壯丁所得到的。據好幾個從河北來的朋友說：「政府這幾年任河北各縣的壯丁訓練，是有了成績的，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爲有自動活力的羣衆組織，我們的軍隊從平漢津浦一撤退，各縣縣知事和警察一挾款逃跑，壯丁們便無人統率召集，一時羣龍無首，又沒有自行集合工作的習慣，敵人委派的縣知事和維持會一到來，已訓練好的壯丁，大多數都變成了敵人的力量，」他們說到這裏，都幾乎聲淚俱下，像這樣有力者爲敵人出力的可悲現象，是絕對不應再使之出現了。現在南方十幾

省，每省以百萬壯丁計，能夠有一千多萬人，再多多少少的武裝起來，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萬武裝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動活力的壯丁，前方後方的問題，那一樣不能解決呢？如果在現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錢者不出錢，有力者不出力，將來亡了國，大家都一樣要做奴隸，要受敵人的殘酷蹂躪和東北四省及冀察綏人民所受的一樣！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萬萬元一千萬壯丁的援助，不但能夠打退站在眼前面的敵人，即全世界各大強國，也永遠不敢視我們中國人了！

抗戰勝利的必然性

李宗仁

從盧溝橋事變到現在，中國對日的抗戰運動，已經由準備的階段，而進入實踐的階段，已經由局部的抵抗而進入全面的抗戰。這一偉大的歷史的轉變，不特將決定我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抑且將決定整個世界和平與人類文化的前途。因此，我們對於這一戰爭演進的必然趨勢，不能不有深刻的認識與把握。

第一，我們應明瞭這次對日抗戰，是適應世界民族解放的潮流；近一二百年來的世界政治史，可以說是一部劇烈的民族鬥爭史。在這一時代中，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獨立解放，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潮流，同時從歷史事實證明，凡是一種被壓迫民族，只要它在客觀方面，有相當的立國的物质基礎而在主觀方面，又能逐漸覺悟，向前奮鬥，那末，無論它所受的壓迫如何嚴重，結果都必能達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遠如十九世紀的德，意

日，以及最近的土爾其、波蘭等，都是很明顯的例證。我們中華民族無論在人口上，領土上乃至文化上，都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民族。加以近百年來，在世界潮流激盪之下，民族意識已普遍覺醒，這樣的一個偉大的民族，決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可以用暴力征服的。它必然要發動對日的英勇反抗，而且必然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這可以說是世界民族解放歷史的自然結果。

第二，我們應明瞭這次對日抗戰，是適應中國國民革命當前的迫切需要：總之提倡國民革命目標有兩方面，對內在剷除一切封建勢力，創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對外則為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從辛亥革命到北伐完成，國內的封建勢力雖已逐漸廓清，但是民族解放的任務，則迄未完成。總理告訴我們，凡是一種適合時代需要的革命運動，如果沒有達到成功的目的，這運動是不會中止的，所以這幾年來中國內部的政治的演進，都是向着民族解放這一個目標前進的，尤其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的狂暴侵略，更使中國民族解放的目標，得到迅速的統一，到現在已經達到全民族團結對外的新階段，所以這一次對日抗戰，是中國國民革命演進的自然結果，它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

第三，我們應明瞭這次對日抗戰，中國在客觀上確已具備了各種勝利的必要條件：民族革命最主要的條件，便是民族的自覺和民族內部的團結，這在全國民眾抗敵情緒高漲和全國上下一致團結禦侮的今日，這一個條件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其次民族革命的

另一重要條件，便是要民族具備最低限度的自衛力量，這一個條件我們也是具備了的，試看最近上海和華北的戰事，中國軍隊送于日本以重大打擊，便可以證明中國民族自衛力量的強大；其次民族革命的另一條件，便是要在國際間取得廣大的助力，關於此點，我們試看最近英法蘇各國對中國的同情援助，乃至德意各國對日本態度的消極，便可以證明現階段的國際形勢，實於中國非常有利。反之在日本方面，則有內部階級利害的矛盾，軍閥與政黨對政見的分歧，經濟財政狀況的惡化，國民生活的不安，乃至華萊反戰運動的勃起，士兵戰鬥意志的薄弱，國際地位的孤立等，這一切一切，無一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致命創傷，同時也無一不是中國足以戰勝日本的最大的左證。

根據上列分析，我們無論從世界民族的解放，或中國民族革命的歷史方面觀察，多變變中日現階段國內國際的各種條件觀察，都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和中國對日抗戰的勝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去我們堅決的主張焦土抗戰，也便是根據這一個理由。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決不能機械的期待着歷史因素的演進，而忽略了主觀方面的努力，以為主觀的努力，往往能推動歷史演進的重要因素。我們對日抗戰，固然有絕對勝利的把握，但我們在主觀方面，必須下最大的犧牲決心和盡最善的努力！我們應該知道，這一次對日抗戰，我們必須得到澈底的勝利，為要得到澈底的勝利，我們便非進行持久戰不可。那末，在持久戰之下，我們的犧牲痛苦是可以加想得到的，我們必須以最大

的決心和忍耐，支付一切犧牲痛苦的代價以爭取戰爭的澈底勝利，同時我們更要以最大的努力，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配備持久戰的條件，以幫助軍事勝利的發展，其次，我們更應該知道，這一次對日抗戰是整個民族的戰爭，是國民全體性的戰爭，因此，我們全國民眾，都必須熱烈的誠懇的擁護政府抗戰政策到底，都必須抱定為國犧牲奮鬥的決心，統一意志，整齊步伐，在我中央政府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向民族解放的目標而前進，這樣，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抗戰的戰略與戰術

彭德懷

甲、戰略的防禦與戰術的進攻

因為中國並無侵略他國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處於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們是為自衛而抗戰，所以在戰略上是防禦的。

但稱戰上若採取專守防禦，是決不能的解決戰鬥的。因為我國兵器遠不如人，國防設備又極微薄，如果採取單純的防禦也必然招致失敗的惡果，所以我們在戰術上，應儘可能是進攻的，必要時亦應採取積極的防禦（即攻勢防禦）。

積極防禦的要訣，在於乘敵在運動中或敵立足未穩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堅決勇猛迅速的手段殲滅敵人，減少敵人大砲，及其他機械化學兵種配合的效能，只有在運動戰中解決了敵人，打擊了敵人，才是達到防禦目的的最好手段。防禦也是為着節約兵力，

用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手段。

在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的條件下，可以調動敵人，分散敵人，封鎖敵人消息，使我正規軍得以採取大步前進大步後退的戰術原則，求得運動戰的機會。至若單純的防禦，不了解尋求出擊的機會，不了解操縱敵人調動敵人的巧妙辦法，只曉得擺在一個陣地上拚消耗，這無異幫助了敵人發揮現代技術的威力。須知一個孤立無援的陣地是沒有打不破的。

有一位軍事家說，中國只要同敵人拚消耗，我死十個或死一個，最後我們也可取得勝利。我很佩服他的堅決意志，但在戰術的觀點上說，我們却完全不能同意這樣的主張。戰術的要求是要以小的犧牲換得大的勝利，因此，我們才會講求戰術和指揮的技術。我們決不是怕犧牲，而應隨時準備犧牲去爭取抗戰的勝利，但這次不是要自己消耗於敵人的面前，而是怎樣去消耗敵人。

乙、戰略上以少勝多戰役上以多勝少

中國陸軍在數量上比任何國家更多，比日本更要多好幾倍，但在質的方面却遠不如人，特別在技術方面相差很遠，所以在戰略方面我們還是以弱抗強，然而在戰役或戰術方面我們必須求得以強攻弱，即使在戰役上自己的力量小於敵人，也要求得從戰術上來解決以多勝少的問題。

怎樣才能求得以強攻弱的戰術原則呢？這個問題很簡單。假設敵我都是四百人作戰

，這是相等的兵力，我們應該採取進攻的戰術，以小部（百人）向敵人積極進攻，吸引敵人主力應戰，我以少數兵力牽制敵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採取迅速堅決勇猛的手段從敵側後突擊，首先消滅一部。假設首先消滅了敵人之一百人，敵已由均勢而變為劣勢，則我這四百人再以同樣手段，最後解決敵人。如此，雖是相等兵力作戰，我仍維持戰術上的優勢。

敵人的長處，主要是技術的優良，我亦避其長而攻其短，如深入到敵後方或較遠後方，在出其不意的方面突然施以猛襲，一開始就求得主動，是避開敵人的技術優勢的最好辦法。

丙、持久的消耗戰

中國抗戰的勝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戰中來解決的。至於為什麼要持久？只有持久才能生長力量，才能最後取得勝利，已於前面談了大略，現在要說的是持久消耗的問題。消耗戰的主要目的，在於消耗敵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戰局的變化，改變敵我的形勢。為欲達到長期的消耗敵人力量的目的，惟一的的就是發動羣衆的游擊戰爭，在敵後方建立小塊小塊的根據地，分散敵人力量。此外，就是戰術與術的靈活運用，就已之長，攻敵之短；以戰術勝利的發展，來求得戰役勝利的展開，決不是同敵人對拚消耗。

丁、爭取主動

主動與被動的問題，戰略家與戰術家都懂的很清楚，但一到實際行動起來，往往一

籌莫展。誰都知道限於被動，雖握優勢之兵力，卒不能克劣勢之敵人。如能經常保持主動，雖劣勢之兵力，亦能戰勝強敵。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的歷史中不勝枚舉。

我們怎樣爭取抗日戰爭的主動呢？前面已經說過，發動羣衆游擊戰爭，與在敵人後方建立小塊小塊的根據地，來分散敵人力量，削弱和疲憊敵人，這是戰略上着眼爭取主動，造成戰役上各個擊破敵人，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同時，目前指揮作戰的方針，在使用兵力上，主力應用在主要戰區與利於反攻的方面。在戰役設備上，主力應用於突擊方面，而不應以多數或半數兵力使用於防禦與箝制方面。在防禦時主力應配成爲預備隊，待機出擊。在進攻時，主力應用在突擊方面，不必多留預備隊，以求一舉而殲滅敵人。以大步前進的戰術原則，深入敵人後方，攻敵要害，調動敵人，在敵後方左沖右突，破壞敵人作戰計劃，爭取主動。

但是不幸的很，在華北抗戰已往的三個月中，我們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敵人進攻展開正面時，我軍亦逐漸延伸抵抗，消耗於飛機大炮的火力下。今後應乘敵運動中，給以突然的襲擊。總之在技術弱於敵的軍隊方面，奇襲，伏襲，夜襲，勝過正規對戰。包圍迂迴，勝過中央突破。在敵人後方側翼積極活動，勝過正面抵抗。

戊、節約防禦的兵力

我國原無堅固要塞，多半是野戰築城。我們一般的防禦，在保持戰略戰役上的重點，及經濟政治中心和交通樞紐。在防禦的配備上，應該是縱深的，據點式的，不整齊的

，極蔭蔽的，和獨立自主的。配備機關槍與砲火，取分散蔭蔽火力集中為助。工作的本身，應避綫式的。因為綫式的工作，目標大，火力不易交叉，防禦多不易鞏固。工事的構築應採用圓週形或馬蹄形，以班排為單位，火力能互相交叉又互相交援。各個工事的本身又能獨立，縱深要大，正面求小。這樣配備，既可節約兵力，減少犧牲，且不易被敵人突破。且因我正面窄小，易引起敵人向我側翼包圍，容易暴露敵人側翼。又我因工事是圓週形，敵即包抄，到側背，亦能與正面一樣，發揮防禦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自己配置強大突擊隊（預備隊）於自己縱深側翼外之適當地點，待敵向我包圍，暴露敵側面時，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給以猛烈的突擊。工事縱深內配置的預備隊，採取適當的配合，施行反突擊，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這樣的防禦，才能完成防禦本身的任务。

已、統一指揮與機動

統一指揮是戰勝日寇的重要條件之一。整個的戰略方針和戰役計劃，須在統帥及戰區高級指揮官總的意圖下進行着。但統一指揮，並不應該限制兵團指揮員之機動。相反的，應該發揮兵團指揮及各級指揮員之機動性，因為前綫上的指揮員，常能有破敵人的弱點，了解有利的時機。如果束縛在請命待命範圍內，常易失掉最好的機會。一個兵團指揮員只知奉公守法，不圖有功，只求無過，這不能說是好的指揮員。

好的指揮員要能夠抓住戰局，打開戰局，常能使自己的戰局任務，自動的完成。假使自己當面之敵已經解決，而友軍方面正在吃緊，則應自動的向側火機關槍聲猛烈的方面增援，最好尋求在敵側後方進行猛烈的突擊，與友軍協同解決敵人，以求得一個戰局或戰役全部勝利。如果請命待命，易失良機，甚至喪失應得的勝利。所以拘守待命；毫無機動的指揮員，不獨不能打開戰局，造成勝利的條件，他自己也時常限於被動。譬如山地戰，大家知道，山地交通不便，聯絡困難，要求得絕對一致動作，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我們常常看到高級指揮員的命令，說山地聯絡困難，務求協同動作。但怎樣才能協同動作呢？有些指揮員把部隊擺在進攻出發地，等待友鄰的聯絡，互相如此，一輩子也不會協同一致。要想求得協同，只有每個指揮員都本着自己任務和預定計劃，以最積極的行動，向着敵人猛烈進攻。大家都積極動作，在積極動作中，求得了一致，求得了統一。（節自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

抗戰與國際形勢

馬哲民

誰也知道，在國際列強之中，比較同情於我們抗戰的，是蘇聯和英法。美國態度，初無利於我，但因十月五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的講演，語意之間，很明白的指責日本人之侵入中國，和意大利之襲擊商船，子英法以聲援，並主張各國應積極制裁侵略，而表明美國、雖抱不參戰決心，亦不能担保不被捲入戰爭漩渦云云，可算好轉起來。至於德、

意，表面上本與我無爭，與日本無親，然以在國際關係中，德、意是和蘇聯及英法相衝突的，所以在間接上不能不算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

國際列強，對我們抗戰，抱定這種不同的態度，自然非根據政治主張之差別，又不出於正義公理之維護，而是其各個底利害關係，未能一致所使然。姑先就接近日本帝國主義底一方面說，日與德意均為亟欲打破國際現狀，以求發展的國家，如果不是因為日本對於蘇聯和英美乃至法國互相衝突，德國對於蘇聯和法國乃至英國大相矛盾，意大利和英法乃至蘇聯不易妥協；其末不惟德與意原有糾葛，就是日與意也沒有可以接近的理由。即以最近對中日問題說，假使不是因為德在西歐，正在急求機會進攻蘇聯，使蘇聯不能立即明細地與我共同對日，與夫意似獨佔地中海，使英法無力傾極東顧外，德意和日本也不能有什麼共同的利害。

再就接近我方的來說，在政治主張上，英美法與蘇聯之社會主義，原不相同；我方所要求之民族解放，獨立自主，除蘇聯予以同情外，英美法也不樂聞。我們知道英美法不僅在過去曾在我國取得了不少的特殊利益，就是現在，如果牠們不是為維護其在我國和遠東方面底利益，也不會干預什麼中日問題！

由此可見，列強對我們抗戰之不同的態度，並不必旁求諸政治主張和正義公理，惟着眼於國際間底利害關係。政治主張和正義公理，至多只能在國際問題上，發生一些輿論的，或心理的作用，而決定國際間之實際行動的，仍然不出於當前的利害。因此

抗戰文選

，我們只有在國際底矛盾關係中，才能尋取我們抗戰之外交路線，亦只有在實際的利害的關係中，才能辨別我們抗戰之友或敵。我們固然要知道，以德意在歐洲方面，牽制了蘇聯和英法，使她們不能專力有助於我，難於算做是朋友。我們尤要知道，蘇聯和英法亦各因其利害關係之不同，故其能為我之助者，自有程度上的差別。

從表面上看，蘇聯和英法在現在均是同情於我們抗戰底國家；然而她們之所以同情於我抗戰底立場和動機，却並不一樣。蘇聯之同情我們底抗戰者，一半是因為其政治立場，必須援助我民族之解放，方有利於世界革命，一半是因為要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膨脹底威脅，以免危及其在遠東方面底領土，這可以說並無意於取得其在我國底什麼權利。

但是，英法對中國問題所抱定的宗旨，便根本與蘇聯兩樣，因為英國是侵入中國的老大哥，在中國取得的權利，原是首屈一指；近年來雖有些老態龍鍾，鞭長莫及，對中國問題，不得不讓「近水樓台」的日本，捷足先得；但是，英國並不自甘落后，使她在中國之數十年的經營，為日本所毀棄，且如英在華底利益，一旦為日本所奪取，那就不僅是英國在華底利益之直接損失，還可以因日本獨佔支配中國的結果，成為遠東的新主，以威脅其在印度和南洋乃至澳洲底利益。所以自「九一八」以後，日本是用大砲飛機來恐嚇我們，英國却是用經濟和外交來接近我們，而彼此互相明爭暗鬥。最近中日戰爭爆發，英國更是表示很關心，很着急的樣子，彷彿恨不得有一個良好方法，制住日本。尤

其是日本轟炸英國駐華大使，包圍我東南海，破壞廣州，簡直不管對英直接挑戰，假使不是因為英國受了他問題底牽制，豈甘忍受日本底這種侮辱！

法在中國雖沒有與英同等的權利；但法在國際上的地位，已有和英分離不開的關係；且法在安南底利益，也曾因日之得志於中國，遭受危險；因此，法之於中國問題，不得不追隨着英國。

美國之在中國底權利，形式固不及英或法；而在經濟上的關係，却僅亞於英，遠過於法。所以單就其在中國底利益說，已有不能令日本獨佔中國之理由在。何況日本，設或併吞了中國，大加膨脹，不但使美國在中國底權利，不能保有，且其在太平洋底勢力，及其沿太平洋岸一帶，均隨時可以受到日本底威脅。

由上所述，除了因有特別情形的蘇聯，既非為保存其在中國之既得權利，及非企圖在中國有新的權利之獲得，她之所求者，惟在於中國民族之解放，以減少其所受日本帝國主義底威脅，和發展世界革命，可以與我們奮鬥到底外，英美法之同情於我們底抗戰，則單純出於保存其既得的權利。惟其如此，蘇聯是在同情於我們底民族解放之意義上，同情於我們底抗戰，英美法是視日本極佔中國以損害其權利的意義上，同情於我們底抗戰，非同情於我們底民族解放。因之，蘇聯同情於我們底抗戰，却除希望抗戰愈發展，民族運動愈激昂外，是無條件的；英美法之同情於我們底抗戰，乃是有條件的。其條件為何？具體言之，即我們底抗戰，不發展到廢除一切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一切帝國

主義在華底特權，以免及他們在中國底既得權利，和不完全和蘇聯接近，掀起世界革命之巨波，他們方可放心，而給予以同情。

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是簡單，即使我們主觀上，並沒有反英美法的意思，而在客觀上，英美法却不能不以我們抗戰運動之發展，視為激發民族解放運動底根苗；同時，如果我們民族運動，隨抗戰而發展，即使我們底主觀上，並不願意完全接近蘇聯，但在客觀上，却是蘇聯所極端盼望的事實。因此，英美法為顧慮到這種問題，故不能對我們底抗戰，有十分堅決和極端地態度；我方為顧慮到這種問題，乃一再聲明，係為遵守國際條約而戰，並不妨害於英美法在華底既得權利；蘇聯為顧慮到這種問題，故對我們底抗戰，雖心裏底同情熱烈萬分，而表面上却異常冷靜，以謀減少猜忌；日本帝國主義亦為顧慮到這種問題，乃大施宣傳，謂對我用兵，乃係防止赤化，和包圍蘇聯。

如果以英美法底立場而論，在我們抗戰力量之加強，遏制日本之獨霸，以免破壞現狀，固可以贊成；然相當的壓制中國底民族解放運動，防守着蘇聯，以免世界革命底威脅，何嘗一定反對。何況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正在利用這種英美法之對中國抗戰底矛盾觀點，一方面繼續着「九一八」以後底政策，高唱防止中國赤化的論調，並擅之中國赤化的許多事實，一方面以其軍事主力，侵入華北，實行佔據察綏晉魯五省，企圖建立第二個滿洲國，而發展其對我國底侵略政策。誰也知道，這只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侵略

的一種托詞；然而在英美法看來，除了這種作用以外，或許「像煞有介事」地，還不能防止什麼索化的作用。並且在日俄戰爭以後，滿洲在無形上已成了日本底勢力範圍，在二戰以後，華北亦在無形上成了日本的特殊地帶，這是英美法早不欲公開承認，而實則又已經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所以「九一八」以後，日本雖欲攫取了我們底東北，而英法主持之國際聯盟，却只以調查了事。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以陸海空軍，大舉進攻，不但主張中國門戶開放，首倡九國條約的美國，經過許久地與日本盡力敷衍，惟恐失獻的形勢；即在中國有最多利益的英國，亦只主張劃上海為中立區，並未見有比較積極地行動，同時，我們還要知道，英法法現在都只是在要求保持現狀，極不欲戰爭的國家；並且還有德意底牽制，使英法無力兼顧遠東；英法既不能專心對日，美亦自不能單獨出頭。所以英美法之能有助於我們抗戰者，當然不在軍事上的共同對日，僅在於精神上或經濟上予以某種援助。

從表面上看，我們抗戰，因國聯之承認日本侵略中國底事實，和羅斯福於十月五日在芝加哥的講演，已顯明了一種國際的有利形勢；然而實際上却以日本帝國主義之在我華北的軍事上的得逞，剛要達到一嚴重關頭。因為英美法所注意的既在於長江及華南，如果日本現在所求的，僅在於華北；那末英美法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大可以暫時求得一個共同點，互相苟安，只有我們中華民族，以抗戰犧牲的結果，反又丟掉了華北，不僅膨脹了敵人之發展的基礎，且以削弱獨立自存的物質根據，而益失掉「自力更生

「底」可能性，此後如欲偏安長江及華南，只有更加仰仗於英美法底維護了。

處在這種緊急關頭的我們，可以稍存退縮的觀念嗎？除非願使我神明華胄陷於永劫不復！我們明知道抗戰底前途，還要通過許多荆棘地的環境，方可登上坦途；但我們須認清這是我們生死存亡底最后關頭，我們生於此時此地，只有忍受最大地痛苦，拚着最大地犧牲，抗戰到底。死裏求生才有出路，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必須要流出最后的一滴血！現在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決無和平與停戰之可言！如果不抱定將介石先生所說，不將日本帝國主義底軍隊，趕出中華領土，以主張和平停戰，便是十足的漢奸！

我們不要以為英美法如不能以實力助我，便無以打倒強敵，要知道德意亦因有蘇聯和英法底牽制，更不會公開地援助日本以對我。以我與敵人之比較，敵之對我侵略，僅為其少數人底要求，我之對敵反抗，乃我全民族底共同熱望。此種抗戰形勢，如果長期地支持下去，敵人內部底裂痕，將逐漸展開，我們內部的團結，將日更鞏固。並且我們底抗戰，在國際輿論上已佔優勢；即使英美法底政府，不能在軍事上予我以幫助，而在經濟上和道義上，却可以給予我們的幫助！譬如說現在各國工人階級之紛紛起來要求制日，即是一例。我們底敵人，只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底朋友，却可以普遍到全世界，敵人底國際奧援，除掉表面中立，暗中袒護的德意外，沒有朋友，我們在國際上，除掉蘇聯可以合作到底外，還有英美法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一切被壓迫的階級之精

神上和實際上的援助。敵人底外交策略，至多只能緩和其與英美法底衝突，牽制蘇聯，以便其專力對我；而不能更引英美法為同調，以共同制我。敵人底炮火，雖然很強，敵人底社會基礎，却異常脆弱。姑不論敵人在東北和華北，乃及朝鮮及台灣底勢力，僅建築在極端矛盾的關係之上，就是敵人底本國，何嘗不是階級衝突到很厲害的程度。假使敵人因長期戰爭底破壞，經濟力損失到不能維繫其帝國主義底侵略政策時，便會完全瓦解，而不可收拾了！

因此，敵人現在只有抱定速戰速決的策略，以求早日達到掠取華北，屈服我國底目的，我們却須抗戰到底，長期苦鬥，以求消耗敵人的精力，促進敵人內部底瓦解，俾獲得我民族之完全解放。敵人在目前，或許以取得華北，而將長江及華南，保持現狀，作緩和英美法的條件，我們却須立即動員全體，保持華北，以打破敵人底這種如意算盤！

中蘇合作抗日

向 愚

聯俄是孫總理生前三大革命政策之一，他臨終的頃刻還繫念到蘇俄，在給蘇俄政府的電報中，說明中蘇兩國有切實合作的必要。并在遺囑上規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教國人遵照他的政策去執行。在平時遵守總理遺教，固有與蘇俄合作的必要，在關係民族存亡的抗日戰爭中，尤為刻不容緩。

孫總理的聯俄，是在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廣州蒙難後才進行的。當革命遇到嚴重打擊時，日擊蘇俄革命日益成功，受到一種很大的刺激，以為欲求中國革命的成功，祇有去學習蘇俄，並密切的與之攜手。當時適有蘇俄代表越飛來華。孫總理即與之接洽，迄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便與越飛發表共同宣言，聲明中蘇合作的意旨。足見孫總理聯俄政策是從革命失敗的經驗中得來的。

孫總理的聯俄政策確立以後，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是得到了極大的幫助。一九二七年北伐的勝利，聯俄政策是其主要契機之一。假如不聯俄，國民革命軍不見得能那樣健全的組織起來。反帝的外交不見得會獲得那樣偉大的勝利。

國人要是忠實的執行孫總理的革命政策，在革命過程中始終和蘇俄合作，不中途發生變故，甚至于和他絕交開戰，則日本帝國主義何敢于發動九一八事變，即令事變發生了，何敢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孫總理的聯俄政策，是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抱定堅決的革命意志。不忠實的遵行孫總理的的政策是等于革命的自殺。九一八事變以後，恢復聯俄政策為全國識者一致主張，當局亦覺察到在革命的過程中放棄蘇俄這一個朋友，不是一種如何智慧的舉動。遂于同年十一月間和蘇俄恢復了邦交。

邦交的恢復僅是一種國交的常態，並沒有迅速的恢復過去的舊誼，以致日本帝國主義得由東北進入華北，演成目前最嚴重的局勢。八一三淞滬爆發以後，國人都已知道對

日的屈辱祇有滅亡，抗戰才能死裏求生，遂決心不作法西斯侵略陣綫的馬前小卒，而站起來成爲和平陣綫的雄偉獅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遂于八月二十一日簽字。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雖只具有消極的意義，但誰也知道，蘇俄是以社會主義立國的，他決不會侵略中國的領土，中國正在受人家的侵略，也決不會侵略蘇俄的主權，在沒有發生互相侵犯事實的可能狀況中，而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不消說，這消極的條約是含有積極的作用的。

現在中國的抗戰，不可諱言的南北戰場都遭遇了嚴重的失敗，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方有突破封鎖，沿長江侵入腹地的危險，在北方有進窺西北，以封鎖中國大陸的企圖。在這嚴重的關頭，我們感覺到僅與蘇俄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是千萬不夠，要進一步的與他締結互助公約，共同聯合對日作戰。

中國目前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凡是敵人的敵人，我們都應該聯合。蘇俄在東方的敵人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凡是反日的勢力他自然必須支持。所以中蘇兩國在反日這一個目標底下利害完全一致，沒有甚麼矛盾。中國要想抗日到底以取得最後勝利，不跪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膝下磕頭，無論如何是要和蘇聯合作，蘇俄要想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不被法西斯的血手所破壞，無論如何必須援助中國，這是事實推演的必然趨勢。

有些人以中國聯俄，會失去了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我的同情，對於抗戰不利。當

然，在抗日的交外運用中，我們是要注意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一個根本的對立。但祇要外交上運用得好，聯俄決不會使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離開我們。有許多過去的事實可以證明。德國在歐戰大敗後進行親俄政策，曾使協約國對他作了許多讓步。土耳其在運國的過程中聯俄，很快的取得了獨立和平等。即以中國本身的經歷來說。北伐時期我們執行聯俄的政策，並沒有加緊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進攻，反而獲得了空前的外交勝利。放棄了聯俄的政策以後，並沒有買得各帝國主義的憐憫，所得到的只是領土的被侵占主權的被破壞。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以為在外交上愈傾向聯俄，愈可以動員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在我的周圍。因為中國是維持帝國主義生存的一碗延壽湯，完全失去了中國的市場，在帝國主義的前途是很黯淡。英美為維持他在中國的利益，他是要用盡一切力量來爭取中國不至于完全站在蘇俄一方面的。我們聯俄外交愈明朗，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爭取中國愈會肯出更多的代價，在抗日的戰爭中將會以更多的力量來援助中國，以更大的壓力施諸日本，使中日戰爭早日結束。

上面這個前途是十分可能的。所以為要維持英美對我的同情不主張聯俄，即無異以疏遠蘇俄去搏取英美的憐愛，這種卑鄙奴隸的心理，以孫總理遺教來看，他是一種叛逆罪惡，以事實來看，他是十足的愚昧無知。

在抗敵期間，我們在國際上當然是友人愈多愈好，敵人愈少愈妙。若把一切都認

作朋友，結果會沒有一個真心朋友，若把許多人看做敵人，結果會放縱真正的敵人。蘇俄是我們的真心朋友應該特別與之結合以外，其餘一切同情我們的國家都認為是友邦，誓不損害他的在華利益。日本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應該特別毀滅他以外，其餘不是積極援助日本的國家也暫時不把他看作仇敵。故在目前聯合蘇俄共同抗日，這是抗敵外交正確的路綫，係總理遺教的忠實執行。

中蘇合作抗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除開社會、經濟、文化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不談，剛以最淺白的領土和人口來說。蘇俄領土占全世界六分之一，中國占十二分之一，中蘇兩國的領土合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國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蘇俄占八分之一，中蘇兩國的人口合占全世界八分之三。以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領土，八分之三的人口這一種力量，去摧毀日本帝國主義，是很快的可以把他送入墳墓。而且進一步的可以保障世界的和平，創造人類新的文化。可以說中蘇兩大民族的親密提攜，是人類新生命支源的合流。

時機緊迫了，我堅決的向國人提出中蘇合作抗日這一個號召，希望國人一致的去爭取這一個前途。

德意與遠東事件

胡愈之

自從我國發動對日抗戰以後，各友邦政府人民對中國的同情，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一

致的。無論是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法國也好，蘇聯也好，雖然同情的程度有差別，步調不一致，但是在反對日本侵略這一點上，却絕對沒有分別。在所謂「友邦」中間，使我們感覺不放心的；却只有兩個國家，就是德國和意大利。

直到最近為止，我們都承認德國和意大利是我們的友邦。但自從去年德國和日本訂結反共協定之後，我們對於德國這個友邦便不能不有一些戒心。雖然在反共協定訂結的時候，德國政府曾經聲明不適用在中國，但是對於我們的敵人的同盟者，我們是不能不有戒備的。

德國不出席比京會議。據德國官方的解釋，因為德國要是出席比京會議，一定要替日本辯護，這樣就不免引起中國的不滿，所以索性不出席，以免左右為難。德國這一種態度，已經說明了德國同情於侵略者。此外，自從八一三以後，德國的報紙屢次為日本伸辯，說日本在中國的行動，目的在於反共防赤。想不到我們的友邦德國，竟和日本一鼻孔出氣，誣蔑三民主義的中國為「赤化」。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德國報紙這一種說法，對於我們是一種不友誼的表示。

這幾天，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敵方所宣傳的消息，說德國大使陶德曼現正進行調解中日兩國衝突。同時德國的財閥路德到了天津，向日本同盟社發表談話，主張日德兩國合作開發華北。我們希望日本方面所宣傳的這兩個消息，是完全造謠。假如不然，德國這些舉動，對於中國，不僅是不友誼的表示，而且是一種可怕的陰謀了。

不幸得很，意國在這次中日戰爭中所表示的態度，也不比德國好些。意相墨索里尼在報紙發表的論文，竟至公然袒護日本。意國雖然出席比京會議，但據報紙所傳，惟一的作用，是在替日本立場辯護。最使我們痛心的，意國偏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候，準備參加德日反共協定。原來意國已經決定爲了對遠東侵略國的合作，而犧牲對中國的友誼了。

意國是法西斯國家，德國也是法西斯國家。法西斯主義雖然和三民主義不相容，但是我們決不因此而反對德意兩國。我們認爲現在世界上只有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的對立，所謂思想集團的對立，根本並不存在。即使存在的話，中國也決不參加思想集團的鬥爭。中國不願意參加反共協定，也就因爲這緣故。但是不論是法西斯國家也好，民主國家也好，假如幫助我們的敵人，誣蔑我們的國體政制，甚至和侵略國勾結起來，共同分肥，那決不是我們所能寬恕的。

我國在抗戰中間，只承認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對於此外一切國家，我們都願意友好相處。可是在一切「友邦」中間，我們應得有辨別。把人人都當作敵人，就等於放棄了真正的敵人。但是把人人都當作友人，也就等於沒有一個友人。故無論在外交上，或者在輿論上，我們必須有這一個明確的認識才好。（節自申報）

日本並不足畏

朱德

挑 戰 文 選

七月八號在蘆溝橋又燃起了第二個「九一八」的號炮。

近衛上台以後，日本內閣與法西斯蒂軍閥更密切地聯系起來，完全執行着陸軍省的蠻橫意志，企圖實現吞滅中國，企圖以侵略中國來挽救日本國內又在醞釀着的經濟危機，來轉移日本人民對於社會不安的視線。牠乘着英國被纏繞在德意進攻西班牙的戰爭中無暇兼顧其他方面時，乘着美國暫時還無充份力量問津遠東問題，還乘着英美對澳洲設防問題之不能妥協，乘着英意地中海問題之不能妥協時，首先在塘察賓及柴那摩哈兩島附近轟擊蘇聯艦隊，企圖以聲東擊西進攻蘇聯的空氣來買得各帝國主義對日的好感，作為牠對於華北的新進攻的煙幕彈。果然日帝國主義者在這個煙幕下，在蘆溝橋燃起了第二個「九一八」的號炮，以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向我們的中華兒女大量屠殺了。

現在的中國已不像從前了，牠已有了和平統一一致抗戰的決心。牠知道，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還擊來回答！

日本並不是那樣可怕的，我們且把日本國內的情形觀察一下。

日本雖然也擠上了帝國主義的地位，而又加上了法西斯的頭銜，但牠的經濟基礎却是那麼脆弱，除義大利外，不能與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相比擬。日本的國內貿易——這是任何資本國家收入底主要來源之一——從一九二九年起無一年不是入超，牠近年來廉價商品的傾銷除了擾亂世界市場與增加日本勞働者的剝削率以外，對於牠的收入並沒有多少的增加，因為牠的這種傾銷政策是以幾乎低於成本的價格實行的。牠的天然富源的貧

乏真是驚人，煤，鐵，石油，棉花等等的生產量在平時已經不足用，在大量消費的戰爭時期，當然更是供不應求。這些對於軍事非常重要的原料底缺乏，無疑地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致命傷。

日本的農業經濟更是日本整個經濟生活中最弱的一環。農業技術的落後，封建剝削的殘酷，地租及賦稅的繁重以及農民極端貧困化，一切這些都形成了日本農業經濟的特徵，阻礙了日本工業的發展，限制了國內市場的擴大，永遠使農民大眾陷落在重債，貧困，餓飢與死亡的閹子裏。直到現在日本人民的食糧一部份還是依靠着國外的輸入，以這樣脆弱的農業來維持長久的戰爭，那簡直是想不通的事。

日本近些年來比較發展的只有軍事工業。這種發展雖然給日本經濟生活打了一針嗎啡針，他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這種大量消耗而與國民福利無關的軍事工業底發展破壞了國民經濟。要支持軍事工業底發展，須有大量的閒餘資本及軍事工業所必需的豐富原料不可。但是這二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我們前面已經說，煤，鐵，銅，石油以及棉花等等的產量已不足以供給軍事工業之用，財政的支持亦不是那麼盡如人意。日本政府這些年來因為支持龐大的海陸軍費與軍事工業的關係，好久靠着發行公債來度日，一九三一年後日本政府每年都有很大的虧空，國債是急劇地增加着。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的財政年度中牠的國債總額已達到一百一十三萬萬日元的驚人數字，而且還有繼續增加之勢！公債的發行只能在人民能夠容納的範圍內，如果超過這個飽和點將會引起財政恐慌

的危險，但是日本的公債額早已超過人民能夠容納的飽和點了。

日本一旦挑起了大規模的戰爭，那麼爲了支持這個戰爭，據日本軍事家橫山的估計，一年需要發行一百萬萬日元的公債，他同時承認發行這樣極大量公債是極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既要冒險的進行戰爭，每年非需要這麼多的金錢不可。國內概不能容納這麼多的公債，國外借款亦是茫茫無着，以這樣的財政狀況來進行戰爭，究能支持多久，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疑問呵！

再看日本的軍事狀況，日本軍閥對於牠們的軍隊，時時引以自豪。我們也承認牠在組織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當的強點。但是根據一家德國報紙的估計，日本現役的軍隊，連「滿洲」的與駐在中國邊界的共有一百二十萬的數目，也許這個數目是誇大了一些，即使這個數目是正確的，拿這些軍隊一方面對付蘇聯，一方面又在冗長的戰綫上進攻中國，這顯然是不夠的，根據另一德國軍事家的估計，日本能夠動員的軍隊只有二百五十萬人，這要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率——無疑地今後戰爭的死亡率將要大多少倍——來比較，這點軍隊不能夠支持怎樣長久，亦不能布置在廣大地區上的。日本軍隊的戰鬥力也還有問題，日本近三十年來沒經過甚麼戰爭，日本戰爭與日俄戰爭早已是歷史上的陳跡，趾高氣揚的日本軍官多是些紙上談兵的「英雄們」，運用到實際的戰爭裏便不免有些問題。淞滬「一二八」的戰爭以及日軍在東三省剿擊義勇軍常常敗北的事實便是活的例子，不要再狂妄吧，現在的中國兵已不是中日之戰的那時候了。

有人說，日本的兵士有很大的耐苦的作戢能力。這且讓日本軍閥來自供，前陸相寺內說：「一九三五年每一千人中有四百個因為體質不佳的原故而被免除兵役。」積極提倡軍事訓練與體育的日本，為甚麼有這麼大數目的體質不佳的國民？一言以蔽之，儘管日本財閥及軍閥等少數人吃的怎樣腦滿腸肥，但是佔着全國人民大多數的受壓迫受剝削太過的工農大眾，是吃不飽飯！驅使這些飢餓的，體質不佳的兵士作戰，只有狂妄的日本軍閥曾自欺欺人地相信他們的戰鬥力吧。不只此也，日本兵士多是出自工農大眾，特別是農民。他們雖然一時期地受了軍閥的欺騙宣傳，曾在「滿洲」替天皇——日本財閥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的號子——出了一些力，但他們所獲得的依然是悲慘的失業，痛苦的飢餓與死亡。當日本的大財閥們從滿洲吸取了大量的財富時，日本工農大眾的貧困絲毫未得到解決。這刺激着他們深思到戰爭的利益只是屬於財閥軍閥及地主貴族的，人們除了供給重大的戰費負擔與炮灰的作用之外一無所得，這種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更會動搖日本軍隊的軍心，他們始終會從「忠於天皇」的泥坑中自拔出來倒轉槍頭向着他們的天皇，財閥，軍閥以及一切好戰的反動勢力開火吧。淞滬戰爭中一部份日軍的兵變可為明證。

上述的這些情形已引起日本社會的極度不安。社會大眾黨在這次選舉中的勝利便表現着人民厭棄戰爭，企圖另一方法找出路的表現。人民陣綫在日本的抬頭亦是為了這個原因，不只工農大眾，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份中等資產階級也加入了這

個人民陣線。不錯，近衛內閣的上台更與日本軍閥接近，更增加了法西斯蒂的勢力，但是法西斯蒂勢力的增強，實際上亦是表現着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削弱，而採取對內的恐怖政策與對外的戰爭政策這種自滅的末路阿！我們自然不應忽視日本強盜的強大的侵略力量，這會犯輕視敵人的嚴重錯誤，但是我們過分估計日本強盜的力量，將會犯更嚴重的錯誤。

日本帝國主義絕不是甚麼可怕的惡魔，只要我們全國民衆上下一致齊心協力向着牠抵抗，搏戰！除了抵抗與搏戰之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出路，因此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動員起來，奔向這唯一的生路！

儘管敵人怎樣殘暴，怎樣強悍，在抗戰到底的進程裏，最後的勝利終會是我們中華人民的，我們不但有着這樣堅決的信念，民族解放的燈塔亦在這樣照耀着我們定向最後的勝利！（節自實踐書日抗戰一文）

日本經濟的危機

陳豹隱

日本在過去五六年間，屢次向中國侵略，每次侵略時的囑咐式的大話，必定是「日本武力如何強大，日本經濟如何發達，」其實這些大話都是紙老虎，一經戳破，毫不足害怕。最近淞滬的中日戰爭，顯然證明了日本兵的戰鬥力遠不如中國兵，因為日本兵利用陸海軍大砲，飛機，坦克車等等新銳武器，還只能和中國兵打一個平手，如果中國兵

也有同樣的新銳武器，如果日本兵這些新銳武器消耗乾淨，中國兵的必然獲得勝利，當然是不待說的。所以可以說關於日本武力的紙老虎，已經戳破。現在我們還得給他戳破另一紙老虎，關於日本經濟的紙老虎！

日本的新式的產業，在歐戰終了後數年，在國內，已獲得了主導的地位。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日本經濟在輕工業方面，以國難時期為口號，勵行上面說的所謂社會傾銷；在重工業方面，也同樣利用困難嚴重的口號，擴大了軍需工業，使重工業尤其機械和電氣工業有了長足的進步，因之，日本的新式產業，不但部門擴大，而且各種產業一時都有了若干的發展，在國內斷然佔了壓倒的支配的地位，在國際上，拿平均各種產業的生產力說，如果除開英屬自治區域等不計的話，表面上總算居了全世界產業國的第七位。這是日本軍閥在種種小冊子上常常引以自誇的，假如一國新式產業的真相可單靠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做標準去測量，當然也應該是可以相當的信為真實的。

但是，從經濟科學的原理說，一國新式產業的真相，決不能單靠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去測計，而是主要的得靠，(一)資源的多寡，(二)技術的高低，(三)銷路的廣狹，(四)發展形態的畸正，(五)統制能力的強弱，等等標準去決定的。所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不要被日本新式產業的表面的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所眩惑，而要從剛才說的五個主要的標準去分析日本的新式產業，以便把握其真相。現在，我們就依這五個標準順次來考察日本的新式產業。

第一、從資源的多寡來說，日本新式產業的基礎的薄弱，是世界周知的，大家知道，日本的輕工業重工業的原料，除開銅和煤炭以外，沒有一樣能夠自給自足，不但不能自給自足，並且有些重要原料，如橡，棉花，羊毛，鉄，煤油，等等，差不多可以說十分之八都要仰給於外國。這自然是日本新式產業的致命的弱點，因為在這種狀況下面，平時就要受出產原料國的牽制要挾，戰時更有因原料的來源斷絕而使產業停頓的危險。近數年來，日本對英屬印度澳洲等處的商約，常常忍受不利的條件，就是因為日本不能不買印度棉花和澳洲羊毛的原故。

第二、從技術的高低來說，日本新式產業，也還沒有達到在國際競爭場上站立得住的地步。世人都知道，日本產業最善於模仿別國發明創造的東西，在很短期間就會被日本學樣仿造。然而，這個特長同時就是日本新式產業的弱點，因為模仿國的技术，究竟趕不上被模仿的先進國，因此，同種品質的商品的成本，總會變得較大些，以至於不能與先進國競爭；至於品質稍次的商品，成本雖比較小些，然而不經用，結果還是不能與先進國競爭。日本細紗棉花布和毛絨始終競爭不過英國，日本汽車馬達和無線電零件等等，價錢雖便宜，但極其無耐久力，因此不能受真正行家的歡迎。都是明白的證據。所以可以說，技術程度的落後也是日本新式產業的弱點。

第三、從銷路的廣狹說，日本新式產業的弱點也很大。近代新式產業的長處；在他能夠大量生產，但是，要想發揮大量生產的作用，却必須有固定的廣大的銷路，否則大

最生產就有遺出生產過剩的危險，而使生產機構停頓。日本本國和殖民地人口雖然數量很高，然而生活程度尚低，消路有限。在國外，雖似乎有中國和南洋足以銷納大量日本商品，然而在事實上因中國本地新式產業逐漸發達，南洋英荷各屬地已入於特殊的經濟集團統制之下，在平時已不能容納過多的日本商品，何況中日間政治紛糾愈趨愈多，先進諸國又以其巨大的資力和高度的技術，來與日本爭逐，所以日本商品銷路不能不變成日益縮小，縱然偶爾有擴大的機會，也往往只有曇花一現，不能持久固定。從銷路上說，日本產業的前途，真可說是十分暗淡。

第四、從發展的情形說，日本新式產業的發展是變則的，畸形的，包含許多的弱點。日本新式產業的發展，全靠日本政府的補助，和日本政府對於必需品的大量購買，不但二十幾年來是如此，就是現今，也還是如此，這或者是資源缺乏，技術落後和消路狹小等等事實所造成的必然的結果，但是，從日本新式產業的基礎上說，却不能不算是一個大大缺憾。因為一則軍備的擴張到底有一定的極限，二則長期靠政府補助，只是增長產業的脆弱性，經過相當年問之後，畸形終是畸形，要想和正常發展的國家的產業競爭得勝那是必不可能的。

第五、從統制能力的強弱說，日本新式產業也有極大的弱點：因為日本新式產業的發展全由於政府的補助，所以日本新式產業常常與日本各派政黨舊緣勾結；因為日本新式產業以日本軍閥為最大主顧，所以日本新式產業不能不受日本軍部和海軍方面的牽制

抗 戰 文 選

要挾。而日本政黨和軍閥又是只圖利己，不管產業全體的前途的，所以日本新式產業全體始終不能行強有力的統制，以圖海外的發展。這是近年來日益顯著的事實，拿來和他國比較起來，也是日本新式產業前途的一個暗影。

現在把以上五點總起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新式產業的基礎如何薄弱，前途如何無望了。總而言之，日本新式產業的生產設備和生產能力雖有可觀，然而第一在資源和銷路關係上有對外依赖性，第二在技術關係上有模倣性和落後性，第三，在內部關係上有依賴政黨和軍閥性，所以日本新式產業畢竟是一個紙老虎，會一戳就戳破真相的。並且，這個一戳的危機，現在已隨日本對華侵略而到來，並且，這個危機還是不可避免的，無從彌縫的。

在上面我們已經把站在支配地位的日本新式產業，加以詳細分析，說明了他的基礎在平時如何脆弱，他的前途如何沒有希望，並斷言他一過廣泛長期的對外作戰，紙老虎便要破滅，而發生危機，並且，這個危機已隨這次日本大舉侵華而到來，並且這個危機是不可避免的，無從彌縫的。現在我們要繼續上面的話，詳細說明日本新式產業危機已經開始，和他如何不能避免這個危機的擴大，其結果如何會必然引起一般社會經濟的危機，其結果更必然會如何引起財政出納的危機，以至於不可收拾而復成整個日本經濟的崩潰。

日本這次邊釐伸橫，大舉侵略中國，到今日止，不但在軍事上無論在那一方面都還

沒有得着什麼決定的勝利，而且在新式產業方面，已經發生巨大危機，震撼了他的脆弱的基礎。何以見得呢？請分四方面來舉出證明。

第一、日本最基本的出口產業，要算紡織工業，而這個基本產業，却因被毀停頓，和改造槍炮，已經喪失了至少一半的能力。大家知道，日本近年因日本國內工廠較高，又不產棉花的緣故，久已採用遷移機械業的主力到中國要港來的方針，所以在中國上海、青島、天津各處的日本機械業，不但機數銳減略與日本國內相等，而且都是最新銳最賺錢的買賣。現在上海的日本機械業幾於全部被燬了，青島和天津的日本機械業完全停頓了，日本國內的機械業一部分又被迫改製製造軍需品了，因此，可以說，日本最要緊的新式產業已經危機當頭了。

第二、日本一切重要產業的原料，照前次所講，原是靠海外進口的，現在，不但中國的煤、鐵、棉花，日本已得不到手，並且，隨着英荷美蘇的抵制日貨運動的進行，可以說，日本一般新式產業都要因原料的缺乏而自然停止活動了。原料是一切產業的基礎，原料已經枯竭，還說什麼發展維持？日本新式產業所受的打擊，恐怕沒有比原料的封鎖這個打擊還大的罷！

第三、新式產業的成立，不能不靠銷路的維持。日本新式產業的銷路本已狹窄而不定，這次戰爭勃發以後，日貨在中國的銷路完全杜絕，自不待言，即日貨對英荷屬南洋的銷路，當然也要受抵制日貨和船舶缺乏的影響而大大減少。這又暴日本新式產業的一

個大打擊。

第四、日本多數新式產業設備，近已被日本軍閥強迫改為軍需製造的設備。不消說，軍需品的製造，帶半盡義務的性質的，絕無贏利之可言，並且，軍需品的製造，照原則上，又足以迅速損壞各種設備，原有的性能，所以，可以說，這種改造軍需品，不但足以停止日本新式產業的活動的一部分，並且還足以毀壞他的基礎的一部分。這當然是

一個打擊。

合以上四層看來，可知日本新式產業，確已發生危機，連紙老虎的體面，也都維持不住了。（節目日本社會經濟的危機一文）

防止敵人底陰謀

施復亮

今天各報都登載一個倫敦三十日路透電傳來的消息：「據可靠方面消息，日本現亟願在滬休戰，雖日本軍閥對於日本在華北的鉅大担負，亦漸形焦慮不寧」。在這九國公約會議將要開會，我軍已經退守第二道防綫，漢奸勢力從新抬頭活躍的時候，路透電傳出這樣一個消息，實有非常嚴重的意義。

誰也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底目的，是要滅亡整個中國，奴化整個中華民族的。我們與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能兩立。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也很知道，在目前要把整個中國一口氣吞下去是不可能的。所以從「九一八」以來，它所採取的侵略政策是「蠶食政策」，根

據國內國外的形勢，按照自己底需要和實力，一步一步地而且一塊一塊地把我們底領土和權利搶奪過去。先佔領東三省，再佔領熱河，再佔領冀東和察北，再佔領平津，再佔領冀、察、綏三省，現在還要搶奪我們底山西和山東。它底勢力一天一天地擴大，而我們底領土和權利却一天一天地縮小。它底目的，非把整個中國滅亡不止。如果我們不一致起來抵抗，結果只有大家做亡國奴。

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同我們進攻，從盧溝橋事件以來用海陸空全部武力不斷地向我們進攻，其主要目的有兩個：第一是要實際把華北底支配權整個收歸它底掌握；第二是要威逼我國政府在內政外交上不能不受它底領導，不能不跟它「提攜」「合作」，即不能不向它「屈服」「投降」。這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絕對的，無論如何非達到不可（在他們主觀上）；第二個目的却是相對的，有伸縮之餘地的。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只要完全達到了第一個目的，便不難更進一步以謀完全達到第二個目的。

現在它底第一個目的差不多已經達到大半個了，它在上海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本來在於威脅我國政府，牽制我國軍力，準備在它所認為適當的成熟的時機來休戰講和的。它很明白，持久的戰爭於它是不利的。所以它要「速戰速決」。這種情形恰恰與我們相反，我們是需要持久抗戰，戰爭越持久，對於我們越有利。因此，它就越想及早結束戰爭，讓它休息一下，整理一下，再來發動下一次戰爭。我們站在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立場上，當然要反對它這一種陰謀，不能上它底圈套以自取滅亡。

可是現在有兩種勢力正在響應日本帝國主義這一種不利於我們的陰謀，一種是英美德意等所謂「友邦」，爲了它們自己的利益，很想趕快結束這一次戰爭，正在尋求調解的辦法，準備向中日雙方調解（自然，英美底態度與德意不同，在對外政策上我們要分別待遇，但在要調解中日戰爭這一點上是一樣的，不過德意更偏向日本罷了）；另一種是國內的親日媚日的漢奸勢力正在暗中活躍，一部分專靠剝削民衆及依賴帝國主義爲生的自私自利的社會勢力也正在希望和平安協。在這內外兩種勢力響應日本帝國主義底和平陰謀的情勢之下，實是埋伏着很大的危機——絕對不利於我們抗戰到底以求勝利的危機。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必須大家用全力來克服這一個危機。只有克服了和平妥協的危機，才能走上勝利的道路。

我們也酷愛和平；但我們所要的是永久的和平，勝利的和平，不是苟安一時的和平，屈辱的和平。現在只有鉄和血，只有持久的全面的抗戰，才能爭得永久的和平與勝利的和平。我們決不能在敵人底大炮飛機威脅之下去求和平。如果我們要這樣的和平，那又何必有這一次的抗戰，白白犧牲了幾十萬人民底生命，無數萬萬的財產作什麼？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和平，那我們將何以對那些爲抗戰而犧牲的忠勇的將士和罹難的民衆？所以現在主張和平妥協的人，不管他出於什麼動機，實際上總是漢奸！中途妥協就等於滅亡！促成滅亡的人，無疑地是漢奸！我們要一致要求政府嚴厲制裁這些漢奸趕快肅清這些漢奸！我們要立即動員民衆，武裝民衆來支持抗戰到底！在目前只有立即肅清漢奸。

武裝民衆，才能防止敵人底和平陰謀，保衛我們底大上海，支持抗戰到底，爭得最後的勝利！

言和卽爲漢奸！

陳獨秀

戰勝而言和，乃停止軍事行動而收得戰勝之果實；不勝而言和，這不是和，而是妥協，屈服，投降！敵軍一天在我國領土之內，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說是漢奸賣國行爲！

前幾天外報盛傳中日言和停戰，全國人心大爲不安；幸而外部發出闢謠的消息，并且中國負責當局告合衆社記者，「謂於今日而與日本言和，卽爲漢奸」，從此以後，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協卽是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此時不但全部言和是妥協，屈服，投降！就是上海局部停戰言和，也是一樣，其理由有七：

- 一、全面抗戰，是既定的國策，一旦局部言和，是明明破壞了國策，政府的威信失墜，在內政上會發生極大危機。
- 二、在軍事上使敵人得縮短戰線，專力於其真正目的地之華北，以減少其軍力和財力之消耗。

三、上海附近一天在戰爭狀態中，不曾一天為中國保護關稅之天然壁壘，國內工業一天有發展的機會，一旦停戰，上海所有的工廠都燬盡了，外國工業品（連日本的工業品也在內），便如潮湧入，無法阻攔。

四、戰爭是工業國出超國致命的威脅，農業手工業入超國的中國，在這方便反而有益無損，在三個月的戰爭中，中國的入超顯然是停止了，一旦停戰，外貨湧入，入超必然較戰前更為可怕，因為入超增加，法幣的準備金必然減少，法幣一旦動搖，全國經濟大恐慌便隨之到來。

五、民族抗戰，正是提高國民精神上之最有力的興奮劑，一旦妥協屈服言和，由失守而悲觀，國民道德之向下墜落，必一日千丈，強項者自殺，卑怯者沉溺於嫖賭娼，也是一種自殺，如此可悲的現象，必然普遍於全社會，而無可救藥，這是我們可以預見的。

六、妥協，屈服，投降之後，在落後分子中愈益加強，他們認為日本必然興盛中國必然倒臺的信念，一班趨炎附勢無恥投機分子，現在猶未正式加入漢奸團體者，必然潮水似的奔赴漢奸這條道路，他們如果有順利的政治環境，這會公然形成政治集團，如朝鮮的一進會。

七、南宋偏安的局面，現代已經做不到了，日本兵占據華北後，不久軍事工作一完成，華北偽國或所謂華北自治一出現，中國的工商業的國內市場喪失了一半，南方將

如何存在呢？況且日本軍至多停一二年必然還要南下，以達到她原來華北爲「自治區」，以華南爲「親善區」的計劃，那時人心已去，政府即欲抗戰更加無人願意出錢出力了！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現在還是時候，「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

全國文武大員，必須首先認購巨額救國公債，以爲人民之倡。富商大賈們，也應該激發天良，掏掏荷包。像漢口這樣一個最大的國內市場，紗業商人担認區區百五十萬之公債，還要小丑表功，並且實際還未繳納；全武昌商界只認購七萬元，已經不成話說，而且至今尚未繳齊；此等「貽誤戎機」之徒，此種猶太商人，應該由政府及民衆加以嚴厲的懲罰！不然還談什麼「有錢者出錢」的廢話！當真只能會無錢者出錢嗎？

農村中城市中有力的壯丁，都應該不待政府之徵召，而自動的依職業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保衛地方，並且殺到前敵，或者有人懷疑政府不許民衆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我以爲這是過慮，難道政府不許人民抗敵救國嗎？並且民衆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也可免去政府下級人員及保甲長辦理強迫兵役的許多流弊。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這兩句話，我相信政府更能夠抗戰到底，不會中途妥協而言和，因爲政府自己已經公告天下：「言和即爲漢奸！」

言和固然是漢奸，卽這幾天言和謠言所傳播的空氣，已經足以灰前方將士及後方人

民之心，助長漢奸的氣焰；倘此種空氣不澄清一下，還會令北方本來動搖之將領更加動搖，發生保存實力的企圖，甚至會有像阿比利亞酋長的那種怪物出現！

要澄清這種惡空氣，政府最高當局，應該下一決心，將政府閣員中妥協動搖分子，立時除去，而代以堅決主戰的人物，則謠言不關而息矣。一次行動，勝過千百次宣言。

西戰場之形勢

張其陶

自從神聖的民族自由戰爭揭幕以後，戰場可以分爲三個區域，在河北平原曰北戰場，在山西高原曰西戰場，在江南平原曰南戰場。（也有人稱爲東戰場，但我們願保留給山東半島。）日本大陸政策固屬永無止境，但因華北諸省可與偽國打成一片，自必更爲注重。在西戰場方面，一路沿平綏線可出河套，一路循同蒲線可達關中，在今日更有國際的意義。山西高原山谷崎嶇，易守難攻，便於爭奇競險，在戰略上尤饒有價值。自八月下旬起，張垣南口大同雁門諸要地，相繼陷落，北方震動。至九月下旬，我軍有平型關之捷，掃蕩日軍精銳的第五師團，爲華北戰事第一次大勝利，足證我軍對於軍事地理確有深刻認識，給予國民以極大的興奮。自是以後，晉北陣線雖不免常有出入，但此類「聚而殲之」「平型關式」的戰略，相信可以層出不已，軍事專家嘗稱平型關一役，已開華北戰事的機運，而爲華北戰場的關鍵，誠非誇言。本篇試從歷史地理學的觀察，就西戰場的強形巨勢，略加說明。

平型關爲內長城要塞之一，內長城對外長城而言，在內外長城之間爲桑乾河盆地。欲知平型關之位置，當先述桑乾河盆地。此次華北戰事以盧溝橋爲導線，橋跨永定河上，桑乾河即永定河之上流，是河含沙甚多，又稱渾河，一名小黃河，考中國文化之起源，小黃河似較黃河爲尤古，我四萬萬同胞皆自稱爲黃帝子孫，黃帝定都涿鹿，即今察哈爾省涿鹿縣，在桑乾河北岸。黃帝發明指南車，與蚩尤戰，大敗之，是爲中國歷史之曙光，并爲中國科學之萌芽。涿鹿縣東有懷來縣，相傳黃帝大會諸侯，合符釜山，即在其城北。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疑古之風甚盛，黃帝子孫一語似將成爲問題。但最近考古發掘之結果，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世系，全是實錄，我們祖先宅居於燕山邱陵已有二十萬年之久。可知中國古史決非懸謬之談，桑乾盆地當可信爲中國文化之發祥地。我們要恢復黃帝故都，要還我北平。

數千年來桑乾盆地之史蹟，茲不備舉，要之其地始終爲邊防用武之地。自北而南，大致可分三線，陰山之長城代表國防第一線，盆地北邊的外長城爲第二線，盆地南邊的內長城爲第三線。桑乾盆地分隸晉察三省，在地理上實屬一區，其都市分佈皆與桑乾河諸支流有關，在御河者曰大同，在帝流河者曰蔚縣，在洋河者曰張家口宣化，在瀾河者曰懷來，涿鹿則臨幹流。前人謂北平之防，左瀾遼而右宣大，蓋明代以宣化大同爲邊防重鎮，合稱「宣大」，宣化乃古之上谷，大同乃古之雲中，故又有「雲谷」之名。雲谷區域，山嶺環列，可稱四塞，內外長城沿山而築，北山在張垣大同之北者曰野狐嶺，南山在河北境曰

燕山，在山西境曰恆山。長城古址變遷甚多，今日之長城實為明代之邊牆，其在雲谷區者，大都分為明嘉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翁萬達所建築，距今已四百年。當時設險設關，據高臨深，守望瞭然，種種舉畫，勞心焦思，曲盡其宜，其規模猶今人所謂集團要塞。

內長城之關塞，自東而西，主要者有九：為便利計，可稱為東三關，即居庸關，紫荆關，倒馬關；中三關即飛狐口，平型關，茹越口；西三關即雁門關，寧武關與偏關。平型關居九關之中堅，屬山西繁峙縣，但距靈邱縣城較近，靈邱之北有廣靈縣，靈字之義和傅係紀念趙武靈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葬地即在平型關附近。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過關塞輒令人思及古代之民族英雄。

平型關之北為恆山，其南為台山，皆屬太行山脈之支阜。戰國策稱恆山為天下之脊，蓋其地為重要分水嶺，北流者為桑乾河系統，東流者為大清河系統，西流者為滹沱河之正源，皆自平型關附近紆迴分歧，最後以天津為衆流歸宿之地。山間通路皆沿豁谷而行，此關兼顧各方，當出入之要衝。型字或作峒。殆與井陘關之陘相通。太行山脈係斷層作用而成，地勢急轉直下，成為峻坂，上下交通至為艱阻，惟賴山溝以事攀援。此類峻急之山溝，在燕晉稱之曰陘，在陝西稱之曰峽，平字古亦作瓶，蓋喻山溝愈進愈窄，如瓶塞然，如咽喉然。此關位於冀察晉三省邊境，道路由此輻射而出，實為王要之戰略地帶。握此樞紐，復與其他要素相為犄角，對於冀察晉綏諸省之軍事，實有聯絡策應之妙用，誠為控扼要地。

內長城之東三關，曰居庸紫荆倒馬，後二者合稱為金馬二關（紫荆一名金坡關，即古之蒲陰陘）均在河北省深源縣境，與平型關有唇齒相依之勢。深水經紫荆關入易水，沿流而下可至平漢路上之涿縣。易水下流為白溝河，一名拒馬河，北宋時與契丹以此河為界，故亦稱界河。昔蒙古滅金，攻居庸未下，乃以奇兵出紫荆關轉自南口攻居庸破之，所謂「勁卒擠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而北平遂不能守。滹水出倒馬關入唐縣，稱爲唐河，與易水均爲大清河之支流。定縣介於保定正定之間。後魏時建都大同，欲開一捷徑南達定縣，於是發卒五萬人，治直道，名曰靈邱道，至今尙可通行大車。故由金馬二關出師，可以截斷平漢交通，不但威脅北平，即保定與正定亦皆受壓迫，敵雖深入，而有歸路斷絕之危險。敵人有鑒於此，欲急攻平型，我軍給予致命的打擊，故此役確爲華北戰事的轉機。

由平型關北經靈邱廣靈二縣，至察哈爾省之蔚縣，自蔚縣至宣化亦爲大道。丁文江君曾建議由宣化或涿鹿（距平綏路下花園站三十里）修築支路直達廣靈，則蔚廣二縣煤田之發達，未可限量云。現在有宣蔚公路，沿此路進克宣化，則切斷平綏路之交通。宣化居三口（南口張家口獨石口）之中心，不但收復察南，且可出獨石口以攻多倫。蔚縣北枕桑乾，中帶壺流，在前代有「鐵城」之目，倒馬關古稱鴻之塞，亦有「鐵關」之名。由鐵城趨鐵關，中經飛狐口，即古之飛狐道。前人詩云「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又云：「昔聞飛狐口，奇兵入搆虛。」靈邱道爲燕晉交通之間道，飛狐道爲燕察交通之間道，三

省邊區，關山嚴固，誠為軍事活動之中樞。

宣化既失，敵人由南北二道圖我山西，北山大同窺雁門，當大道之衝，南由蔚縣趨平型，襲雁門之後。蓋由平型西進繁峙代縣，則雁門關腹背受敵，而太原不得安枕。故平型雁門一綫，在晉北邊防特為重要。鎮戎道跡沿山錯列。後魏建都大同，奄有恆代，規取河北，窺食河南，而中國倒懸之勢成。宋以恆山與遼人分界，普及民間之楊令公（業）及其子楊六郎（延昭）之歷史小說，其背景即在此線，楊業屯兵備遼，屢破強敵，雁門之戰，重傷被擒，三日不食死，故永為後世國民所哀慕與景仰。內外長城都是中國民族血和肉所築成的。前文言靈邱道以靈邱或平型關為中心，由此經桑乾盆地以達大同，則可以解歸綏之圍。蓋由靈邱廣靈北至天鎮陽高，即可截斷宣化與大同之聯絡，宣化已入我手，方可收復綏遠。昔漢破匈奴，唐平突厥，皆由晉北以赴塞外，其用兵路綫尚可覆按。

日本山梨中將曾說：「中國古籍中關於戰略之學高深精妙，有非德國近代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者」。（見杜錫珪考察列強海軍報告）但是這些戰略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我國國偉大山河磨練出來的。我們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偉大山河，並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戰略戰術，終于有平型關的大捷。我們要繼續作「平型關式」的殲滅戰，如黃帝之滅蚩尤，方不愧為黃帝子孫。平型關一帶的集團要塞，是華北戰場鎖鑰所寄，亦是冀察晉綏四省軍事上的樞要。唐代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輩得

籍山西爲根據，卒收恢復之功，而成中興之業。古人偉大的榜樣，即今人努力的目標。我們全體國民對於前方抗戰的愛國健兒，尤其是參與平型關戰役的戰士，要呈獻我們最深摯的敬禮和敬禮。

兩個「十月」

宋慶齡

十月十日，我們慶祝中華民國成立的二十六週年紀念，這是推翻腐朽滿清，誕生新民主政體制時代的一天。這是中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擺脫他們的枷鎖，從封建的黑暗中回着一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道前進的一天。我們是這樣希冀而且相信着。我們曾爲這個而奮鬥着。

當一九〇五年，幾國人民遠處在黑暗的反動地獄中，他們的革命高潮給沙皇的恐怖所遏壓，而社會主義的遠景一時只成了千百萬人心底的夢想。那時候，孫中山先生也正爲中國的自由而夢想着策劃着。他草擬了許多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國家工業化的計劃，他主張中國社會有澈底的改革必要。中山先生自始就認定只有根本改變我們的經濟制度，中國纔得解放。一九一一年，就是推翻滿清那一年，中山先生在日內瓦出版的社會主義者(The Socialist)雜誌上發表一文，斷定中國社會和經濟的改革，必須以土地革命爲基礎。他所計劃的一切事情，無一不是改善人民大眾生活的方法。他以爲要建立一個新的解放的中國，工農就是最新的支柱。他明白地認定，在我們推翻帝國主義和統一我們國

家的偉大門爭中，這兩大階級必然是我們力量的基礎。

要使大衆參加他們自己的政府，中山先生又提出言論，出版，和組織的自由。從這自由中產生了不可思議的進步。學生，農民，和工人，都熱烈地參加當時各種的社會和政治運動，我們國家是踏上了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但是中山先生去世之後，我們國內却隨着發生悲慘的變動，而這也就間接地促成了目前的國難和今天我們民族歷受的苦厄。軍閥主義在每一省跋扈起來。腐敗和陰謀成了我國發生存重大的污點。數千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爲了企圖澈底實施他的主義政策，不遭受殺身之禍，而那些主張大量民主的人們也沒有好的結果，十年來殘酷的內戰，糜爛了我們國家，破壞了我們人民的生命和力量。

這是我們過去的情形，可是偉大的希望隨在失望的黑夜的後面，今年的十月十日對於我們却有一種未曾有的意義了，中山先生的理想重又高舉出來，我們的心隨着我們自由的希望跳躍着。今天，在我們領土上的每個角落裏，我們聽到了炮火都怒吼，這是慶祝我們全國統一的禮炮，而全國的統一，則是日本法西斯黨主義者滅亡我國的威脅所逼成的。內戰停止了，內部傾軋的誤會和痛苦，也在我們國家新的曙光中忘記了。我們現在已是一個團結的民族，堅決地站在政府的後面，我們相信政府是一定能夠勇敢地忠實地解救國家危機的。我們的新團結必得克服一切的問題和阻礙。從大的洗禮中，我們必將獲得勝利，那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十月的天空，黑壓壓的堆滿了戰雲，但是我們的精神却閃爍着希望的光明。我們偉大的鄰人蘇聯，不是從威魯形勢比我們更惡劣的另一個十月中獲得誕生嗎？在這個劃時代的時期以後，中國的人們，誰不對他們自由的鬥爭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羨慕呢？那裏是所有帝國主義洩憤的另一個戰場。侵入的軍隊也威脅着他們的城市，俄國的「漢奸」，白衛軍跟帝國主義者勾結出賣祖國，有一次到了離彼得格勒只有十里路。全世界的反動勢力勾結起來殺戮這個新自由的嬰孩。一條「反赤的衛生隔離線」(Cordon Sanitaire)把俄國包圍起來，它所有的港口也都給封鎖着。日本佔住海參崴，協約國軍隊開入阿欽格爾區，德國佔住烏克蘭，捷克佔住伏爾加區，而白俄則佔領哥薩克區。形勢確乎是黑暗的，然而俄國人民却始終憧憬着未來的自由和希望，他們終於在這個旗幟之下前進，達到了勝利。他們的國家也是一個遭腐敗的封建統治者破壞的國家。他們在大戰的紛擾中受夠了痛苦，又忍受了帝國主義所挑撥和資助的三年的內戰。反革命在全國每個角落裏抬起頭來，飢饉災患和貧窮席捲了大地。然而這是一個不甘屈膝的民族，是一個不肯跟敵人妥協的民族。武裝縱然不完備，但他們却用盡了所有的武器戰着。他們向着德國軍隊播散傳單，喚起他們去推翻「凱撒」；他們把對波蘭的防禦戰轉變為波蘭民族解放的攻擊戰；他們又向各國的工人發出呼籲，要求他們來保衛這惟一的工農統治的國家。

俄國的人民是勝利了，而今年蘇聯要慶祝她的二十周年紀念。蘇聯進步和繁榮的紀

錄，現在已是歷史的事實。她已從一個落後的被剝削的國家，變成世界列強之一了。在人類努力的任何園地中，她對於世界都會盡了貢獻。我們目擊一個國家能夠在他國內向着一定的目標進展，這還是歷史上第一次。俄國的人民，——那最質樸的農民和最謙遜的工人，——就是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蘇聯本是帝國主義陰謀的大海中一根飄蕩的草，現在早已成爲安全而有目標的「方舟」，給數千百萬的人民，給世界各地幻滅和失望的人們，高擎着希望的火炬。

和平是這個偉大而有力的國家外交政策的基石。蘇聯向各地人民伸着友誼的手，而且已跟許多國家訂結友好中立和不侵犯的條約了，當我們政府跟蘇聯締定不侵犯條約的時候，我們不僅是聯絡了今天世界最和平的力量，同時也就是聯結了一個同樣受我們敵人威脅的國家。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曾經一再冒險衝入這個和平之國的邊境，但也明白代價很大，知道這個國家是準備保衛她的領土的。日本又派了它們的間諜到蘇聯並且買通叛國者，以作它們的內應，但是日本的力量和日本間諜的陰謀在蘇聯證明是白費的，就是在我國也只有很小的效果，因爲它們在那裏已碰到了制命的團結和一致的抵抗。

經過了漫漫的黑夜，蘇聯終於走上了她們的路，——到和平進步以及自由的路。他們的十月革命凝結了國家滅裂的碎尸，而在那上面樹立一個堅強有力的國家。他們一步一步地建設着，他們終於造成了一個世界，那裏沒有人類不合理的苦難，也沒有自然的災害。他們學會了怎樣爲社會的幸福來抑制個人的野心；他們發現了怎樣使自然順應他

們的意志。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難以想像的野蠻和殘酷，在我們領土上造成了擾亂和無窮的恐怖。我們一定能夠制服這些我們文化和進步的破壞者。我們將以火樣熊熊的勇氣，來抵抗他們破壞的現代化的機械。在反抗他們腐敗的武士道的戰爭中，我們將高舉起我們自己新生的火炬。我們將不再是自己國內封建的奴隸，也不再是這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隸，奴役的枷鍊將不再束縛在我們民族的身上。多少年來烏煙瘴氣的「馬賊」，現在已在肅清一切使我們國家生存腐蝕入骨的惡勢力了，讓我們學習我們偉大鄰人的榜樣，來剷除我們的叛徒，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們！讓我們閃爍的民族怒濤來摧毀他們！從我們領土的戰場上，將不僅達到我們的解放，而且還存在着創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光榮希望，到那時，中山主義便可完全實現了！

我們有了抗戰的勇氣。但我們是不是也有跟戰士殺敵精神一樣堅強的政治勇氣呢？我們可曾將自信告訴給人民，說用我們抵抗瘋狂法西斯的黑暗道路上，正閃爍着改善生活的希望？假使我們沒有這種自信，我們就有虧領導的職守，就不能責備人民大眾不肯來踴躍跟從我們。讓我們把這種光榮希望的燦爛遠景，廣播給全國遠遠的各隅，——那希望就是從封建主義下解放的國家，以及自由建立在民主與和平上面的改善的新生活。

只要我們有自信的決心，蘇聯在短短二十一年歷史中所做到的，我們也能同樣的做

到。

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中對於總理遺教的回想

孫科

抗 戰 文 選

人類解放的歷史進展到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在新舊大陸上爆發了美法的革命運動，代表了「自由」、「獨立」和「民主」呼聲的實現，奠定了被壓迫人類爲生存鬥爭的光明基礎。百餘年後時代進化的波動，又形成了一九一一年中的中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前者代表了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後者却代表了世界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這兩大革命。主流的先後相隔不過六年，而產生同在一个「十月」，構成歷史上所稱道的「十月革命」。而且這兩大兄弟的共和國間領土的毗連還要比美國和加拿大三千英哩的邊線長到一倍以上，保證了將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舉世無二的密切關係。近十年來這兩個近鄰的社會主義國家却都在努力內部建設，並且不斷地協助其他民主的國家爲世界人道正義和平而奮鬥。這種新時代的「王道」精神，反映着東西新舊文化的交流，必可從而產生超越資本主義的，反「窮迫」的新文化，來挽救全世界文明的浩劫和拯救全世界被壓迫的人類。所以總理在日本神戶各團體講演大亞細亞主義中，對於我們友邦蘇聯的立國精神有過這種深切、懇摯的讚美和期許：「……它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功利、強權。它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所以它便要來和東方攜手！……」這種先知先覺的昭示，是我們全體三民主義信徒和覺悟的民衆所拳拳服膺而要來努力實現的

責任。

總理曾經說過：「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爲的不平等。」在近代革命運動中，總理對於蘇聯的十月革命是獨認爲「成功最大」的，因爲「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資本的階級，也是一齊打到平等，『俄國革命的成功，爲甚麼這樣大而且快呢？因爲俄國黨人立志穩健，眼光遠大。……』可是總理在『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的問題癥結中，明明白白指出，蘇聯革命偉大導師列寧先生是個「革命的聖人」，以「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和全體黨員「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能夠全體一致自由行動，所以發生的效力便極大。」甚至當各國環攻中，不但黨領導民衆來奮鬥，而且「軍隊能感化外兵」，博取民族主義的最後勝利。因此總理很堅決地主張以「俄國的方法爲模範，至少應倣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

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精神，完全寄托在「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之三民主義上。要求局部地公平解決國際的民族問題。總理最贊美威爾遜和俄國大革命所主張的「民族自決」。然而這種世界人道與和平的福音，終不能得強權者完全同意而充分實現。甚至全世界文明的光芒，在近年來，要被那些變本加厲、野蠻殘武的國家的暴力所蹂躪、摧毀。這是我們一般崇尚「王道」的國家、民族還是要聯合起來不斷奮鬥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總理當蘇聯革命聖人之死，通令休會下旗三日，並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表示哀悼之忱。到了第二年，吾黨總理亦復未健目視國民革命大業的完成而薨逝，蘇聯革命領袖特在莫斯科籌設「中山大學」以爲隆重的紀念。實足見當年樹國偉大革命領袖至誠感召的一般。假使總理得頤養天年，不但中國國民革命早慶成功，更得日觀列寧先生事業忠實繼承者斯大林先生所主持的社會主義建設，在兩個五年計劃的短期間裏奏空前無比的勝利，其衷心的感奮快慰，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了！

目前中華民國二十六年週年的國慶正同旭日中天，一時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陰霧所籠罩。歷史的教訓和革命的覺悟，已提醒我們偉大中華民族一致努力爲世界人道、正義和平而奮鬥。我們不僅要自己的熱血洗滌民族的創傷和恥辱，剷除東方海盜的惡毒，爭取數千年優越文化歷史的光榮！

同時，我們躬逢着蘇聯「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的盛典，祇有秉承總理熱烈懇摯的心願，慶祝列寧先生事業日進無疆的繁榮和昌隆，並且貫徹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從速來一和東方攜手，「聯合造成世界民主陣線，保障太平洋上集體的安全。」

這是我在蘇聯盛大國慶紀念日，追懷總理遺教之餘所表示最深切的祝賀和期望！

前線歸來

郭沫若

從楊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過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兩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熟，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的素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却囉哩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漸漸萎頓了下來。

楊行回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廿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未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得下。但這樣的顧慮却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大腦皮質上的某一部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了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把汽車來接我。

二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轉輾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敵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蟲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濶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騾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慚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鐵盔的商團護着我們。「精神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愁着的身體，爲興奮，慚慚，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筋腳，鞭撻，鼓舞，卻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

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漢奸。

三

到了目的地了。探問起來，口口却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他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降，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爲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上上崗的。坐在上。粗身是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沒幾錢動的一幅農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見了所降的地方是街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鐵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材，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媳婦，那人却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人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會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裙短袖，和西洋衣服相差

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却還沒有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倒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意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有讓她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野裏去。

四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候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者

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糖，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得到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

我見了荷花，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的。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上去吧。

十年不見的名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哩了幾天的肚子裏塞滿。讓我成爲一顆爆發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看□□。問到□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

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門口那裏，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五

門口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團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繙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疊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却進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尚未落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

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震轟炸後，睡起意謙沖。庭草搖風綠，擲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日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石過我的「從日本回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六

不一會，日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日國那兒去來，我們剛

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案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只有飛機大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畫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他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為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為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及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的問題，日口都一一命人記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他交了日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日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回南京去了。

他又說，前線戰事很順利，為指揮之便當晚已決定全部往前移動。移動的地點他雖然向我說明了，不用說在這兒是不好寫出的。

日口陪着我們吃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上海。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鄭振鐸

「我空軍出動了！」

這是今晨，最可紀念的「九一八」以來的一個早晨，所聽到的雷似的歡聲。

「我空軍出動了。」

含垢忍辱已久的吾軍，自今晨以後是改取攻勢了！是要以蓄養已久的空軍的威力，

來轟炸敵人在上海的根據地與他們的進入中國海的艦隊了！

立刻便得到極大的成功！

我空軍的威力，與陸軍的勇士的刺刀收到了合作的最高的效用，把敵人從北面迫退到南面，從東北面逼退到極東邊，他們的根據地，日本小學，公大紗廠，（他們是慣以文化，經濟的根據地作為軍事的根據地的！）陸戰隊司令部，都前後為我們所佔領了！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聽見陸陸續續的炮彈的炸聲。

「這是高射砲！」一位同事說。

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歡容滿面的說：

「我空軍出動了！」

立刻，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鬱的憤悶彷彿為之一舒。

砲聲炸聲不斷的響着，如夏雷似的殷殷隆隆。

天色陰灰，浮雲一塊塊的在天空疾馳而過。風力至勁。

午飯時，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

「敵人已退到蘇州河南面來了。」

「敵人的軍艦已被我空軍炸沉一艘了！」

但後來知道，敵人的出雲艦，那旗艦，被我空軍投彈，彈所及處，與那艦身相差不及百餘碼。

高射砲聲迫切的響着。

我空軍正在發揮他們的威力！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在靜安寺上了九路公共汽車，（一路已經是久候不至了）預備由南京路外灘轉到大陸商場。

車過成都路，便已看見東邊的天空，迫切的響着高射砲的炸聲。炮煙一團團的在空中卷滾着。

我空軍有三架在炮煙的上面飛過。

空中有機關槍的聲音。

一架敵人的水上轟炸機明顯的可見到牠的兩翼滿掛着轟炸彈，在空中孤另另的飛着。

牠總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中區盤旋着，飛得很低。

車到了愛多亞路外灘，不能再前去了。

我走行沿着外灘，向東而去。

滿路的人，頭都仰向天空。

高射砲聲迫切的彼呼此應着。

黃浦江面的天空，炮煙一團團的滾卷，看牠們一團團的從江面敵艦上及領事館的屋頂上升起。

「我空軍來了！」

眼見着我空軍四架在炮煙上面飛了過去，向東而去，向敵人的根據地而去

羣衆在拍掌。

浮橋上，江邊，高廈的簷下，都站滿了人，頭都仰向天空。

說時遲，那時快，掌聲未絕，我空軍已同時投下了四顆轟炸彈，直向江面上的敵艦投下。

像是小兒玩的紙箭似的，由空中投下，看牠們很小很小的幾個黑點，立刻便大了，立刻便落在江面上。整個地面都被震動。

高射炮迫切在響着。

我空軍已向東去。

但再一看，江邊的浮橋已折斷，站在上面的人都已不知那裏去了。

羣衆潮湧似的由江邊向西，進福州路，漢口路九江路而逃。

空的腳踏車棄了一地。——還有縛了箱子在車後的。

我緩緩的也向西走。還想向西北轉入南京路。但已不能走得過。北面的人也潮湧似的向南逃。

回望着黃浦灘邊，已寂寂的沒有什麼人。

高射炮還在不斷的迫切的響着。

天空上，敵人的水上轟炸機還在低空盤旋着。

黃包車上，已有血淋淋的人躺着向西拖去。——經過的不止一輛。

從福州路向南向西，沿公館馬路走着，一部紅色的救火車飛馳而過。

但是我相信，無辜者的血，必不白流的！

「我空軍出動了！」

「驍兵」是無敵的！

無敵者的血，必不白流！

北平城失陷的一天

白曉光

居在古城里的人們個個夢想着抗戰的勝利。當頭一天號外上記載着「我軍克復豐台、廊坊，通縣」之後，還在希望着國軍繼續地收復國土，把殘暴的日本軍隊趕到長城之外。在北方文化的古城里，有一百五十萬的居民，二十九軍，防衛敵人的警察，憲兵，和一些參加救亡工作的智識份子，許許多多的民衆共同着古城的存亡。大街的路口滿佈着沙袋，城門嚴密的關閉着，敵人和漢奸不敢越雷池一步，任着整天的炮火搖撼，人們一點也不感到恐懼，而且爲着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刺激得興奮了。

這是七月二十九號的一天早晨，居住在古城的人們依樣的走到大街上，觀看城內忙碌的情形，探聽戰事的消息，可是大街上的情形完全改變了。

早晨的陽光和暖的照着寂靜的馬路，氣候略微冷一點，彷彿到了涼秋的時候。這一天爲什麼和往日不同呢？似乎在人們的感覺上引起特殊的印象。這一座莊嚴的古城已經失掉她美麗而可愛的面孔了，死沉沉的，好像喪失了她的靈魂。二十九軍爲什麼不見了呢，警察和憲兵爲什麼不見了呢？軍用大汽車不再在大街上跑了，摩電車和汽車也停止了，幾乎連人力車也很少見。街兩旁的商店有一半已經關門，拒絕一切的主顧，在街上走着的只是冷清清的幾個人。西單大街的沙袋已經撤去了，宣武門，和平門，西便門以及所有的城門都打關了，任着人們可以自由走來走去，無論是漢奸和匪盜都在任意的活動，國家的統治力已經失掉了，變成了無政府的狀態。

「二十九軍退却了麼？」

每個人的心里都發生了這樣的疑問，由疑問漸漸的證實了，人們互相的詢問着，探聽着，推論着。由一條大街走到另一條大街，由一個角落走到另一個角落。許多的市民都聚集在一起，有些紛亂起來，消息隨着每個人的嘴傳播着，漸漸的證實了。

市政府的辦公員已經停止辦公了，鐵路工人也停止了工作了。北甯平漢平綏已經停車了，長途汽車也不向外埠開駛了。許許多多要走的人都起了恐慌，彷彿有天大的災禍將要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一樣，由失望而漸漸的變成絕望起來。人們預料着日本兵將要進城，豎起漢奸的政權。當日本兵進城的時候，一定對於抗日份子施行一次屠殺，有些智識份子恐慌起來，停止了救亡工作，燒去了抗戰的宣言，傳單，名冊，書籍。不知有幾

十萬冊書籍同在這一天燒掉。離開了學校，化裝潛入民宅，準備着逃亡，一些小市民也感到不安起來了，他們爲着一種無憑藉的謠言迷惑起來，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亂跑，沒有目的沿着馬路的兩旁奔馳。

人們知道了冀察政府的人員離開了，二十九軍是頭一天夜里退出的，航空署和一些軍政都空無一人了，封了大門。拋在北平城裏的只有一百多萬的居民，待等着日本軍隊的宰割，各人在想着各人逃避的方法。

上午的時候，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長的佈告已經貼出來了，貼在大街的佈告牌上，人們已經了解是怎回事了，豎立漢奸的政權愈益明朗化了，同時人們也曉得開城門和撤沙袋的意義了，警察已經把槍支繳去了，空手的留在屋子裏，一晝夜的時間，北平城變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自從蘆溝橋事件發生，隨着戰爭的擴大，北平城一向是陷入於猛烈的砲火里，圍着城的四周整天的在轟轟的砲聲中戰慄，激昂與興奮。可是今天圍着北平城裏砲聲漸漸的遠了，疎落下去，慢慢的聽不到了。彷彿戰爭已經隨着砲聲遠下去，遠到不可知的方向，同時人們知道沒有希望了。

敵人的飛機怎樣呢？這是每個人所關心的問題，差不多每天都要飛到北平城上來盤旋，或者飛到附近的陣地去投炸彈，轟轟的聲音震動人們的耳朵。今天人們再也聽不到那轟炸的聲音了。

飛機終於飛到北平的天空了，盤旋幾次洒了一些「友軍安民的傳單。」許多人都在鏗精打彩的觀看着，默默的念着，北平城已經失陷了。

大街上的人漸漸的多起來了，紛亂着，擠擁着，漫無目的奔跑着。人們都共同的存着一個理想，就是怎樣逃出北平，可是從北平到各地的火車都停止了，人們已經不能通行。步行呢？人們不曉得北平城四圍的情形怎樣？誰能担保沒有生命的危險。一百多萬的居民像是深山里被困的野獸。

尤其是智識階級，感覺到危險與壓迫比一般民衆還要厲害。從學校，公寓會館，和其他的地方逃出去。逃出城去，可是過了一會終於又逃回來了。有的人因為闖到敵人的陣地，被機關槍掃射回來了，不知道下落的人非常多。

從上午起，便有一大批難民從清河和海甸的附近逃進城裏來同時城里的人也逃到城外去，互相打聽消息，誰也不知道那里是天堂。

恐怖包圍了北平城。

在黃昏中，學校都空了，一些作抗日工作的智識份子都化了裝，潛伏在各處。幾家商店被搶了，物價高漲着，有幾種法幣不能使了。韓國人和漢奸開始活躍起來，日本兵從東郊民巷出來，坐在汽車上示威，人們老遠的看見有些害怕。

「這是什麼世界呢？」

這是什麼世界呢？這個世界已經黑暗了，我們中國的主權再不會管到這里了，我們

每個中國人的生命再沒有保障了。

北平城已經失陷在敵人的手裏了，但是人們並不怎樣感覺到過分的絕望。因為北平城是我們中國領土，我們要拚着我們民族的生命爭取過來的。

秋稼 (小說)

陸 蠡

阿富汗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照在床上。這使阿富汗有點驚異，他似乎從來沒有右到過自己的家是這樣的舒貼，和煦，光明，美麗。陽光透過半截糊紙半截敞着的窗格，金黃色的長方塊印在被褥上，反射起通室的透明。塵埃在空中飛舞，好像極細的蚊蠅，在那裏擺陣。這風和，這舒貼，這慰撫，簡直叫他想起做小孩子時候，在被窩裏撒賴，非教母親搥得轉不過氣來才起身的時候來。他微笑了。他現在已是孩子們的父親，四下下的人了。但是這種想頭的襲來卻不能不怪四周出奇的闕寂，冷靜。

平常，他起身總比太陽早，回家的時候總比太陽遲。他是一個種田人，不論陰晴雨雪，總有事情做着，忙着的，爲什麼現在卻閒着呢？別人也許要問。那是因爲戰事發生後，這裏已經成爲戰區，村裏的男女老幼都逃避了，只有幾個大胆的，或者是病得不能動彈的纔留在這兒。前幾天，日夜只聽得隆隆的大砲聲，格格格的機關槍聲和呼呼穿掠屋頂的步槍子彈聲，弄得他整天躲在家裏不敢出門一步。開頭是非常怕，後來聽慣了，出來窺探，窺探什麼也瞧不見，前晚起，砲聲稀疏了，隱隱約約地漸漸漸遠，大概不是打

對前面去，便是退到後面。總之，這裏不是火綫了。

阿富是有了戰爭經驗的，所以比別人沉着些，有把握些。十幾年前江浙戰爭的時候，他正是壯年，曾被拉去扛了幾天子彈。但他是憑的機敏，討好兵士的心理，得安然回來，非但沒有損失。還賺得兩隻袁頭。六年前，東洋人也曾打到他的村莊，走進他的家裏，他又應付出去，除了牽去一頭耕牛，沒有別的損害，這一回，他把牛和家眷都寄託在別處，自家守在屋裏，一樣固然是捨不得離開這厝厝經營的家，另一樣的理由；則是因為秋稻轉眼成熟，這是他半年辛勞的結晶，他全家命脈所在。他是離不開土地的，正如魚是離不開水一樣，他曾聰明地比喻過。

一陣嘈嘈的聲音把阿富從冥想中拉回來。他側起身來看，一隻蜜蜂一頭撞在紙窗上，向外邊光亮處飛。大概是失羣的蜜蜂，夜間迷失在他房裏。否則便是朝來誤被九月無力的陽光所誘，冒寒出來。其實天氣太涼，不是採花的時候了，阿富起來，用紙條把它從沒有糊紙的格孔中放出去，自己拿起不離身的煙管和鋤頭，到外邊來。

田野是一片曠寂，波起伏伏的禾稼，每一莖上都垂着重甸甸的金黃穀穗，這些好像是他親手養大的孩子，在等着收穫。地面草葉上，禾莖上，蛛網上，都被夜露濡濕，踏過的時候，簌簌地掉下來，沾濕了他的衣襟。他一邊走，一邊用鋤柄掠起倒在田腔上的穀穗，密視落在地上的米粒。早稻已經過熟，穀粒都掉下來了。他蹣跚着，徘徊着，心裏好像感覺到一種義務，有一種責任，不能讓天賜的粟粒委棄在地上。這種在他心底起

的惜物的心，使他一步步更堅決地向家裏走。他想起鏽鈍了的鐮刀，想起禾床（這鄉間打禾是沿着最浪費的習慣，用禾床打在地上，）想起塵封的穀籠，終於想起鄰居的癩子。

他便先去找癩子，癩子和他一樣，今天起來很遲。癩子家裏窮，只有半畝田地，大半是替人做工度日。他和阿當是老相好，阿當時常幫他忙，他也幫助阿當。阿當不走，他也留在這裏，但是許多天不見面了。他們今天碰到的時候，都意外地高興。

「喂，稻黃了。」阿當揚着烟管說。

「稻黃了。」應聲虫似地回答。

「收割罷？」

「收割。」

「帶鐮刀來。」

「馬上來。」

全部的對話就只有最後的一句微有不同。幾分鐘後，他們的鐮刀，便在禾梗上嘩嘩地揮舞了。他們倆都有大的興奮，他倆都不說話。似乎忘了早餐尚未吃過的腹中的飢餓，似乎忘了疲倦，各人駝着腰，揀起腿，只顧把稻束往身邊放。突然，身後有一聲口哨，他倆不約而同地停住了，挺起腰子來往後看，在他們身後站着兩個雄赳赳的兵，穿着黃綠色的軍服，臂上有紅膏藥的符號，手那拿着槍桿，旁邊還站着一個穿便衣的，用生

疏的口音向他們招呼，瞧臉色却是和善的。

「辛苦麼？」穿便衣的說。

「這裏真是滿地黃金。」他指黃熟的稻穗繼續說，裝著笑臉。

「我們隊長請你說話」他用手招呼阿富和癩子。

據阿富的經驗，和他們絕對拗不得。客客氣氣請你不去，等到繩索套上來，那是遲了。他把鐮刀丟在地上，招癩子一道過去，跟在他們的後面走。穿便衣的三番四次地關照他說：「見我們隊長的時候，不要裝癡裝呆，隊長吩咐的事情，千萬不要推諉，隊長頂愛好人，你們好處多着咧。」

在不數十步遠的土廟裏，便見着所謂隊長。是一個戴眼鏡八字鬚的矮胖子，瞧他臉色確是和悅，說話時露出一個金牙，他的本地話說得不好，字句先後顛倒，可是也夠明白。他坐在一只破椅上，後面還有十數個兵士。他招阿富過去，用溫和的口吻問。

「你是本地人麼，你們做工每天可賺多少錢？」

阿富謙遜地回答他說他是本地人，說他和癩子是種地的，沒有工錢。

「你們要錢麼？只要照我們的話去做，要多少都可以，你們不用愁窮了。」隊長誇耀地說，接着見他們沒有回答。便用手指一指穿便衣的，意思是叫他說明。

穿便衣的跑過來，湊在阿富的耳朵邊說：「事情很容易，只要你跑去躲在口村的溝裏，把一天或一夜的來來去去的人數馬匹車輛記個數目，回來報告我就成，我自派人接

應的。你看這容易麼？」

「我們每天給你兩塊錢，事情做得好，另有賞錢，你願意麼？」穿便衣的補充地說。阿富沒說話。他知道面前是個大難關。他沒讀過書，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中國人，自己的父親祖宗以及妻兒後代也還是中國人。現在坐在他前面是東洋人，是中國人的敵人，幫敵人的叫作裏通外國，這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後代的，一個人能對不起祖宗後代麼？並且東洋人應許的錢也不見得靠得住，又聽得中國人時常打勝仗，這樣，做裏通外國還活得成麼。他還記六年前的老三，就是爲了做裏通外國，在一座紀念塔前面槍斃了，個個人都說應該。

「你願意麼？這豈不比種田好些，並且沒人知道的。」

阿富回頭看獃子，他已經被兩個兵帶在另一旁，獃子是不懂這樣關緊的。只是看阿富的榜樣，阿富不答應，他是抵死也不答應的。聽他樣子，似乎呆了。

忽然間，隊長發出嘶啞的聲音：

「你們是便衣隊麼，給我搜。」

穿便衣的復跑來湊在阿富的耳朵說：「只要你答應，我可以替你辯白，不是便衣隊。你答應麼？」

「還不給我搜！」隊長連連地吼。

「你看，隊長生氣了，要再不答應，那我也不能保你了。」

兩個兵士跑上前來，在他們倆的身邊摸上幾摸，阿富的衣袋裏一盒洋火，被他們掏出來了，放在隊長的前面。

「你還不答應麼？連證據都有了。你只點一點頭答應，我便替你說情去。」穿便衣的作好作歹地說。

「給我拖去，爺斃！」隊長連聲吼。

「再不答應，你的命就沒有了。」穿便衣的人說。

阿富不了解死是怎樣一回事。但是站在他身邊拿鎗的兵士，好像是死神的化身。這時候，他已經失去判斷的能力。穿便衣的連連在他的耳邊問了幾聲，他好像不會聽進去。他想起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女，但是只如輕烟似的一瞥即逝了。他回過頭去看欄子他臉色發青，站在那裏，動也不動，穿便衣的大概也拿同樣的話在問他，也得到同樣的結果，阿富想說話，喉頭好像哽住了，頭頸也好像僵直了似的。

「不答應嗎？」穿便衣的顯然有點不耐煩。「但是我想這來得及。你答應麼？」

一點聲息都沒有，一隻炸蜂飛進來，停落在阿富的身上。他想起剛纔給他放走了的蜜蜂，他是願意一切都樂生的，他父親在世的時候，曾對他說過，動物都有生命，應當愛惜。但是父親沒告訴他人的生命該怎樣愛惜。

兩個兵士拿上兩塊藍布，意思是要蒙在他們兩人的臉上！突然，阿富看見軍官的眼鏡上閃爍着一個紙窗的影，他轉過頭去。自己的小屋在陽光底下閃爍着，兩柄因刈割方始

發閃的鐮刀，散落在田裏；也隱約可見。稻穗仍舊垂着，好像等他去愛撫的樣子，露水也乾了。被太陽蒸晒的原野散出蕪草的濃香，再看着癩子，仍然呆着。

一陣鎗聲響了，一切復歸於沈寂。田野間一片金黃的秋稼，却沒有一個收割的人。

江 漢 的 風 雨 (報告)

楊 朔

漢陽門高高地貼着一張武漢行營的告示，槍決漢奸張伯如！從榜文裏，我知道這個漢奸以前曾是武漢警備部的書記，而現在正充着防空協會的幹事，他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機會，竟把軍事和防空的消息洩露給敵人。我不知道他犯罪的實情，但這觸動了我的一點疑惑，兩天來，一直纏結在我心裏的疑惑！

白跑了大半天，房子沒找妥，我從南樓爬到蛇山的脊背，懷着微妙的詩情，踏上破舊的黃鶴樓。這兒，我才領略到長江的雄偉。波濤滾滾地流動着，一天，一月，一年，一生，永遠沒有止息，而人類生活的歷史上却起了幾多次巨大的變動！鸚鵡洲，晴川閣，這些動人的名子，從古到今，長久埋藏着詩人的靈感。然而時代不同了，武漢三鎮，已經不再是詩的境地！自從北平，上海，廣州，逐次燃起自由的火把，它却變做國家的心臟，從這裏，血，關係着生死的東西，被輸送到肢體的每個角落裏，灌溉着這古老國家的生命！

要你死，掏出你的心，你的壽命再也不能延長的，雖然它是深藏在肚皮下，你的敵

人並不愚蠢，他的血手決不肯輕輕放過你！

來了，就在這一霎那，我便經驗着一件悲慘的事！

尖銳地，岸上紗廠的汽笛直叫起來。路上立刻攪起一陣極度的混亂。人們奔跑，呼喊，洋車夫拉着空車沒命的逃。母親悽慘地呼喚着她兒女的名子，老太婆關心着自己的雞狗。恐怖，擾攘，不一會，全城便好像陷進遠古的墳墓裏，見不到一個人影，聽不見一點聲息！

「本市死了！」我輕輕地慨嘆着，但我並不害怕，我經過的恐怖場面太多，這一點不算什麼！

汽笛突然又響起來，斷斷續續地，非常急促。這是緊急警報，敵人馬上就要襲來。這回我却不能不感到驚怪。為我所知道的，兩次警報在時間上距離，最小也得半點鐘，這樣人民才有充足的時間逃避；空軍才能飛起來攔阻敵人，不讓他們仗進要轟炸的城市。但現在相陪的時間，明明還不夠十分鐘，我們的空軍剛才出動，十三架翅翼下塗紅色旭日旗子的飛機，已經出現在揚子江的上空，展開可怕的空襲！報警的人是不是睡着了？我實在疑惑！

蛇山的左右，高射炮細密地響着，樓上窗戶的玻璃，受到震動，激起一致的共鳴。茶客全都離開座位，聚集在茶櫃旁邊，悄聲談論着，空氣顯得緊張而嚴重。一個穿黃色制服的人，臉上嚇得沒有一絲血色，從棹上拿起軍帽。壓在頭上，搶着向外就擠。

「不許亂動！」門旁站着一位救護員，臂上纏了塊白布。把他喝住。「你不能跑到外邊去做炸彈的目標！」他又轉向大眾，低低地說：「不要緊，諸位別怕。」

茶役早把窗上的竹簾拋下，屋裏暗淡沈沈的，望不到外間的情形。我坐在窗腳的藤椅上，靜靜地聽着：頭上盤旋着的飛機，聽來一時近，一時遠，這其間還夾雜有機關槍的掃射，以及轟炸炸彈爆裂的聲響。

十分鐘後，警報方才解除，等我走出黃鶴樓時，哦，都會又活了。人從每家的門口往外湧，在路上左衝右突，同時還向天空搜索着什麼。

「快走，快走，漢陽死的人一定不少！」一隊救護員擔着担架，沿着胡林翼路跑到江邊，當前的一個人連連地大聲叫喊。

受了他的暗示，我回身岸一望，啊，空中升起一道白烟，那邊正在燃燒呢。不錯，這次受害最重的要算漢陽了。那裏有庫兵工廠，但敵人投彈的技術過於低能，炸燬的全是商店和窮人的住房，傷亡的平民有二百多人，這些人還得抬到漢口去醫治，因為漢陽根本缺少醫生，就防空設備來說，這也過於忽略了！漢口的吳區臨近漢河一帶，傷亡的人數大約一百五六十，多半是劉夫和脚夫。爲什麼敵人要在那兒扔炸彈，誰也不懂，敵人只在武昌拋下一顆炸彈，還落到江心裏，不曾爆炸，所以武昌是最幸運了。

朋友說，日本飛機當場還放下兩種宣傳品：一是傳單，把中國的空軍任意地詆罵了一頓；二是一本小冊子，鮮紅的封皮，裏面這是中日親善和共存共榮的那一套胡話。這

實然是日本帝國最善於玩弄的一手鬼把戲，但我們是哭好呢？還是笑？

這一次空襲，我看到了，聽到了，心裏却結着一個疙瘩，兩天以來，始終解不開。到現在，漢奸早像爛肉裏的蛆蟲，到處蠕動着。今天看到武漢行營的告示，觸起我的疑惑，我不知道這其間的糾葛能不能聯繫到一起！

夜 行

(遠寫)

辛 勞

夜色很險沉，天空正在證着蒼蠅色。雨是停了，偶爾從夜風裏飄來細微的雨珠，打落在濕熱的牆上，很為愉快。

路是泥濘的，高其樹林，間的就是水坑，在這條着不着邊的路上，我們深一脚淺一脚地疾行着。

我簡直很興奮，臉在發燙，而管也在激越的跳動，這是自己感得出來的，汗黏着襯衫，順着眉毛，只要一低頭，就會落到腳前，像雨點似的。

可是我們的脚步都放很大，誰也不願意落伍。前邊領隊人去得像跑步一樣快，我們還沒有一個人發出一點聲響。雖然我們的肩頭都背着大小的包裹。——就是小小的一本書，這時候也變成一件沉重不下於一個大包袱的重量了。而我們都帶着自己的被，行軍毯，衣服之類，可以說每一人的身上都担載了二三十斤的重量，最奇怪的，平常日子我提一壺水都要冒汗，走一里路就要腰酸的一個人，這時却突全變了。在一個更重大

枕 戰 文 選

的民族解放的神聖担子之下，我變得可驚又可喜的堅強了。

我們走的這條路上，十分安靜。沒有燈光，也沒有人影，就連被我們足聲驚起的狗咬，吠聲也變成安靜的。

我們被領隊的領着，彎彎曲曲地走了很久，誰也不知道要到那去，誰也不想問，就早偶爾天空上炸一個開花彈，火星飛下來，也沒有人想躲開，因而離開行列，儘管遙遠的重砲，機關槍劇烈地交響着，沒有一個人顯出踟躕的意思，脚步是照舊的。反到更加快地向前進。

誰的心裏都因這險企的高興，亢奮，更放大步步忘了重負和疲乏。只想快達到目的地，那時候，我們就有槍可拿，有敵人可殺，打死一個是夠本，打死兩個是賺的。

我們這一羣，一共有三百來個，份子是相當複雜，因為軍裝還沒有發下來，就從每個人的服裝上就可以作一個大概的分別，誰是什麼出身的？

我們一排四個，走在我旁邊的，是個小個子，短粗，腦袋近於橢圓形的一種，在前額下面，突突地翹起一小撮頭髮，向天聳着額頭高起，兩個眼睛凹下，有一支眼珠是被白曠罩着。合起來，他只有一個眼睛好用。他底鼻子下有一點小鬚子，剛用銅板拔去，留着青痕，上下嘴唇都很厚，好像一個大菱角似的鑲在他下巴額上。他走路脚步聲老是一下重，一下輕，關拍，拍嘩地，這時候雖然省不清他底臉，這脚步聲就使我記起來他底容貌，因為在我走到這個集羣裏來，第一個向我微笑的就是他。

選 文 戰 挑

在迷茫的夜霧裏，他底衣服顏色是很不適合於這秘密的夜行。一套短的褲褂，肩膀上破了一個大洞，（我想秋夜的風一定很刺激那塊被衣服所屏棄的肉體。）最壞的是他底衣服是白色的。在這危險的靠近戰野的地帶，敵人的飛機天天出現在空中偵察着，瞎個機會就拋下個炸彈的時候，白色是太觸目標了。特別是在黑黑的夜行中。

於是就有人提議，叫他把灰軍毯包在身上，爲着全體的安全，走路別扯點也不算什麼的。而且這時候也不要什麼好看，因爲這時候，最鮮豔最好看的當屬於我們正義的靈魂，和滿腔的紅血了。

也就這樣辦了。披着毯子，好像一個蝸牛一樣，拖泥帶水地前進着。

他的姓名，我還沒有抽出時間來問，在我們這邊，每個人都是這集體的一個，假如這是一股大水，我們就是水點，假如這是一團無比龐大的火，我們就是火星，誰姓什麼，誰是做什麼出身的，在這全成爲隔世無關的了。每個人都互相親切，不是言語，或行爲可以表現出來的，我們的總的行動是一致的，說走全體都放開腿，說放槍就一齊勾槍拴，原爲我們的敵人是共有的。

這樣生活我第一次過，也從沒有這樣親切的感到人與人之間打開了隔膜，好像心腹互通的，連肝臟都在一塊波動着了。

走在我旁邊的獨眼龍是個鐵工廠的工人，走在他旁邊的是個機械打樣師，在打樣師旁邊的是個小店員，而我是個知識份子，在前邊是圖書管理員，農夫，成衣匠，小銅匠

，在兩邊的前邊是印刷工人，做房的學徒，中學生，教員……由各種地方，各種場合走來的結成了一條大的溪流。

向前進，渡過水坑，渡過高崗，踏過爛泥，向前行進着！

勝利的而是復仇的火星閃灼在天空的前路上，不管我們走到哪兒去，也不管怎樣比這夜還黑的夜，還壞的路……火星是永遠在輝閃着。

寂靜的古城（散文詩）

朱 藍

一 再度流亡

是仲秋的季节，在古城上懸着光輝的夜。

月亮帶着她那些遊蕩的行星，以及全羣恆星在雲着眼睛守護着。

皎潔的月光洒在寂靜的古城上，它更顯得清朗了。蔚藍的大映着蔚藍的夜。

電燈閃着眼睛，星星也閃着眼睛。

我們走着，你偎依着我，我偎依着你。

——你記得嗎？七年前松花江上像今天一樣的月夜，在和平女神的翼下，閃動着紅顏，迴蕩着笑語，而今……

你抽搭地噙住了談話，凝眸仰望著天邊的浮雲。

我說：——我怎麼會忘記呢？不過那些美麗的幻影，早被敵人的砲火，冷酷的現實

給埋葬了！六年來我過着浴血的生活，仇恨腐蝕着我的心，我的靈魂！

——漢！你不應該這樣悲觀。

——不，青「哀兵必勝」，悲觀可以產生偉大的力量！

若吧：「七·七」點燃的烽火，勢將燎原了！

烽火，遍中國的烽火，我們還有什麼資格樂天呢？

抗戰，神聖的全面抗戰已經展開，我們還能怯懦地再度流亡嗎？

我們不願做奴隸，就只有向前！

我們要做主人，也只有抗戰！

我們要走，走到那個國度的邊緣，掀起爭自由的波浪，叫敵人退讓，退讓到無處躲

藏！

——好吧，我們永不回頭地走吧，那裏有我們的故土，有我們的家鄉，那裏也有我

們期待的光明與太陽。

秋風挾着白雲，掠過我們的髮髮。

殘荷無力地搖曳着，在祭吊這寂靜的古城。

桂花不解人間悲哀，依然散布着沁人的清香。

這時，天邊的浮雲遊蕩着，天是那麼廣闊，那麼遼遠。

東北邊緣上一顆明亮的星，向我們流露着期待的微笑。

子孫，神聖地聯合起來，驅走那猙獰的戰神。

——啊，這是多麼偉大的時代喲！

啊，這是多麼壯烈的事業喲！

我高呼着。

——親愛的，你不要這樣興奮，你把臂扣緊些吧，我有點冷，有點頭痛。

——是的，青你的頭很熱呢！

——不要緊，我想我還可以前進，爲着那三千萬待救的人們。

街上揚溢着桂花的芬芳，隨風飄蕩着低微着哭聲。

——啼……是哭聲？你問我。

——是哭聲。

我知道哭聲從那裏傳來的，就是那馬路旁的小胡衕裏，不用說，又是敵人在那裏荒淫地，表演着獸行。我的靈魂感到了壓抑震蕩！

恐怖，可怕的恐怖統治了一切。

一片稀疏的樹影，寂寞地躺在冷靜的長街上。

三 別矣 寂靜的古城

別矣，你這寂靜的古城。

可怕呀！你這寂靜的城，到處都是獸行；可怕呀！你這黑暗的城，到處都是低微的

哭聲。

走着，走着，我們離開了你這悲哀的古城。

前面展開了無垠的原野，——那滿長着玉蜀黍，紅高粱的原野，一道小溪流過其間，柔潔的綠草照耀在月光之下，小溪像一個天真的孩子，頑皮地唱着一首快樂的山歌。再度流亡的我們，雖有美的靜的原野，也醫不了我們靈魂深處的隱痛，更換不同我們青春時代的熱情。

自從那一天——可詛咒的那一天！我們便開始負着仇恨的重載，從春到秋，自東而西地漂泊着，流浪着！

雖然，我們不曾悲傷過漂泊，也不會懷戀過鄉思，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長出了仇恨的花，結了仇恨的菓。

而今，這些花，這些菓，將做成敵人的墳墓！

——青除，我們用鮮血去爭取，敵人是不會輕易地容許我們的生存。

——是的，三千萬人民已經變成吉卜西人，敵人這不甘心，而今，他又夢想着四萬萬人。

年青的朋友們，真的我們就是一片落葉嗎？無聲地隨風飄流嗎？

——青我想不會吧，因為我們都是不願做奴隸的人，更何況四億五千萬人、已經一條心。

那時，我們遙望着我們的家鄉，天邊白雲下肥沃的土壤。
你在被感動的眼淚中微笑着。

被剝奪生存權的青年人。流亡綫上的同志們，我們要回到長白山之麓，松花江之濱，
揭起抗戰的大旗，匯合義軍的洪流，千萬莫辜負這偉大的時代，更莫錯過這復仇的機會。

向前吧，向前是光明！

抗戰吧，抗戰是生路！

別矣，你這寂靜的古城；來吧，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給 姑 娘 們

(朗誦詩)

高 蘭

最後關頭到了，我的姑娘！

拋開你個人的哀怨和惆悵，

洗去你臉上的脂粉與幽香；

脫掉你綺麗的衫兒

走出閨房

放下你的紙筆

不再寫柔腸！

最後關頭到了！我的姑娘！

★ ★ ★ ★

我們走吧！我的姑娘！

換上灰色的軍裝，

拿起你能有的刀槍，

看護，募捐，喚醒民衆，

組織，訓練，都是理所應當，

抗 戰 文 選

或者是慰勞去到前方，

爭取最後的生死存亡。

我們只有誓死抵抗！

希求真正的民族的解放

我們只有一齊衝上殺敵的戰場……

我們走吧！我的姑娘！

★ ★ ★

前進吧！我的姑娘！

敵人的鐵蹄，

已踏上了我們的脊梁，

敵人的槍彈，

要射入我們每一個人的胸膛，

還有什麼踴躍與彷徨？

六年前的仇恨，

難道你竟遺忘？

大好的山河。

難道還要雙手奉上？

我的姑娘？

★ ★ ★

聽一聽，我的姑娘！

全民族都播起了殺敵的戰鼓，

街鋒號正在崑崙山巔高響

奴隸們的怒吼已震動了天地，

新的中華正在苦難中成長！

去開吧！

你那微吟和低唱，

雖然那麼顛倒抑揚。

我的姑娘！

★ ★ ★

衝上前去吧！我的姑娘！

隨着一陣秋風，

掃過來的是敵人的機關槍，

那有開槍還把落花珍藏？

砲火在閃爍着紅光，

抗 戰 文 選

那不是斜陽。

莫對那地下的白雲

展露你的胸膛！

我的姑娘！

★ ★ ★ ★ ★

躲到那裏去呢？我的姑娘？

血雨與腥風，

佈滿了我們這文化之邦，

敵人的屠殺；

敵人的轟炸，

還有什麼前方與後方？

都是殺場啊。

那裏最安全？

那裏是快樂之鄉？

我的姑娘！

★ ★ ★ ★ ★

哭什麼呢？我的姑娘？

誰不會，

倒在母親的懷裏數星光；

誰不會，

圍在愛人的臂中慟垂楊？

年青的人兒

又誰個不是兒女情長？

可是，

國破，

家亡！

地獄裏的奴隸們，

還妄想什麼天堂！？

我的姑娘？

★ ★ ★ ★ ★

告訴你！我的姑娘！

多少的中華民族的兒女，

和你我是完全一樣，

然而他們，

抗 戰 文 選

在蘆溝橋，

在黃浦江，

在雁門關，

在太行山上，

他們被敵人打碎了頭顱，

他們被敵人炸斷了肝腸！

我的姑娘！

★ ★ ★ ★

想一想，我的姑娘！

誰沒有兄弟姊妹？

誰沒有妻子爺娘？

誰沒有甜蜜的田園和家鄉？

誰又不願意快樂的活在世界上？

然而他們，

他們爲了人類的兒女，

他們爲了人類的爺娘，

他們衝上了戰場，

他們死得那樣悲壯！

我們！我們呢。

我的姑娘？

★ ★ ★ ★

我知道，我的姑娘！

你的愛是那樣的無邊，

你的愛是那樣的堅強！

但是，

爲什麼你不看一看？

成千成萬的人，

沒有了家鄉！

爲什麼你不想一想？

這一篇血賤

什麼時候才得清償！

爲什麼不使你的愛，

更偉大，更寬廣，

像海洋一樣？

更永久，更光明，
像永恆的太陽？
我的姑娘？

★ ★ ★ ★

姑娘！我的姑娘！

收復失土，抗敵救亡，
爭民族的自由與解放，
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力量！

七月的延安

丁玲

連綿的 青了

延安的山川田園

萋萋瓜圃滿郊外

香甜

蕎麥小麥玉蜀黍長滿山巔

叢密密只露出

幾座殘堡一塔聳天

不論是男是女，

是兵，農，工，學，商，

千萬人的心才是百鍊之鋼！

千萬人的意志才是鐵壁銅牆！

千萬人的血才能洗去恥辱的血賬！

千萬人的肉才能填補全民族的創傷！

勝利！勝利！它期待着您，

姑娘！我的姑娘！

連綿的雨迷濛了

延安的山川

雲霧飛逝炊烟迅滅

狂熱的歡呼

盡情的享受

晚會未曾散

風一陣

抗 戰 文 選

雨一片

歌聲掩去了急雨

「你衛我們的祖國

保衛全世界的和平」

院中寂靜悄無人

燭光搖搖不定

燈下的人無聲

沈入了夢裏

沈入了馬列的教訓

我走進小屋

新樣的窗櫺大花板

幸的圖案

這時……

我褪了長靴

解開武裝帶

壁上掛了戎裝

枕下安置短槍

頓時有一陣鬆快

千斤的負擔輕輕從我肩上滑解

七月的風溫柔的

敲窗的雨清涼細膩

被撩起的青春的心

在熱忱裏失眠了

有壓抑不住的快樂

聽呵這是什麼聲響

洛川的河流擲擲

延水鏘鏘帶來了

民間歡唱

今年雨水好土地肥

汽車裝來耕具一大堆

士兵哥哥又把耕事催

你一耙 我一鋤

抗 戰 文 選

田裏長了苗呵

綠油油 清香四方飄送

免了捐稅 領了路條

今年的豐收 不會白費

聽呵這是什麼聲響

風動樹枝

小鳥在籬下唧唧告訴了

民間 歡騰

投票呵 阿黃

你寫方塊字

我用拉丁化

一樣

張老伯不錯

李牛兒也可當選

自夥兒來吧

自己的事 我們自己管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樂園

我們才到這裏半年

說不上偉大建設 但

街衢清潔 植滿槐桑

沒有乞丐 也沒有賣笑的女郎

不見烟館 找不到賭場

百事樂業

耕者有田

八小時工作 有各種保險

那些蹣跚在街頭的

漂亮的工人裝 全來自

武漢 西安 滬上

四方八面來了

學生幾千 活潑 聰明

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

具着決心

抗 戰 文 選

「誓死不做亡國奴」

學着革命理論

學着軍事技術

鍛鍊成百戰不毀身

準備上前線

熱的血 翻滾

赤的心 熬煎

想着 天那方

中國的父老兒女

受盡了屠殺慘傷

拚將 頭腦墮地

碎骨粉身

要 挽救危亡

奪回土地

爭取民族的榮光

健兒們

勇敢向前 抗敵

蘆溝橋 砲火又響

把這羣強盜殺光

武裝 十萬

威震過全球

歷史上寫了新的紀錄

鉄的抗日軍 日本鬼子也擔憂

衝破砲火的圍牆

千萬里

整理了包裹 背上行囊

刺刀已出鞘

願做先鋒

十年奮鬥

只爲今朝

滴滴血肉 都要洒在

抗敵的疆場

解放被壓迫的民族

抗 戰 文 選

建立嶄新的國土

號砲響了

英勇的戰士們

衝衝衝

七月的風 自由

軟軟的吹

飄蕩在延安城中

七月的風 洶湧

澎湃在延安城中

殺敵的情緒 濃郁

七月的風 腥臭

從滅亡了的國土

刮到延安城中

軍 歌

失眠的青春的心

又被憤怒啃咬

激烈的彈起了

穿上靴

束緊武裝帶

武裝在壁上消失

短槍插在腰

衝出小屋

兩仍在空中飄

連綿的 溫柔的

輕輕在臉頰撫摸

七月的延安 太好了

但青春的心

却燃燒着

要把全中國化成像一個延安

羅家倫

(一)

男兒報國志意豪，
熱血湧如潮，
橫刀躍馬夜度遼，
邊土裂，
北風號，
苦寒難把決心搖，
頑敵在數盡難逃！
笑抓晴雪擦紅刀，
浩氣貫雲霄！

(二)

男兒報國志意氣豪，
熱血湧如潮，
肩揜背彈遠平遼，
沙滾滾，
馬蕭蕭，
國仇不復恨難消，
滿腔悲憤撲羣僚！
長白雪擁國旗高，
忠義薄雲霄，

當兵去 (街頭劇)

胡紹軒

時：蘆溝橋事變兩月後的某日下午
地：離開城市不遠的鄉村
人：怒吼劇社歌詠隊男女隊員若干人
領隊一人

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一個六十餘歲的老翁

老翁的女兒——十五六歲

一個壯年農夫

農夫的母親和妻子

幕：在鄉村，一條大路上面，怒吼劇社歌詠宣傳隊的領隊帶着一羣男女隊員，打着「面
「怒吼劇社歌詠隊」的旗幟，很整齊的在那裏一步步的走着。口中不時地唱着「義勇
軍進行曲」「上前線」「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救亡行進曲」等歌聲。後面跟着一羣人，
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他們走到一個比較寬一點的地方，發現一個大約只有十
二三歲的小孩提着一隻舊箱子背着一個大包袱，從對面很倉惶地走了過來。大概是
走急了的原故吧，突然他跌了一交，於是包袱從他背上溜了下來，箱蓋也跌開了。
裏面的東西都滾了出來。這一邊的人，看得很明白。那小孩發出幾聲「哎喲」的呻吟
，怒吼劇社歌詠隊的領隊即忙跑了過去。大聲說：「你慢慢的走呀！何必那慌呢？」
說着，走到了小孩的跟前，把他扶起來坐着。替他揉頭上的疤。這時候，歌詠隊的
隊員和後面跟着的一羣人們都跑了攏來，圍成了一個圓圈。小孩還在呻吟着，哭泣
着；領隊安慰他說：「別哭，過一下就好了的。你走路慢一點哪！」小孩伸直了腿子
，「啣！痛！」「怎麼，腿子也跌傷了嗎？」領隊又去替他揉腿子。有一位女隊員在替

他收拾地上的東西。——衣服，鞋襪，牙刷，零錢，和筆墨書本之類。這時候，圈子外面的人一層層地加多了。

領隊：（把小孩扶了起來）起來走走！

小孩：謝謝你，先生！

（領隊扶着小孩在圈內走着，小孩的腿有點微跛。）

領隊：好了些吧！

小孩：謝謝你，好了些。

領隊：你以後走路走慢一點呀！

小孩：不是，先生，我要進城去趕車。

領隊：趕車！

小孩：是的，我要趕今晚頭班火車。

領隊：你要到南方去嗎？搭車的人很多呀，沒有大人引你嗎？

小孩：不，我要到北方去。

領隊：到北方去！你知道嗎？北上車不賣票，是兵車。這些時都在專門運兵。

小孩：我知道，我聽見人家說過。我就是搭兵車，我要當兵去。

領隊：（驚）當兵去！（停止了脚步，將他細細打量了一下）你有多大歲數？

小孩：十三歲。

領隊：十三歲怎麼能去當兵？你家裏的人呢？

小孩：（流淚不語）

領隊：你父親呢？

小孩：……

領隊：你有沒有哥哥？你母親准你去嗎？

小孩：（掩面哭泣）

領隊：你為什麼哭呢？別傷心！有什麼事情也可以對我們說說。

小孩：（傷心地）我的父親死了，我的哥哥也死了，我的母親……哦！（他掩面哭泣着。）

領隊：（摸着他的肩膀）小朋友，你別傷心；你說吧，有什麼困難的事情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儘量的幫忙。你的母親怎樣？

小孩：先生，你若我多麼可憐啊，前半個月的時候，我在上海唸書，跟着我的父親和哥

哥一路過活。父親在一家工廠裏做事，哥哥在先施公司裏當店員。——先施公司是

上海頂大的一個廣貨鋪，你先生是知道的。——每月一共有幾十塊錢的收入，除了

寄一部分錢回家給母親和嫂嫂們外，其餘的錢就供給我唸書和三個人住在上海的

房租，衣服，和伙食。一家人雖住在兩處，到很快活。有時候，母親嫂嫂們在家

裏閒着無事，就替人家做衣裳，打打襪子，還可以賺一些錢，她們賺的錢就都

存起來。母親說：有點存款，將來就是父親和哥哥沒有事了，也不會餓死。兩三

年來，一家人就是這樣的活着。

領隊：這個很好呀！

小孩：誰知有一天下午，我還沒有放學，「我小學才畢業，我剛住中學一年級。——在課堂上，我聽見窗戶外面有一位先生走過，彷彿對着另一位先生說：『你聽見嗎？日本鬼子多可惡，剛才在先施公司上面丟了一顆炸彈，打死七百多。』全課堂的人都嚇呆了。我聽見『先施公司』四個字，我就想到我的哥哥，我像瘋子一樣，我跳了起來，我不顧一切的跑出了課堂，跑出了學校門，我叫了一部車子一直跑到我父親的工廠裏去，我想把這個消息先告訴父親，然後再和父親一路到先施公司去，打聽我哥哥的消息。」

領隊：會着你父親沒有？

小孩：一走進門，就聽見那個守衛的兵士說：你又來找你爸爸嗎？他出去了。我不相信，我一直跑了進去，我拉着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問：「李伯伯！你若見我的爸爸沒有？」他說：「他今天下午請了假，說是有一件事情，要到先施公司去找你哥哥去。」

羣衆聲

「該因的！
糟了！」

領隊：真糟了！

小孩：我聽了他的話，我真要哭了。我忍住哭，我又一口氣跑到先施公司去。那裏有許多人圍着，警察和防護隊的人都不讓我進去。那高的房子都炸燬了，到處都是死屍，還有幾個火頭在燒着，冒着黑烟。我只好在外面到處打聽着。聽見人家說。炸死六七百人，打傷一千多。我就希望我的哥哥和父親係只被打傷。後來又聽見一個人說：打傷的都是外面走路的人，在內面做事的和買東西的人統統都打死了。我聽了這個話，我的心，又冷了一大截，後來我又想：也許那個時候，父親把哥哥約回家去了。李伯伯不是說我父親去找哥哥有事的嗎？

領隊：是呀！

小孩：我又即忙跑回家。回家時在門口碰着同屋的王太婆，我跑沒有問他，他就對我說：「阿林，你找着你爸爸沒有？你哥哥該沒有危險吧？」我聽了這話，我的心又冷了。我只有哭，我跑到房裏到處找，找不着父親，找不着哥哥。只在桌上找着一封嫂嫂寫來的信。信上說母親病得很利害，叫我們趕快把一個人回去。啊！我的媽呀！我的父親大概就是爲了這個事情去找我哥哥的吧！他真死得冤枉！

領隊：冤枉！

小孩：他真死得可憐！

聲：（在小孩的後面）可憐！

小孩：（轉過身）可憐嗎？先生！第二天一早，我跑去認屍，在那四百多個屍首裏面，我找來找去都找不着。後來又聽人家說，其餘的兩百多人都炸成粉碎了。可憐，連死都落不着一個死屍！（流淚）

領隊：（應聲）連死都看不到一個死屍！真傷心！

小孩：傷心！我坐了十幾天的難民船，回到家時才傷心呢。

領隊：（急問）怎樣？

小孩：（傷心地）我回家時，我母親已經死了，她不是病死的，她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彈炸死的。（痛恨大聲咬牙切齒）日本鬼子嘍！

日本鬼子！

羣衆聲：日本鬼子真可惡！

他媽的！

小孩：我家的房子炸成了一片焦土，我的嫂嫂也死在裏面。（以手揩淚，略停）先生！請你幫幫忙，告許我在那一個地方上車，（準備提東西）我要走了！

領隊：那兒去？

小孩：當兵去！

領隊：當兵去！你不能，你不能。

小孩：（提起東西準備走）我要去！

抗 戰 文 選

領隊：（抓住他）不能，不能！

男女隊員們

不能！

不能去！

（小孩還要走，歌詠隊的隊員們攔着他。這時候有一個老翁，托着一隻旱烟袋，從人叢中擠了進去。他拖住那個小孩。）

老翁：你這個小孩，你要聽話，這位先生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啦！

領隊：（向老翁打招呼）是的，你不要去！

老翁：當兵有什麼好呢？我的兒子，今年二十五歲了，這回規定要他去當兵，我都不讓他去呢。我叫他逃到城裏去了，你這個小孩，真是……

領隊：（把眉頭皺了一下）我的意思是，（馬上轉為一個笑臉，對着老翁。）哦！我還忘記請教，這位老前輩姓是……

老翁：（笑着臉很客氣地）不敢姓吳，口天吳！

領隊：哦，是，吳伯伯。

老翁：（拿着烟袋，略略拱手）豈敢，豈敢。

領隊：我的意思是……

聲音：（急）爺爺，爺爺！

領隊：（話被打斷了）誰？

老翁：（對領隊）是我的女兒，（抬頭望）在這兒，有什麼事？

（一個鄉間女郎從人空裏擠了進來，穿得雖樸素，但很整齊。）

女：爺爺！（哭）

老翁：哭什麼？

女：爺爺！（哭）

老翁：（要發怒的樣子）說呀！

女：（哭泣着跑到老翁的身邊，抱着他抬頭望着他的臉。）爺爺，爺爺！剛才隔壁四喜

子回來說，哥哥已經死了！

老翁：（驚）什麼？

女：（懷聲）哥哥死了！前次城裏被日本鬼子飛機轟炸的時候，死了三四百人，哥哥躲

在一家茶館裏也被炸死了！

老翁：（傷心地）真的嗎？

女：真的！

老翁：（哭）我的兒呀！低下頭，撫着女的頭髮。）

（小孩在旁邊也傷心的落淚）

羣衆某：日本鬼子真可惡！

隊員某：（高聲）打倒日本鬼子！

全體和聲：打倒日本鬼子！

領隊：（走去勸老翁）吳伯伯，別傷心！死的已經死了，活的還是要活着，不過，我們得想辦法，現在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是壓迫得太厲害了，殘殺我們是殘殺得太厲害了，我們要想辦法，看怎樣才能活着，我覺得：我們唯一的辦法，是聽政府的話，聽政府的指揮，政府叫我們做工，我們就做工；政府叫我們當兵，服兵役，我們就當兵，服兵役。譬如說：你叫你的兒子不去服兵役，叫他逃；逃到那兒去呢？逃到城裏還是被敵人的飛機炸死。如果他不去，就去當兵的話，現在還不是活着，何況現在去當兵，並不是馬上就叫你上前綫去打仗，就是你要去，在你還沒有訓練好的時候，恐怕政府也不會要你去吧！吳伯伯，告訴你，現在去服役，是填補鄉村保安隊的職務的，要等到全國的兵都打完了，保安隊和警察也打完了，那時候才得開到前方去。如果將來到了日本鬼子打到了隊門口，你不得不去和他們拚命的時候；你拿起槍來不會開，拿起砲來不會射，恐怕也要後悔吧！（略停）哦！我剛才要和你說的，就是說：我之所以叫他（指小孩）不去當兵的原因，是因為他小，並不是說「兵」就不能「當」，如果小的老的都去當兵，那末，在隊伍裏不但不能作什麼用，并且隊伍裏還要分一部分軍隊出來保護這些老的小的，吳伯伯，你想：你這怎麼能呢？不要會錯了我的心。

選 文 戰 抗

(老翁漸受感動，)

(這時候有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女和一個二十餘歲的少年婦女正送一位背着一個小包袱的壯年農夫從這大路經過。)

壯農：(走進圓圈又回頭)哦，好多人哪，媽別送了罷！

中婦：(走進)不要緊，走，走，你媳婦呢？(回頭)

小婦：來了，媽！(走進)

壯農：(準備衝出重圍)請讓一下！請讓一下！

領隊：(走過去很親熱地捏着壯年農夫的手)請問：你到那兒去，這樣忙？

壯農：(笑容可掬地)去服役，當兵去！

中婦：對哪！我們送他去服役，因為這個時候派到他的頭上來了。

領隊：(高興地)好的！你真是一個好中華民國的國民，(對中年婦女)你真是一個好中華民族的母親！要知道：「國」亡了，就沒有「家」的存在；如若要保持「家」的安全，

就要大家團結起來，(將壯農的手放鬆，自己雙手握緊拳頭)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共同把敵人打出去！

壯農：先生，你說得對，我們要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把敵人打出去！(回頭對他母親)媽，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

小孩：我也要去！

領隊：（對小孩）你別去，如果你一定要進城去也好，我介紹你到一個學校去讀書，或者

做其他的工作。（急對隊員們）朋友們！我們沒有什麼禮物送這位親愛的弟兄去

入營，我們大家唱一歌送送行好吧？

隊員們：好，好！

領隊：拍備，起。

全體隊員：（唱）當兵去，去當兵。

拿我們的熱血去和鬼子拚。

大家一條心。

大家一條心。

國家亡了活不了命，

當兵去，去當兵。

★ ★ ★

當兵去，去當兵。

拿我們的頭顱去和鬼子拚。

好鐵要打釘。

好鐵要打釘。

炸彈來了逃不了命，

當兵去，去當兵。

（他們邊唱邊走。壯年農夫和小孩子在前面，歌詠隊在中間，老翁們也跟在後面。他們重覆的唱着，走着，向着那光明的路上一步步地踏去。）

——完——

東北地方的義勇軍

解放週刊

一 東北義勇軍的現況

現在全東北的抗日的武裝部隊，絕大多數都有統一的指揮和組織下行動。在東北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的統一指揮之下，已經有十二個聯軍和散處在東北各地的抗日游擊隊，主要的聯軍有七個。總計東北現在反日的武裝人數不下二十餘萬。各軍一致擁戴楊靖宇爲聯軍總司令，以李紅光爲參謀長，趙尚志爲副司令。他們有共同作戰的綱領，他們中包括了不同的階級，不同的職業，不同黨派的份子。在聯軍之下有機關報「救國報」，有壯年隊，青年隊，先鋒隊，婦女隊，後援隊等組織。凡義軍每克服一地，就立刻將那地的羣衆組織起來。

二 我們怎樣打勝仗的呢？

日本的軍閥曾經在開始同我們發生戰鬥的時候就誇下海口，「立刻就可以消滅」，但是並沒消滅我們半點力量。我們的回答是：「不要做夢，你日本強盜無論怎樣的摧殘東北民衆，摧殘義勇軍，但是你絲毫也不能削弱抗日軍的力量，而是更加強起來！」那末

我們靠了什麼能打败比我們武器訓練強無數倍的日寇呢？我們不但能打败比我們實力強好多倍的敵人，而且還要擴大我們的實力？這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抗日軍隊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我們的抗日聯軍在共同綱領上列入了不准有脫離羣衆的各種破壞行爲。所以聯軍所到之處，羣衆像待自己家裏人一樣來歡迎聯軍。到處都聽見說：「抗日軍好呀！是人的武裝呀！」有了同人民好的關係，羣衆就到處幫助抗日軍打仗，譬如做嚮導，偵探日軍消息，破壞日軍後防，擴濟食糧等。第二、抗日軍還到處解除羣衆的痛苦，譬如取消一切苛捐雜稅，打死壓迫人民的貪官漢奸等。並且到處組織羣衆，譬如工人中組織工人反日會。在農民中組織農民協會。在知識份子中，在商人中士農中，有各個不同的抗日組織。第三、組織了抗日的統一戰線。抗日軍自將各黨各派各階級的實力組織在抗日的目的之下後，便迅速地擴大，打勝仗。第四、在軍事上，統一已經統一了指揮，各個武裝抗日組織也自願地接受這個統一的軍事指揮，指出了不統一的弱點是給日本帝國主義各個擊破的好機會。第五、抗日軍的主要軍事戰略是運動戰，但是過去的救國軍，自衛軍只曉得打硬戰，不懂得在抗日戰爭中戰略的特點在那裏。由於過去的經驗，聯軍現在的戰略中心有這樣幾點：（一）避免打硬仗（二）儘量襲擊敵人的警務所及守備所。（三）破壞經濟的中心地區及交通要口，奪取敵軍的武器彈藥。（四）聯絡各地的武裝民衆組織，以作後援。（五）建立縝密的通訊網。（六）將軍事行動依賴於政治的任務上。第六、聯軍還有一個很重要打勝仗的原因，就是鑑於過去教

抗 戰 文 選

國軍，自衛軍內部組織的不嚴密，常常發生內奸的破壞作用，使反日戰爭遭受慘敗，因此就進行徹底肅清內奸，嚴密組織的政策，自實行這個政策後，抗日軍的實力就一日千里的進展着，給了日寇一個極大的打擊。

三、最近的幾個主要的戰鬥

在聯軍指揮之下的各抗日武裝最近幾個月來同日寇漢奸的武裝作了幾次很重要的戰鬥。

一、謝文東與李延祿兩軍攻取依蘭之戰。依蘭在松花江的吉林省境，居於中東鐵路的北部，在軍事上有控制北占林省的作用，依蘭又是最富裕的地帶，日僞在那裏駐有重兵。今年三月間，謝李兩軍聯合部隊，決定給日僞一個突然的襲擊，並求得補充彈藥武器，結果消滅了日軍一個中隊，及僞軍數百人，並獲得了無數彈藥，四月間兩軍又協同攻取林佳，林密兩鐵路的總車站的林道口，並將林城日焚燬，使該地交通歷半月尚未恢復。

二、王德太部之攻略朝鮮境內太里鎮。太里鎮在朝鮮境鴨綠江岸，離安奉路的鴨綠江鐵橋不遠。王部數百多人於今年五月念一日突然襲擊太里鎮，佔領該鎮，獲取武器彈藥無數。臨退時並將安東路附近鴨綠江之一站攻入，加以很大的破壞。

三、攻佔泗川城之戰。聯軍一部五百多人在最近攻佔泗川地方，不到三小時的戰鬥，就將日僞軍擊敗，並消滅其一部分，城內憲兵被義軍殺盡，由於泗川地方的被佔領，

我附近的友軍得以從容消滅敵軍一個大隊。

還有其他各種戰鬥，不勝枚舉。從去年秋天到今年四月的九個月中，單是日寇的一個聯隊遇到抗日軍的襲擊，就有七百六十五次，每一次雖然抗日軍也要受些損失，但是日寇的損失也是不小的。這樣不住的給日寇的襲擊，使日寇窮於應付，引起日寇士兵中廣泛怨恨，厭惡和恐怖戰爭，反對同抗日軍作戰。日寇肅清抗日軍的殘暴行為，倒引起了不少日本士兵對抗日軍的同情，對日寇的正確的認識。曾經有一個日本的士兵向中國的農民問，「你反對我嗎？不要啊！我真不想同「土匪」再打仗了，但是上級的命令有什麼辦法呢？」另一個士兵却在走道發勇軍的出發地點時故意留下很多子彈在那裏，這是爲了什麼呢？爲了同情抗日軍啊！這證明是抗日軍不但在日寇的圍剿下，愈剿愈多，而且也以他們爲祖國光榮獨立而戰鬥的熱情獲得日軍士兵的極大同情。這證明抗日軍已經揮住了最後勝利的前鋒。

北平附近的游擊隊

國聞週報

英勇的鬪爭開始了

八月底，他們開始了英勇的行動。

北平的學生，保安隊，廿九軍這三部分人組成的隊伍，其中保安隊和二十九軍都是有過戰場經驗的，而這些學生們只有一部分是受過軍事訓練的。軍人都以爲學生祇會喊

抗戰文選

口號，唱高調，不會作實際的武裝鬥爭，因此他們都怕這些學生會妨礙他們的安全，會擾亂他們的隊伍，不信任學生們是有力量的。這種的不了解，終於在以後實際行動中消除了。

爲了要證明學生的能力，保安隊和二十九軍要學生軍去破北平郊外的某監獄。釋放六百名的犯人。學生軍終於担負起這艱苦的任务，他們在八月底的某一天夜裏，一百多人，在靜悄悄的夜裏，脫下了鞋子走近郊外的監獄，當靠近監獄的時候，他們穿上了皮鞋，以整齊的步伐，響亮的腳步走近監獄。他們中間有人化裝日本軍官，說着漂亮而流利的日語，此外還有一個担任翻譯。這樣的，他們便很順利地衝進監獄里去，這時他們拿出手槍來，對準每一個獄卒，一個個地都繳械了。開了監獄，把每一囚犯室里的人都釋放了。以後，他們把這六百名的犯人和守獄的兵士職員召集談話，述明了他們的意見，同時並要求他們參加義勇軍，如果不願意的也可以各回原籍。結果是這六百名犯人大都加入了義勇軍，增加一批生力軍，獲得了許多的槍械。

這一次的英勇行動，事實證明了學生軍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不但會喊口號，談政治，而且在軍事上的設計也需要他們，在開展平郊遊擊戰爭中，他們更負起了領導遊擊戰爭中的骨幹作用。赤裸裸的現實，告訴了保安隊和二十九軍，只有大家共同一致才能展開這遊擊戰爭，才能保證他們的勝利，才能動員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參加這遊擊戰爭。從此以後，他們更進一步地聯結在一起，而今後的政治教育正需要依賴學生軍的努力。

抗 戰 文 選

在實際行動中，溝通鴻溝，解消彼此的誤解，由此而引導到更切實的堅苦鬥爭了。

不久以後，平郊義勇軍又完成了第二次英勇的行動。有一次，在平綏綏日軍運輸大批軍火赴南口，約有十餘輛軍火汽車，他們伏在鐵路沿線附近，等日軍所押載軍火汽車大部通過以後，即乘機襲擊，此次襲擊結果，獲截了四輛汽車的軍火，這正像「水滸傳」中「智多星計取生辰綱」的故事，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一段生動羣衆底力量表現呀！往後，他的軍需正需要敵人「輸運隊」的供給呢！

接連着兩次的勝利，給予他們以極大的鼓勵，初步的勝利是將來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

抗敵戰爭中的鐵流

北平的學生平時在郊外也曾舉行遊擊戰演習，中間也有些東北的學生，他們早已經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再不然有的人大都看過了關於遊擊戰的書籍，受過學校的軍事訓練。在政治認識上，他們都能夠認識了政治情勢的轉變，他們是這隊伍裏的中堅份子。盧溝橋事件慘痛的回憶，加強了二十九軍下級兵士抗敵進一步的認識，沒有一個不痛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關懷着祖國的命運。所以，有許多留在北平城內的傷兵，零散的士兵，都偷偷地跑出城去參加義勇軍。北平城內的保安隊在事變後，一部有石友三指揮退至保定，其餘的在中途敗散了。七月二十八日，在張慶餘領導下的冀東保安隊起來作英勇的反抗，從通縣經過北平城北郊和西郊而至保定，中途也是一部分被打散了。從

北平城內逃出的學生，和二十九軍與保安隊的殘餘隊伍，這三部份形成平郊的義勇軍是一支鐵流。

光明的前途，荊棘的道路

兩年前華北局勢的惡化，使一些感覺力最強，反抗力最大的學生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平津的陷落，又使深感受了敵人鐵蹄下痛苦的學生和兵士，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生死的抗爭，這已是他們實際與敵人相週旋的時候了！

目前這遊擊戰爭是有廣大開展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因為，現在日軍所佔領者只是城鎮和通過交通線附近的村莊，在比較偏僻處的鄉村，抗日人民挺進隊，在平郊甚形活躍，時時給敵人後方軍的勢力還未能達到，時以打擊，再加之現在正常北方前線戰事劇烈的時候，日軍主力在急圖平綏線，奪取綏遠寧夏，威脅山西陝甘，切斷中蘇的聯絡，另一方面，在津浦與平漢兩線步步進逼，可以從側面威脅山西，正面威脅隴海路與山東，完成其大陸政策。所以，在農村中遊擊戰的展開有很有利的客觀條件。這是第一。

第二、河北省的農民在這次戰爭中，他們的莊稼都被日軍和砲火摧殘殆盡，秋收無望；附近戰區的農民，被日軍橫加殺戮，強征控戰壕，構築工事。以後還受了悲慘的屠殺，婦女被日軍姦淫，幼童的槍殺。這些傷心悲慘的事實，迫得好些農民要離開土地而在北方封建的農村經濟，農民一離開了土地便無法生存了，除了做漢奸外，他們為要保

障生命財產，只有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生死的鬥爭。這種情形下，是開展遊擊戰爭有利的條件。

第二、從歷史上看來，過去華北的農民運動已有很好的發展，如白蓮教捻亂以及義和團等。再如劉桂堂，在過去幾年中流竄華北平原各省。華北在地理上說來是平原，與東北森林地帶當然是不同的，而流動性較大，不容易在一個地方久留，然而在目前戰爭擴大的時期中，將有很順利的發展。

在中國對日作戰中，將來遊擊戰爭的發展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根據目前對敵人的持久戰和消耗戰，可以給正規軍陣地戰有很大的幫助。

在敵人鐵蹄蹂躪下的北平城郊，中國的人民已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生存的抗爭，高舉了反抗的火炬！——華北的烽火，雖然是那麼微弱的光輝，它將要燃遍河北平原，燃遍這星星之火，要逼及廣漠的原野。排在他們面前的是光明的前途，荊棘的道路。我們在遙遠的南方，敬祝他們光榮的勝利！

晉北戰地觀察記之一

鑑伯

——第八路軍和民衆的關係——

我八路軍在晉北抗戰中，擔負着一方面的重要任務，他們在軍事上的佈置和動作，在民衆中的鼓動和組織，都值得我們注意。記者於本月十日，由太原前往該軍防地觀察

抗戰文選

，是日上午十時，乘運貨汽車出發，下午五時許到達五台，沿途翻山過嶺，灰塵蔽天，我們一行，六人都變成「土地爺」一般，到處的老百姓都因戰爭而逃避他鄉，路險人稀，秋禾枯敗於田間，無人收割，旅客想在路上買點飲食那是絕對找不到賣主的，所以我們飢餓了一天，到五台時，想買一盆洗面水，現一下自己的真面目，也是辦不到的。

五台是一調二等小縣，是閻錫山的家鄉，這裏的民間，有一種口頭語，說是「縣不如鎮、鎮不如村、村不如府」，意思是五台縣城的繁華不如東冶鎮，東冶鎮不如河邊村，河邊村又不如閻府，由此可知五台縣城是怎樣冷落的一個地方呀！記者到此，因無處投宿，乃不得已繼續前進，八路軍的司令部，離五台還有數百里，不通汽車，僅靠馬或苦力都辦不到，乃自背負行李，徒步入山，第一天走過七十五里已經天黑了，在路旁小廟休息了片刻，仍壯着胆子前進，幸而過了一兩里路，該路軍一位兵士從後邊趕來，記者向他說明一切情由後，他同意引導我赴目的地，這位兵士穿着草鞋，走得非常之快，這大概是山江西到陝北練好的一副腳，他一邊走一邊催記者「趕快」，他說他要趕時，間參加會議，不能等待，記者常落在他數百步之後，每隔十餘分鐘，必須開跑步一次，剛趕近時，他又瘋走了，記者由頭至腳出了一身臭汗，八點多鐘趕到司令部所在的門口，村外約有半里路程的又道上，他要分路向政治部那邊去，為記者指示司令部所在的方向而別，就由他走路的這一件小小的事情，也可以表現出他的精神非一般老大的同胞所能

比擬，他爲參加會議，爲守時間，緊張到這樣，一旦荷槍殺敵不用說他必然是一位最好的戰士！

記者遵守他指定的方向，遠遠的照着山間的燈光前進，不到半小時走進村莊，向哨兵探詢司令部所在的屋子，到那裏向衛兵說明來意，投了名刺，幾分鐘以後，司令部派出來一位下級軍官，說是總司令和副司令都因前方戰事緊急，軍務過忙，不便立行延見，請記者先到副官處休息，等次晨再見面談話，記者因過於疲倦，十分同意這種安排，到副官處見了唐副官長，他爲記者安排寢室飲食，給予記者一種永遠不能忘記的誠懇的招待，自然不在話下。

飯後記者與唐副官長談天說地，有幾位別的軍官兵士和勤務兵，也奏在一起，這次談話使記者的精神不由得興奮起來，忘記了疲倦，一直談到深夜十二點鐘才各去入眠。記者在此所得最深刻的印象是該軍無論官長和兵士，都有高度的政治認識，都有熱烈的抗戰情緒，他們與民衆已打成了一片，這是他們勝利的根本條件，至於他們的生活，那更有趣，上至高級長官，下至伙夫馬夫，都不因軍隊中階級之不同而發生互相歧視的現象，他們之間比一個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姊妹還處得親熱，大家一塊兒玩笑，處處都流露出一种熱烈，誠實，相親相愛的精神。

當雁門關以北戰事緊張的時候，平型關內至五台以北山中的鄉村人民多半逃走了，他們固有些是怕日本兵來殘殺，同時他也怕我們的散兵擾亂，後來八路軍向那邊開去，

鄉間的土豪劣紳恐怕被「打倒」，也聞風而逃走了，該軍到了以後，不但紀律嚴明，一點沒有擾亂，而且一再聲明他們在此抗戰期間，已經放棄了打倒土豪，沒收土地的政策，令人民各自回家，該軍所需人民物件，一律發價，豪紳地主家中若有大批存糧，也必須會同其鄰居數家，當門取用，按市價給價交其鄰居代為保存，待主人回家後轉交，佔住民宅，至少給主人留住房屋一部居住，兵士對同院居民嚴守應有禮貌，因此已逃走了的人民，近來都紛紛回家，對該軍真是頌聲載道。

該軍近來積極組織民衆，雁門關以北，三縣，與雁南五縣——繁峙、代縣、神池、崞縣、五台——共十八縣，為該軍目前長活躍的地方，不過十八縣的縣城大部份已被敵軍佔領了，能做民衆工作的只有五台、平魯、繁峙及其他各縣的鄉村，目前平魯方面已組織了「民衆抗日游擊隊」，「民衆自衛隊」共有十隊之多，在五台方面也組織了四五隊，其他各縣亦可次第發動組織，各地民衆都說，「只要有錢的能出錢，我們窮人那有不出力的呢？」，這句話中含了無窮盡的意味，有錢的不出錢，這是各地同有的現象，就該軍近來工作的經驗言，一般窮苦民衆確有愛國觀念，只要發動得法，只要兵不擾民，只要有錢的人肯犧牲利己的利益，民衆沒有不與軍隊一致行動的，民衆沒有不愛國愛鄉的，前方的砲聲不斷，敵軍到處燒殺，並將青年婦女裸體游行，甚至成羣的擄到敵人的後方供敵兵縱慾，民衆知觸到眼前，沒有不奮勇於抗戰工作的，沒有逃避兵役的，逃避者都是有錢有勢的。

近來八路軍防地以內的民衆，對該軍有極大的助力，九月二十五日，平型關該軍之大勝利，得力於民衆不少，民衆對該軍的軍事行動嚴守秘密，使敵軍偵探工作失了效能，自投於該軍的槍彈之下，該軍的傷兵都由民衆自動的組織担架隊由火線上抬下，敵機每日雖不斷的在該軍防地內偵察，至今還沒有偵察出司令部的地點，由此可證明該軍防地以內的漢奸已經絕跡，已組織起來的民衆，常常到戰地去協助作戰，因為他們也能捉獲日蒙敵兵，也能奪獲敵軍的械彈，所以他們慢慢的胆大了，有自信心了，有興趣了，覺得日本軍隊也不過是如此而已，可惜有些地方的軍隊紀律，不如八路軍，予人民以惡劣印象，有三地方的地主或高利貸者，至今雖強敵壓境，還不允減低地租或利息，使窮苦而有抗戰熱心的人民，因難顧家小的生計，還不能儘量的參加抗戰，這就有這種情形，因為該處的有錢人多有相當營私，所以不易同導。

晉北戰地視察記之一

鑑伯

——與彭德懷氏談各種問題——

下午一時左右，彭氏即來訪，談至四時許始別，他說他們前方的作戰報告及情報，在每日深夜始能到總司令部，加以電報還要翻譯出來，還要答覆，整個的工作多在晚間，次晨三四點鐘才能入眠，所以早晨起來較遲，早晨初見面未能多談是很抱歉的，我們開始談話，所涉及問題頗廣，大部份問題都由彭氏自動提出說明的，首先我們談到統一

抗戰文選

戰線即國共合作的經過，這是民族復興的前途，就是目前所走的道路，我們始終爭取這一前途，幸而實現了，我們得一致抵抗強敵，極覺痛快，然回想起過去，十年來轉了一個大圈子，也覺痛心！

他說將來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的發展也有兩個前途，一個前途是共產黨迫不得已而以十月革命的方法進行流血革命，這是一個破壞的前途，我們共產黨並不希望牠實現，另一個前途是全國繼續在和平統一的道路，用改良的方法，發展中國經濟，使不走上資本主義的制度，即不用流血而得到革命的利益，這是一個最好的前途，我們共產黨準備爭取這一個前途。

其次他談到目前的國際環境，他認為蘇聯不但能夠幫助我們，而且不久要實際上幫助我們，時間的遲速完全決定於我們自己抗戰的決心如何，只要我們肯爭取蘇聯這個朋友，只要我們有決心，蘇聯馬上可以幫助我們的，目前我們的中央及全國人民已有決心了，蘇聯雖然目前還不願意直接參加中日戰爭，可是他的人民可以自願的幫助我們，蘇聯政府也不能阻止的，就他觀察，我們只要還能支持三四個月，國際間必然要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問題全在我們自己爭氣不爭氣。

他談到目前華北抗戰的軍事問題，表現了不少的牢騷，不過他說我們不能作空口的消極的譴罵，也不作攻擊或惡意的批評，我們應該鼓勵華北各方面由經驗中去改善數月來的缺點，他認為就三個月以來的經驗言之，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有改善的必要，

抗 戰 文 選

第一、改善人民生活，勞苦的人民最富於愛國心，然而經濟上的壓迫太大，使他們顧慮到家小的生計，不能勇敢的走上前綫，我們若能減低高利貸與地租，對有錢人既無大損害，對政府的稅收也無影響，對抗戰却有極大的利益，就五台說，高利貸的利息，竟高至月利五分，地租高至百分之六十以上，實覺驚人，我們勸有錢人減低利息，減低地租，比較亡國以後被日本全部沒收總好些，然而還得不到他們的同情，他們的民族觀念與太可憐了。

第二、要組織民衆，展開全民戰爭的局面，使民衆都能直接間接的參加抗戰，發動游擊戰爭，若民衆不積極參加抗戰，甚或作漢奸消極的破壞抗戰，都要使抗戰前途發生極大的困難，只依現役軍人是不夠的，以我們目前的經驗言，只要我們不怕民衆，只要我們爲民衆解除痛苦，民衆極易瞭解自己與民族危機的關係，組織極容易。

第三、要改善軍隊的政治教育，淘汰腐敗的成份，改善其素質，整頓軍紀，則戰鬥力可以增強，人民見了軍隊也不害怕，軍民自可以打成一片，對抗戰有無限的利益，目前有些地方的人民常說「日本來了也不過如此」，又說：「要不是抗日，我們早就跑了」，由這兩句話，可以認明民衆確有抗戰的熱情，而軍隊紀律有多加整頓的必要，人民因抗日而願忍受軍隊的騷擾，固然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種忍受是暫時的，範圍也極狹小，在廣大的區域內，民衆對軍隊是聞風而逃了。

第四、要指揮統一，在華北抗戰中，指揮不統一是一個大毛病，全國各軍在目前道

緊急關頭，必須信任最高領袖，受其指揮，則軍事上必不至有你進我退，你打我看，甚至譁變降敵等現象。

第五、要改變戰略與戰術，我們是弱國，武器與技術都不如人，在戰略上固然應取防禦戰，然而單純的防禦戰，只是一個陣地上消耗，這無異幫助敵人指揮現代技術的威力打擊我們，須知沒有一個孤立無援的陣地是打不破的，敵軍因為運輸現代兵器的便利，利於沿着我的交通要道前進，我方不分兵由側面攻擊敵人之弱點。一味的以大部兵力死守交通要道的城市，敵攻破一城市，即前進一步，有時敵軍向我迂迴，攻我後路，我則一退數百里，側面毫無準備，無以牽制敵軍，這是華北戰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過去數月的抗戰始終停止在單純防禦戰的階段而未能掀起全國性的抗戰，必然要招致結果，我們要馬上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在戰略上是防禦的，戰術了必須是積極防禦的，即以攻為守，亦即以攻勢防禦，攻勢防禦的要訣，在於乘敵在運動中或敵立足未穩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堅決勇猛迅速的手段，殲滅敵人，減少敵空軍砲兵及其他機械化兵各種配合的效能，只有在運動中解決敵人，打擊敵人，才是達到防禦目的的最好手段，防禦也是為着節約兵力用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手段，同時運動戰也可以調動敵人，分散敵人，封鎖敵人消息，使我正規軍得以採取大步前進大步後退的戰術原則，求得運動戰的機會，過去三箇月中，我們在華北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敵進攻我們正面時，我亦逐漸延伸抵抗，消耗於敵之大砲飛機火力下，今後應多採襲擊的戰術，技術弱於敵

人的軍隊方面，奇襲，伏擊夜襲，勝過正規對戰，包圍迂迴勝過中央突擊在敵後方側翼積極活動，勝過正面抵抗。（文化報）

晉北戰地視察記之三

鑑伯

——朱德談平型關勝利經過——

十一日下午五時許，記者在晚餐後，因此地郵電不便，不能久住，到前方去又因各游擊隊所在地遙遠，且有地方被敵人隔斷，亦不便前往。故擬即日乘五台板車回太原，乃赴司令官訪彭氏告別。到時朱德已由前方回來，但未經介紹，記者以為係一位年老的勤務員，未加注意，亦未打招呼，左氏見記者不發言，乃介紹此「勤務員」說：「這是總司令，」記者幾乎失笑，乃與朱氏握手坐談，彭氏之為人極敏，活躍，而朱氏之為人則極樸，誠懇，沉着，和藹的樣子，令人可愛，可敬，與我們想像中的朱德完全不同，確實是一個軍事領袖人才。

朱氏對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談話，雖然簡單，但大體與彭氏所談者相同，不過朱氏重事實而少理論，記者問他對晉北抗戰前途的觀察，他說「只要守的肯守，攻的肯攻，晉北戰事沒有不可以挽回的，我們是最平凡的，沒的三頭六臂，也沒有特別過人之處，我們的本領就是堅決勇猛，秘密，迅速，敢深入敵人的後方去殲滅敵人，假使大家能這樣幹，日本並不足畏，日本兵一樣怕死，我們拿住機會一樣能夠打死他們幾百幾千，不過

我們作戰，也不要希望一次把敵人打完，每次能殲滅他們一個兵一個馬，打壞他們一個車，都是對我們有利的，在持久的抗戰中，日本那一點兵是不夠這樣消耗的」，他說話平凡而有力，這正是他的不平凡處。

接着他又舉出三點，希望國人注意，第一、要改善軍隊的政治教育，充實他們的民族觀念，第二、要組織民衆參加抗戰，第三、要改變戰術，採取運動戰，沒使成千成萬的正規軍老在正面犧牲於敵人優勢炮火之下。

最後他指着壁上的軍用地圖，說明九月二十五日，第八路軍在平型關勝利的經過，他說「我們那時對這次勝利沒有重視，事後檢查，才知道這次勝利確是華北抗戰以來，僅有的一次勝利，我們由五台山向平型關附近進攻的時候，十分秘密，日本完全沒有得到我們的情報，這是勝利的第一原因，完全得力於民衆接近我們，幫助我們，封鎖了日本人的消息，作戰時兵力不一定要多，用的得宜，以少可以勝多，這次戰事，敵有一旅團之衆，我只有兩連。平型關東北關溝地方有敵之旅團司令部，關溝東北有一地方名蔡家峯，兩地之間有一溝，敵由蔡家峯向關溝增兵時，必經此溝，我們事先，密派派兵埋伏在溝之兩邊，待敵兵千餘人走進溝中時，投了數百個手榴彈，將敵人千餘完全打死，未逃走一個，我接着反攻，關溝之敵，倉皇失措，向西北逃走，若圍城口各友軍，能同時出擊，則敵一旅團可完全殲滅，關溝方面有敵旅團司令部，我們獲得一份重要軍用地圖，並檢獲許多高級軍官的勳章及符號，內有一個胸章，上寫「鈴木」二字，這大概是一個

抗 戰 文 選

旅團長，死未死我們不敢說，不過那晚日本國內的無線電廣播說此次他們在平型關遭遇了頑強的抵抗，死了一個高級軍官，但未提姓名，此外我們得到敵方戰車裝甲汽車共八十餘輛，因運走不便，當時就都給他炸壞了，假使我們由平型關的正面去作單純防禦，我們不但不能抵抗住敵人的優勢火力，而且要被人打敗的」。說起來很簡單，人人都能做到。

她又說明他們一次小勝利的情形，在靈邱之東北有一八八六、四號高地，我軍與敵軍互相搶奪，敵有一旅團之衆，由高地東北之靈站村前進，我只有二連由靈邱高地之西南前進，敵較我先上高地，結果我則先到高地之頂，遂將敵由高地之腰擊退，敵死五百餘人，我傷亡僅十餘人，這就是迅速的好處。

至六時許，朱氏談完，即約記者在司令部晚餐，原來是他們事前已預備約記者晚餐，以示歡迎之意，預備了四盤菜，較平時他們吃的多了一倍，此外有大塊饅頭，大碗清茶，同席者除朱彭左三人外有任炳時，他們的軍隊上至總司令，下至伙夫馬夫，都沒有軍餉，中央現在雖然每月爲他們發口口萬元，但因爲他們的人數較編制正式的數目多得多所以不夠敷用，他們只發零用費，大概每人每月一元左右，平時吃飯是上下一律同樣，所吃的菜除青菜而外，多加些豬肉，炒在一起，吃的麵條或饅頭，都作得不大好。有錢的人決吃不下去，飯後任氏又談了片刻軍事情形，記者即告別，定於次晨回太原，朱氏當握手時說，希望記者代他們號召一下，凡全國抗日的志士，若願意來他們那裏參加

抗戰，十分歡迎，又說中央軍或兩廣的精銳部隊，若能與他們聯合在一起作戰，一定能夠把日軍趕出華北。

記者就此把朱彭諸人的話歸納一下，我們的抗戰要勝利，第一須能持久，能保持住持久的條件，持久的條件有三方面，第一，外交活動，第二，政治改革，第三，軍事改革，就外交言只希望政府以全力去爭取蘇聯這個朋友，就政治方面言，組織民衆，極爲緊要，漢奸的臉上沒有刻字，單靠軍警偵探打漢奸，那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打不勝打，我們要訓練民衆自行檢舉漢奸，要民衆自動的不作漢奸，我們徵兵募款國公債或徵實物，政府由上而下的命令，終不如訓練民衆自動的去徵，易於收效，我們要民衆幫助軍隊，這是消極的希望，我們必須使民衆成爲抗戰的主體，使民衆明白抗戰是他們的任務，要達到上述這些目的，却非趕快開展民衆運動不可，就軍事方面言之，弱國武器不如敵人，技術不如敵人，應採取攻勢防衛的戰術，過去華北軍事之失利，只就平綏路言，固然由於劉汝明李服膺等或失了軍事機宜，或不戰而放棄要地，罪有應得，但主要的原因還在戰術上，處處居於被動地位，閻錫山已承認此點，本月某日太原的報上曾登過官方公佈的消息，說明今後要改被動爲主動，以攻爲守，可爲明證，希望今後勿再蹈此覆轍，爭取抗戰的勝利。（文化報）

退 出 太 原 城

秋 江

黑暗中的太原

弔罷忻口戰場歸來，一蹶新的感觸，使我不忍避辭這座古老的危城，牠已在敵機亂炸中，人們都向外跑。我為珍貴最後的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進城內，到最後一分鐘前再退出太原城。

我夢迴覽太原城內的景況，因為敵機不時的襲擊，時間上辦不到，彭雪楓先生要助成我的願望，把小汽車借我隨意使用，這是值得感謝和愉快的事。同行的有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來此間工作的吳薛兩位攝影師。他們無意中遇到最後機會來拍攝這座危城，不是無意義的。

汽缸上的電嘴子剛跳動，哭泣般的警報，在一羣重轟炸機聲下響着，我們為謀汽車的安全；不顧危險，開到城下避難室。避難室除躲避飛機外，還儲藏汽油，這裏的汽油，在前一天的黃昏遭了火，現在還冒着濃厚的黑烟。失火的原因傳說不一，最容易判定的罪犯，是「漢奸」，這是責任問題，不是攔在漢奸身上就可了的。其實不負責任造成的過失，也等於漢奸。

暮色已蒼茫，空中始無機蹤，已定的計劃，給它破壞。傾圮的電桿，倒塌的房屋，一片的破碎，已夠我們難受！

白天的巡視不可能，黑夜中的太原市上剎那的繁榮，我細心地觀察。
我每次經過石壘關時，內心中總是浮起「這裏還能守一下」的信念。最後一次在三日

的午後，我寄語安慰雲中河呼忠魂，猶以石嶺關來勉勵，孰知次日的晚上就陷於敵手！更想不到在七地淪亡的悲痛時，還串插一件痛心事。

石嶺關給敵衝破，在青龍鎮的作戰計劃，不能實行，半月以前構築成的防禦工事，不能發揮牠的作用，因此太原城的危殆，直逼而來，十一月四日晚上到那間的景況，只有我以新聞記者的立場在街頭上觀察。

電燈廠裏的電力，仍舊輸送，因為連日炸彈的轟炸，電線網紊亂。電力不能送達全市，僅幾處路燈放着光明。黑暗處的行人，互相以咳嗽來探路，避免碰撞。散亂的電綫，不留意時，像鐵線套到腳上來。

在偏僻的街道上，偶而可以找出個人來。靜寂的問巷中，有一批人們在大肆活動，窮蹙的漢子，拾垃圾的苦兒，手握着黃豆大的燈光，乘隙踏處的搜羅，平日他們到了那裏要被叱的紅牆門，今夜他們得自由出入。

幾天前政府通知民衆遷出城外，由警察傳達，全市騷然，由前線退回的軍隊，希望過太原時補充一些冬季用品，正式商店都關門而走，幸各小商販還留戀這最後一個市場，以剩餘的下等貨物，賣上等價，猶恐不夠賣，這麼好的銷路，二十餘年來沒有過。可買的商品，有鞋、襪，毛線編織物和洋蠟，老糟子（酒釀）滾雞蛋，豆腐素粉條的小食担。小食担子給饑餓的人們包圍了。這個市面，在上貨商附近繁榮着。

郵政局的職員和軍郵同志，工作情緒與往日不同，總觀察傅德衡先生在櫃台外邊防

範無理取鬧的士兵來滋擾，他所持以鎮壓的武器，祇他身上身軍衣而已。他對工作很負責任，不到最後五分鐘不退走。這時確已到了最後，他約我同走，但是我爲了我的工作，不能同行，彼此強做笑顏的別了，約在臨汾再見！

我走到郵政局，一對外國的青年夫婦在門首細話，他們的一切，我都不管，但是他們滯留這危城中不去，我有點不放心。

黑黝黝的街道，人羣匆忙的往來，他們沒有閒情來注意一個美麗的機會，一位青春還沒消逝的女郎，因爲黑暗的吞噬，看不清她的最美點，苗條輕盈的身段，有相當的動人處，浪逐於人羣中賣弄色相，黑暗中難得知客賞識。希望胭脂的香味去勾引今夜夢裏情人。她由牛肉攤上出來。兩個士兵護衛着西去。勳員娼妓上前綫慰勞忠勇士兵的希望，我無意中發現了她。

閻百川先生這夜裏離開太原了，離開他經營二十餘年的太原了！

夜渡汾河

十一月五日天明後，在太原城裏的人物，可以數得清，衛立煌、孫連仲、傅宜生、周恩來、彭雪楓五位先生以外，還有一個不負軍政責任的新聞記者。

因有孫連仲先生來太原，知道東綫北綫的消息已淆混，榆次說太原已失陷，太原說榆次已兵臨城下，僅六十里的距離，情況失去準確聯絡，豈不笑話？這次晉北戰事的進展與後退，完全受晉東影響，李默庵一軍及其他部隊在忻口大白水犧牲的代價，給娘子

關失守掩沒了！孫連仲部的苦支精神，也在這個失敗中消沉了！

敵方知道我們防空撤退，飛機飛行極低，轟炸時間比那一天都長。

一輛坦克車，不上千的敵人衝破青龍鎮，逼近皇后園明晨就可到太原城近郊作戰，今夜我們必須退出，其他的人都要退出，只有傅宜生先生不能退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他應該與歸綏城共存亡，太原城由閻百川先生或其他晉軍將領來守才對得起綏遠民衆，這個大錯已鑄成，在目前的晉綏將領中，也只有傅將軍能擔負起這艱鉅的任務，這是他人格的偉大，並不是他的軍事學識有超人的特長，我們一方覺得今日國家危機嚴重，一方爲愛護傅將軍，所以如此的來批評，希望傅將軍更加努力，擔負比守太原城更艱鉅的復興民族工作。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一切收拾好了，準備與太原城告別！北面的黑天空，有一團熊熊的火光，城外是起火了，爲掃清射界，有計劃的燒的，敵方隆隆的砲聲，隱約聽得清晰。是我們可以走的時候了。（大公報）

退出上海市

長江

上海是中國交通最便利的都市，平時在黃浦灘邊，南北火車站龍華飛機場以及公路站上，每天不知有若干千萬人來往，在旅行者本身和上海的住民，對於這千千萬萬出入於上海的過客，只是一種平凡的感覺，只不過覺得有些人來到上海，又有些人離開上海

而已。

「八一三」抗戰爆發，上海對內地交通情形立刻改變，京滬鐵路之上海蘇州段不通了，如果要走鐵路的話，只能從滬西或者南市上滬杭鐵路，至嘉興轉蘇嘉路，至蘇州仍入京滬正軌。上海和內地最主要的水路交通是揚子江一線，「江陰封鎖」又使這一線完全斷絕，不過上海蘇州河經蘇州通鎮江的內河水道，仍保留多少運輸價值，而京滬公路交通之繼續，若干重要人事的來往，仍給予上海以某種程度的慰安。日本飛機曾經不斷的轟炸我們的火車汽車和蘇州河上的船隻，並曾炸傷了松江附近的鐵橋，造成了相當數目的傷亡和交通工具的損害，但是我們艱苦的交通仍然繼續着。

大場失守，接着是十月二十六日湖北的撤兵，蘇州河南岸成了第一線，內河公路和鐵路交通，都受到極大的影響，在這一線上往來的人們，漸漸被人們看作珍奇了。十一月八日夜間蘇州河南岸陣線因敵軍在杭州灣北岸之登陸，松江之告急，而不得不向西撤退。敵軍進佔了滬西，進圍南市浦東，於是上海至內地之舊有交通線，至此完全斷絕。上海漸由「半島」之形勢，轉化而成「孤島」！這時最近的交通線，是北經江北之南進，轉內河或公路以至鎮江，南經寧波杭州以入京滬。但是上海南通間的長江水道，和上海寧波間的海道，皆在日本海軍絕對控制之中，於是通過這一段相當成問題！

然而時局一天一天的緊迫，敵人飛機成隊的在南市浦東投彈，甚至於繞過租界的上空，英法軍的高射炮已經對於越入租界上空的敵機，不斷發空彈警告，焚燒的烟火，繼

關北荒涼之後，而瀟灑於租界的東南西三面。無論如何麻木的享樂階級，也不得不暫時停止糜爛的呼吸，而關懷着租界週圍的戰爭了。

因為中國軍隊的撤退，大家都預料日本一定對於租界內的活動、將取干涉的態度，特別是在公共租界，恐怕還要求行政權的更大參予，對於租界內之抗日言論，勢將要求取締，而對於一般抗日領袖分子，恐將用種種方法加以危害。果然事實慢慢的來了，公共租界已經正式令租界內各種報章雜誌舉行「登記」，並令各種救亡團體停止積極活動，且對一部救亡團體加以搜查。據傳聞日方尚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四百名以上之所謂「抗日分子」，及壓迫租界中抗日言論的流行。十一月八日晚蘇州河撤兵之後，日本人已經在法租界中心的霞飛路和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大量出現。許多人從外僑方面所得消息，租界當局對於日軍之強力要求，並沒有有效的拒絕辦法。於是大家的情緒，一天比一天緊張。

本來上海是無永久防禦工事的地帶，在日本海陸空的主力威脅下面，我們當然無死守的可能，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上說，更無死守上海的必要。照我們以蘇嘉路為軸心的國防工事說，上海本不在陣線之內，上海的失陷本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體，然而許多迷信上海物質享受和缺乏遠見的人們，却把上海的退失認為是意外，認為是極重要的失敗，而感到悲觀與張皇。

「到內地去！」這本來是從上海的地位考慮中日戰爭時起碼應想到的事情，然而過去

政府和民衆還未曾澈底的把苟安心理肅清，未曾切切實實的把上海的地位看透，未曾將應該移往內地的物質和人才早日安排。對上海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對於「八一三」以後的戰事，還懷抱着多少瓦全的幻想。到了上海已成孤島的時候，始感到不到內地別無他法。然而交通又太不容易了。

一月九日以後的上海，對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國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只有外國輪船才有通過日本海軍封鎖綫的特權。無論走南通，寧波，青島或者香港，都成了外商輪船獨佔的航綫。

好不容易買到一張統船票，更好不容易擠進了統船，二三千旅客從兩個貨艙門口擠了進去，真是所謂「前仆後繼」，前面進門還沒有站穩，後面已經闖進來了，不到半點鐘，巨大的貨艙已經抵得水洩不通，而後面尚不斷的「挺進」，演成人叢中掙扎的現象，這時苦力階級的朋友佔了便宜，他們雙手晃搖，雙腳幾登，很迅速的能找到適當的位置，我石見一對青年摩登夫婦，却困在人叢中一籌發展，幾度掙扎之後，紳士丈夫的眼睛已經回入，而少婦的面孔變爲慘白了。在這樣大時代裏面，整個的是「力」的時代，我們要有真真實實的力氣，才能戰勝強橫的日本，同時每一個人也要有力氣，才配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體力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力量之一。

舟過黃浦江，日本軍艦正猛烈的向我們浦東開砲，敵機正趾高氣揚地忽上忽下在投炸彈，沉重的炸彈聲把旅客們的眉毛深鎖起來了，有些年青人走到船邊探看，回過頭來

只是憤怒的微聲嘆息。

黃浦江裏這時正到了好幾艘日本的運輸船，滿裝着補充的軍火和增援的敵軍，浦西各碼頭上，日本的軍用材料多如山積。特別是我們標榜建設的虬江碼頭，給敵人運輸上以重大的便利。

江灣吳淞一帶的建築，沒有不被敵人的砲火打得百孔千瘡，特別是吳淞鎮已成瓦礫一片。敵人的汽車和人馬在我們戰士的血染過的黃浦江邊奔忙往復，頹垣敗壁間或可以看出敵人臨時的兵營，一部份的敵軍正在江邊草地休息，他們或者正在想：以中國軍隊作戰之神勇，如果把粉飾太平那些物質力量，改成幾個近代要塞，日本欲這樣順利地達到大舉登陸目的，恐不能不費重大的代價。

僥倖沒有查船，我們安然繞過炮台灣。到南通的江流上，大概二英里布置一隻敵國軍艦，是的，他們正在對中國作嚴密的封鎖，然而中國人還在另幾方面想新的辦法。

船入揚子江，寬大的江面和疏落的敵影，讓大家的情緒暫時回復平靜。上海巍峨的洋樓，骯髒污濁的租界社會，現在一件件在我們意識中淡化了，足踏上南通天生港，才算到了我們中國軍隊保護的中國領土，我們此時而向着日本，後面才真正是我們後方。（大公報）

蔣委員長發表抗戰決心談話

蔣介石

蔣委員長於十一月七日下午接見外報記者，作下列之問答，茲譯載如下：（記者問）
北京九國公約會議，如有主張中日兩國直接交涉者，委員長之意如何？（委員長答）主張中日直接交涉，無異於增加中國之危機，且與九國公約會議之精神完全相反，蓋日本背義無信，目無公理，如由兩國直接交涉，毫無其他保證，無論條件如何，其結果必使中國國家生命陷於隨時隨地可被消滅之危境，永無獨立自由之機會，此不獨中國所不能忍受，且亦為九國公約會員國所無法接受也。（問）目前軍事形勢如何？前途是否樂觀？（答）我國此次抗戰，其要旨在於始終保持我軍之戰鬥力，而盡量消耗敵人力量，使我軍達到持久抵抗之目的，過去三個月抗戰情形，足以證明我方此種戰略，已獲初期勝利，以淞滬言，我方在該地本無險可守，且毫無堅固工事可以憑藉，敵人雖用盡其海陸空軍之全力，憑藉其武器之優越，與海運之便利，而我軍仍能與之周旋，至今且予以重創，敵方損失之重大，恐為日戰爭後之第一次，最近滬杭公路金山衛地方雖被敵軍登陸一部份，對於我軍嘉翔本陣地仍絲毫不能動搖，故我軍仍能進退自如，始終立於主動地位。北方戰場山西方面，我軍亦步步為營寸土必爭，在過去兩月中，予敵重大打擊，敵軍費如此鉅大之代價而所得者仍僅沿鐵路之一綫地，此後敵軍深入腹地，其困難必更加多，總之敵軍入我內地愈深我方形勢亦愈為有利，最後勝利終必屬我方也。（問）委員長對九國公約國會議之觀測如何？（答）余始終深信公理正義之力量，一經發動，必至貫徹目的為止，余意會議必能有所成就，若就中國而論，在國際公約不發生效力，正義公理未能

伸張之時，唯有對侵略我國之敵人堅忍抵抗，貫徹到底。(問)在九國公約國會議開會之時，近數日內盛傳有會議外進行調解之說，其真相如何？(答)絕無其事，中國立場，始終爲尊重九國公約與國際一切條約，中國除竭誠與合法集團的努力合作以外，決無單獨行動之理，中國最重信義，斷不自行違反一貫之立場。

國民政府遷移重慶宣言

國民政府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率國民衆，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各省，均有極急劇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亘於三月，各地將士，開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綫，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燬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邇者暴日更肆貪蹟，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爲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卽已深知此爲最後關頭，爲國家生命計，爲民族人格計，爲國際信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備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爲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衆，土地之廣，人人本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爲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

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衆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特此宣言，惟共勉之。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本共產黨的反戰綱領

日本共產黨

在日本人民當中，除了很少數的軍閥官僚資本家大地主以外，大多數的國民，都反對侵略中國，不甘願和中國人打仗的。

日本人中反對侵略中國和同情中國抗日戰爭最熱烈的，便是日本共產黨，該黨最近所發表的綱領如下：

(一)立刻停止和中國戰爭，我們爲着偉大的中國國民之獨立，而做其同盟者，努力反對戰爭。

(二)要求削減軍事預算，並將該經費改爲農民失業業者，中小工商業者之救濟費。

(三)爲着獲得民主主義的權利，爲着擁護民權，爲着獲得結社，言論，集會，及出版之自由，而努力與法西斯軍閥鬥爭。

(四)努力發動撤廢強制勞動並臨時雇傭制度，廢止農民的榨取，改善農民勞動者及其他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等的鬥爭」。

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之下，有一種很廣泛的反戰團體，裏面包括了勞動者，農民，智識份子，中小工商業者，從事於反對戰爭運動。

告出征中國士兵書

日本全農全水總同盟

咳！悲慘啊！你們遠適異國去流血賣命，果爲了誰的利益呢？軍閥與財閥是藉了戰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圖！

你們在故鄉的妻子兒女，在貧病交加之中，已經到了不能支持的境地了！

我們在滿洲事件中死傷了的二十萬同胞，究竟爲誰而犧牲？這不過爲了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而毫無代價的被殺戮！

我們不能再受軍閥和財閥好聽的宣傳所欺騙！戰爭與大衆生活的地獄化，在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繼續進行當中，絕不會有終止的可能！

中國人是敵人嗎？不是的！日本軍閥財閥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始不得不爲了毫無理由的戰爭和資本家貪婪的榨取，而被驅使前去送死！

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國家觀念乃大衆生活的向上，蹂躪大衆生活的軍部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盜賊！

我們要：

即時和平！

軍部啊！還士兵的命來！

全農 全水 總同盟 產租 鄉軍有志團

致在華北日本將士

日本現役將校有志圖

九月四日天皇陛下幸臨時議會，發表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刻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外國以中正和協之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之和平」。被上述勅令驚駭了的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的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自己大罪的曝露。

對於諸位所以遲遲不派遣應援部隊，乃因爲陛下反對戰爭，不許出兵。然而軍閥不得陛下許可，仍悍然出兵了！

現在雖然已經戰爭，但尙未能入宣戰的階段者，係因陛下要令即時和平。所以這回的戰爭，完全是軍閥的抗戰！

忠勇的皇軍嘯！

軍閥要廢立今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二・二六」的時候，川島陸相，真崎大將等，不是曾通電全國的師團爲要放逐今上陛下樹立新天皇而造反嗎？軍閥要使陛下成爲有名無實，要使自己實際成爲日本獨裁者。

忠勇的皇軍嘯！軍閥真正是昭和的叛逆者！好好忠實擁護今上陛下啊！

服從陛下下的勅命，決心即時撤兵！即時和平！

把槍口向着軍閥！

參加昭和的勤王
與中國「中正和協」！

現役將校有志圖

日寇滅華的六個條件

日本軍閥

據各方面可靠消息：日本政府曾經向南京當局提出六個條件，其內容是：

- (一) 建立內蒙共和國。
- (二) 華北五省自治。
- (三) 到停戰時止，日軍在上海所佔的地區，劃為日本租界。
- (四) 自山海關起至安南界上，中國沿海各島捕魚權讓給日本。
- (五) 中國退出國聯。
- (六) 取消中國的軍用航空。

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成立宣言

總動員會

——第一戰區司令官核准公布——

親愛的同胞們！偉大的抗戰已經進行兩個半月了！這一戰爭是中華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所放戰爭。同時也是日帝國主義的發展所產生的再分割世界的暴力解決。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在這種形勢之下是決不能兩立的。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使中國從

抗戰文選

半獨立國降爲牠的鐵蹄下的完全殖民地，使中華民族完全變爲牠支配下的奴隸。然而侵略者却遭遇了中華民族的革命的問答，這一問答是掃除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勢力，恢復一切失去的領地和主權，建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

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顯然地已躍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全國政治力量已經集合一致，精誠團結，共同担負當前的使命了。無疑地，這種偉大的聯合已經奠定了抗日的基礎工作，各黨各派各軍的合作，民主政治的曙光，使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家在中國偉大的統一戰綫之下發抖。我們相信這一發展將來必會撞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過去兩個月來的抗戰，不過是全面抗戰的開始，一時的勝敗，並不能認爲是我們所發動的全面持久極端的抗戰之勝敗，而決定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的條件的，是充分執行民族革命的一切政治的民主的任務。我們還要發揮民族革命的積極意義，使整個民衆力量動員起來，武裝起來。我們更要使全面的抗戰進而發展成全民的抗戰，也只有全面全民族的持久抗戰，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因此，我們不能在民族革命總動員的積極作用方面，首先在督察綫的戰地成立總動員委員會的組織。我們以下面的三個原則作爲本委員會奮鬥的目標：（一）積極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二）實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我們將盡一切的努力在這總的目標之下，動員廣大的民衆，用一切的人力物力，獻給戰爭。參加戰爭，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同胞們，事急了，敵人已經侵入了山西的北部與綏遠的東部了！敵人進攻晉綏，可以吞併整個的華北而囊括西北和全中國。所以晉綏是今天抗敵的最前綫，是我們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的堡壘，是開展戰爭局面的根據地。我們爲了保衛華北，保衛中國，我們要保衛晉綏！這偉大的責任，已經直接放在晉綏民衆的肩上了！

現在戰地的民衆已經在敵人的飛機大炮之下直接過着殘酷壓迫的生活，需要我們去領導參加抗戰的爭鬥，所以民族革命總動員的積極意義，首先必須在戰地的周圍具體地實現出來。這一迫不及待的任務的實施，可以說是保衛華北，保衛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已經在堅決抗戰的閻司令長官領導之下，擔負起執行戰地總動員的任務，發揮全民抗戰的基本作用。晉察綏的民衆們，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起來吧！參加這爲保衛祖國保衛鄉土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吧！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我們高呼：

晉察綏民衆組織武裝起來！

晉察綏人力物力總動員起來！

保衛晉綏，保衛華北，保衛中國，收復失地！

實行合理負擔改善人民生活！

實行民主政治！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中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萬歲！

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會工作綱領

總動員會

(一) 依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命令，在司令長官行營直轄之下，設立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以雁門關、長城內外十八縣（縣名略）察南五縣（縣名略）及綏遠全省為本會管轄地域及動員範圍，本會並得依戰時情況的變動隨時擴大動員範圍及管轄地域。

(二) 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動會）負責在上述地區內執行下列任務：

- 一、動員新兵上前綫
- 二、組織人民自衛隊（辦法另定）
- 三、動員糧秣運輸
- 四、運送及招待傷病人員
- 五、組織人民團體
- 六、組織戰地堅壁清野，偵察敵情，封鎖消息。
- 七、進行剷除漢奸運動

根據上述任務，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得向戰動會提出各個時期的任務，與戰動會協商，依據可能，製訂具體辦法，負責實施。

(三) 爲保障各地戰動會順利完成上述任務，由司令長官行營發令各級政府執行下列各項：

(甲) 積極保障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

一、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

二、保障人民言論出版之自由

三、積極武裝人民，發給槍械。

(乙) 改善人民生活

一、在動員中確定以有錢出錢，大家出力爲原則。

二、減租、減賦、減糶、救濟失業及災民

三、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及待遇

四、免除過去一切攤派

五、實行已頒布的抗戰家屬優待條例

(丙) 動員應採取積極的宣傳，說服，動員廣大羣衆的自動性，反對強迫。

(丁) 由司令長官行營發令各軍執行優待新兵佚役的辦法，愛護牲口車輛，保證其物質供給，禁止打罵，虐待，違者嚴懲不貸。牲口車輛如有損壞者，應付賠償。佚役因公遭受傷亡者，應給以撫卹。

(四) 戰動會的組織原則如下：

(甲)各級(縣、區、城)戰動會以民主集中為組織原則，凡上級戰動會之決定應絕對遵行，在各級戰動會中討論和決定工作時允許充分之討論，但決定後，應少數服從多數。

(乙)戰動會之組織應包含下列人員：(一)各省政府；(二)戰地軍隊代表；(三)各有關民衆團體代表。

縣區級戰動會應有：(一)縣政府區公所之代表；(二)民衆團體代表；村戰動會中應有民衆選舉之過半數代表參加。

(丙)各級戰動會設正副主任委員各一人，並以五人——七人為常委，由戰協會全體動員選舉之。

(丁)各級戰動會均設下列各部處：(一)組織部，(二)宣傳部，(三)人民武裝部，(四)動員分配部，(五)剷除漢奸部，(六)總務處。各部均設正副部長各一人，部之下設科，各科設幹事若干人，由委員會通過任命之。詳細辦法另定。

(戊)徵調與分配幹部應不分信仰，地域，地位，以集中人材為標準。

(五)為便利各級戰動會與各方面之關係，規定如下：

(甲)與政府之關係
一、舉凡在戰動會管轄之下的各縣區村，一切戰時動員工作，統由各級戰動會負責實施，各級政府應積極協助，不得阻撓或破壞。

二、凡一切與戰時動員有關之事件，各縣政府、區公所、村公所應服從戰動會之規定，但戰動會不得干涉各級政府的經常行政工作。

三、如有破壞或阻撓戰時動員工作者，各級政府應協同戰動會懲罰之。

(乙)與各部隊的關係

一、戰動會向司令長官行營負責，其動員計劃係根據司令長官行營之命令實施，戰區各部隊得在總動員計劃下向各級戰動會提出要求（糧秣，新兵，佚役等，）但不得干涉動員事務。

二、戰地各軍應給各級戰動會以各種必需幫助。

三、戰地各軍如對各級戰動會工作有意見時，應通知各該地的上級戰動會，或呈報司令長官改變或糾正之，不得擅自干涉。

四、戰地部隊如有阻礙或破壞戰時動員者，各級戰動會得呈報該部隊上級長官或司令行營要求糾正。

(丙)與各羣衆團體的關係

一、各級羣衆團體的選舉代表，參加戰動會協助動員工作。

二、戰動會應尊重各羣衆團體之獨立。

三、各羣衆團體之代表，如有阻礙動員事宜之事實，各團體得要求撤回另派。

歸 途

郭沫若

童子軍的奧士丁車頗有童子軍的風味，小巧而玲瓏。司機的是戰時服務團的副團長倪家璽，據說今天是往戰地去檢閱團員的工作情形的。另外還有一位陳少輝君，異常殷勤，他說，他每天要到司令部去一次，以後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他隨時都可以做。

公路兩傍受過轟炸的痕跡很多。飛機之投炸彈，要想準確，似乎很難。我跑過的路已經不少，凡有被炸的地方都是在道傍田地裏，炸到了公路本身的實在很少見。

北伐時我在南昌曾乘過飛機散傳單，眼底分明是兩昌市的一片瓦屋，然而傳單投下去，被風一吹，却都飛到贛江裏或田地裏去了。

炸彈雖比傳單重，但公路却比南昌城壕，道傍的田地真是無辜受累。不過我覺得敵人也替我們的農民在施行方便。因為那些大炸坑將來是可以利用來作為糞坑的，省得好些老百姓去流汗挖土。

童子軍的陳君又談說到他們在路上每每遇着漢奸或別動隊，他們每在晚上活動，有開槍射擊的事情。

我買弄了一下聰明，我說，做漢奸的拿了敵人的錢不必去做破壞的事情，豈不是可以嗎？

陳君說，那是不行的，小漢奸一次所得的錢有限，吃完了為生活所迫，又不能不做

二次，漢奸有漢奸頭，就和包工頭一樣，據說，漢奸頭拿了敵人一筆錢時，敵人要給他注射一藥針，限一星期後是要他的命的，如不再去打一次解毒針，因此漢奸拿錢都不大敢逃跑。

這打藥針的話，聽起來有點像神話。我自己是學過醫的人，這樣的事情在醫學書上不會見過，論理也不會有。結局怕是敵人的欺騙而已。人民無智，敵人的毒針真是無孔不入的。我希望做漢奸頭的人聰明一點，再聰明一點。

小巧的汽車跑得很快，畢竟又回到了上海。

平 凡 的 話

茅 盾

今年暑期的上海學生集中軍訓，第一次有女生隊了，因為是初次舉行，辦法從寬，由各校自行指定若干女生，每校約十餘人，入營受訓，被指定者尚可求免，只須舉出相當理由，例如身體不合格，有醫生證明，或家中尊長病急，須歸原籍省視等等，而受訓時間也比男生減少一星期。

既開方便之門，自然不無托故規避之事，然而聽說被指定的本人大都踴躍願往，倒是她的父母過分愛惜，代遞了「請免狀」；還聽說有不少拗不過父母之命的女生因此憤而啼哭，——乃至三日不食者亦有之。

女生大隊終于有三百多人，其中且不乏「貴族女校」如中西女塾等校的女生；而且也

有關人和富商們的女兒。

入營以後，當然要遵守一切紀律；起身號一響，就得跳起來，五分鐘整理內務，早操跑步，烈日當空時也得上操，臥室自己打掃，吃飯時間有限制，……種種都和嬌養小姐們平素的生活差得太遠了，然而聽說受訓的女生都很高興的遵守着。沒有一個因為太苦而啼哭。但也不是始終沒有人啼哭。聽說當她們的分隊長（這是女警察中選來充任的）還嫌她們做得不夠格或操得不好時，是頗有一些女生氣得啼哭的。

善哭，有人以為是女性之所以為女性；但我覺得哭並不一定丟臉的事，更不能說是女性的弱點，在情緒亢奮的時候，雖壯士也，亦何嘗不哭。荊軻將往刺秦王，高漸離和他吃酒話別時，似乎也哭過；憤極而哭，氣極而哭，或被感動到哭，都不是因為其人怯弱。反倒是因為其人有真摯濃郁的感情，有並非不倔強的性格，有一顆活跳的心。連哭也不會的人，倒大抵是麻木或萎靡的人。

話說遠了，再回到受過軍訓的上海女生罷。上海戰事起後，聽說受過軍訓的女生會接到「動員命令」——去做救護工作，然而應者寥寥。這且不去說她，本來她們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工作，不一定去當看護，叫人看着覺得不大合式的是在大砲聲中，受過軍訓的她們的大多數，頭髮又燙得捲捲地了，高跟鞋又穿上了，學校未開課，徜徉霞飛路上，無所關心，無所事事。這可太不像一個國難中的堂堂高中學生了。

我看見標語中有一條：「人人應該貢獻他的力量於國家。」對於這條標語，我想來個

最平凡的解釋；女學生如果肯把講究燙髮和高跟鞋的精神移到留心時事，便是貢獻力量於國家；有閒的太太小姐們如果肯摒棄鉛華，手帕繃了自己洗洗，要茶要水請自移尊步，不再按電鈴從樓下喚上用人來，把近在外房的茶水捧到跟前，也就是貢獻力量於國家了。我更要奉勸從事婦女運動有志的女士們：把你們的工作計劃分成成長的一串的等級，而最低限度的一級便是勸勸有閒的太太小姐們先「貢獻力量」於她們自己身上的瑣屑罷。

翁照垣將軍訪問記

雷 夫

一個真正的戰士，當他受傷時的情緒怎樣呢？也許憤怒吧，但定不沮喪。一個百戰餘生的戰士呢，恐怕連憤怒也沒有。

翁照垣將軍，當他發見他的右腿給敵人的飛機炸傷了時，在他古銅色的臉上展開兩道深厚的笑紋：

「又來了！」他看着傷口，說完了這樣一句雜着驚異，嘆嘆和嘲笑的話後，就靜靜地躺下去。

那是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左右的事。他負上了新的任務，出發到□□前綫去指揮作戰。十八架敵機在我們的陣地上空盤旋，炸彈一顆顆的拋下來。末後，有三架從他的頭上飛頭，他蹲伏在一個土墩旁邊，但終有一顆炸彈裏面的小子彈，在他的左腿內側磨擦

一下，直射穿了他的右腿。

起初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正在注意一個離他不遠的給炸去了半截頭的下級軍官。但一會兒他覺得腿上，有點熱痛，而且在發覺後一秒鐘之間，這痛便千百倍地強烈起來。低頭一看，褲上已經沾了一大塊血漬，他知道受傷了。

受傷，這在他是第五次或者第十次了。他頭上，背上，腿上，有的是子彈的創疤。而且，這也並不是意外，這正像一個久遠的朋友，現在又來探訪他一次。

他想站起來，可是他的右腿不爭氣，於是他靜靜地躺着。躺着，他不斷地取笑他自己：

「真是活該，我這個飛行家却來蹲在地下讓別人的飛機炸穿了腿！」

一直到過了約莫三個鐘頭之後，才有一個士兵拿了自己的腳綁把他的傷口包紮了起來。

十五日上午十時，他被送到□□，那裏的□□醫院才給他上藥和重新包紮過。十七日他被送到了□□。

爲了用藥過遲，出血過多，到□□時，他的傷口已經浮腫發炎，體溫也高到三十九度上下，還好，他的腿骨和大動脈都沒有傷，像有天意似的，子彈從腿側入，在腿裏轉了一個灣，向下由正面突出。不然，他不變成獨腿也得變成跛子了。

在記者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的體溫已經如常，炎症也漸漸消失了。醫生說，像這樣

的傷口就是他這樣強健的體質，也得一個月才能平復。

他躺着，等他的創口平復，再上前綫去，把受傷這一段忘記。

關於這位戰士的勇敢，難道我們必須多費一個字來加以描述麼？在關北，在吳淞，在溧東蘆龍，難道他不常表現過卓越的勇敢麼？一九三三年長城戰役時候，他每天必接到一個不署名的女子的信，信上的稱呼總是「無敵的翁將軍」「神勇的翁將軍」，神勇兩個字用在他身上，總覺得並不是誇張。

他洒着血離開了他奮戰的戰場，他永遠忘不了奮戰過的國土！他一生的歷史是用血寫成的，現在他又用血寫了新的一頁！

葉挺將軍印象記

東 平

葉挺，革命者，天才的軍事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時候，我們鄉下的人們都很喜歡提起他，一提起，總是低聲附耳彷彿一走漏就要給人抓去殺頭的樣子，情形是滿祕密的。

去年夏天，我在香港偶然碰到了×××先生，他和我談了關於上海文化界的一些情形，忽然低了聲，把嘴巴挨緊我的耳朵說：

——葉挺在香港你知道嗎？

祕密得很。不曉得怎樣我一聽到這名字就立即感到一陣興奮，——我好久沒有聽到

這名字了。原來葉挺是在香港！我秘密着，沒有告訴別人，這比×××先生把葉挺的消息告訴我的時候的情形還要秘密。

不久，在香港深水埗通菜街的一間小房子裏，我會見了一位客人。L君把他介紹給我，他就是葉挺。

三十五歲光景的一個男子，壯健，不十分高大，穿一副不甚講究的灰白色的西服，頭髮好像是梳過的，但聳得很高，說話的時候，略為肥胖的兩腮堆着坦白熱烈的笑容，沒有什麼奇特，樣子很像我中學時代的一位愛弄數學的朋友，但當我想起一九二七年轟動一時的八一革命，他在我心中的姿影即立即擴大了，無疑的他是中国當代的一個了不起的鬥士。

那時候我們談的是關於聯合戰線的問題，他的發言很急速，有點像軍隊裏的政治指導員。我好幾次問起他以前從南昌發出怎樣衝到汕頭來的情形，他只略為提了提，好像覺得很沒趣的樣子。

L君對他說：

——他（指我）已經把你寫進小說裏去了。

實在有這回事，那是在我最初發表的一個短篇通訊員中寫到的，但並沒有寫出什麼來，

葉挺聽了有點不高興，我想他也許怪我多事。

以後我們又見面了好幾次。

我想和密斯吳到澳門去玩一玩，藉以躲避關於人事上的一些糾纏，葉挺那時候是住在澳門，他答應和我一同去找一個適合的房子。但我忽然又走到廣西去了。到了九月，我又回來上海，在香港逗留的日子不久，我再沒有碰見葉挺。

一個嚴寒冬天的上午，我和密斯吳在上海福履理路的寓所，一間又小又破爛的前樓裏，爲了禦冷，用煤球爐放在牀邊燒菜，邊燒邊吃，弄得滿房子的魚骨，飯粒，菜頭菜尾。忽然葉挺和老友M君走進了我們的房子裏我請他們也吃一點，他們怕麻煩，倒反請我到隔壁的館子去喝酒，我告訴他，這間房子以前是他的老部下吳奚如住的，吳奚如住在這裏寫了許多文章，現在我也希望能夠寫一點。他告訴我，他這一次是從洛陽來的。在洛陽，他和蔣委員長見了面。

——蔣委員長要不要抓你呢？我問。

——那里抓！他和我談得很好！他答。

那麼，我想，葉挺現在一點秘密也沒有了！而他又被委爲新編第四軍軍長了。

利 用 鴨 子 殺 人

辰 天

這故事過去將一個月了。

那是雨後初晴的黃昏，我們在界浜河上，（羅店北滬太公路北段）的哨兵，發現順水

免來大批鴨子。使戰士們驚奇得歡喜的叫了！

誠然，在前方，肉食是很可寶貴的。豬，牛，羊，肉，在附近已購不到了。探買軍士，都挨罵的！因為即使買來一些，人是那麼多，要想飽喫一頓，是沒有辦法的。而現在這一羣鮮肥的鴨子，不白地送來，個個眼睛裏都射出饑涎的光輝，很迅速的將牠們「俘虜」過來。

特務長爲了這事，特地裏派伙夫頭到二十里路外的葛隆鎮，買來二十瓶齊梁燒酒，叫大家好樂一頓。

鴨子一塊塊地消失在人們的咀嚼中，酒，不經意的喝乾了，大家紅暈的臉上，浮出勝利的微笑。末了還抱着一個共同的願望，即是「今晚要能過去摸幾個鬼子纜真正過癮」。可是快樂滿足了，煩惱即刻「跟蹤追擊」。

半夜，廁所上蹲滿了人。

「你幹嗎了！」山東籍的三班副班長王得勝說。

「肚裏交關難過」七班班長余春祥的答覆。他那「下江」口音，老是被人認爲文縷縷的。排長，特務長，……大家都犯了同一的毛病；「肚痛，吐瀉！」

「這是什麼鬼啊！」一陣疑雲籠罩在各人底心頭。

第二天，清早便將醫官請來，有幾位多資點利益的，已經瀉得不能起床了。經過醫官的診斷，認爲是流行霍亂症，必定吃壞了甚麼東西。

「嗚，那是鴨子」，一羣人的聲音！

問題抓住了。前線那來許多鴨子！這病菌必定是鴨子帶來的。

無疑地，敵人在總攻失利之後，當然會想出許多法子，借助於禽獸是免不了的。他們將一些病菌放在鴨子身上，從上流放過來，這樣，使我們戰士吃了，馬上發生疾病。

爲了一頓口腹，有好些同志，帶着無可奈何的神氣在後方醫院病床上躺着。其餘的，也是滿肚子不舒服，他們誓死不再吃鴨子了，牙齒咬得緊緊的；拳頭舉得高高的，要「報仇」，而這機會却正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的了。（抗戰週刊）

把 中 國 人 喂 狗

——哈爾濱通訊——

謝德風

日人實際地把我們喂狗，你們不信嗎？爲恐嚇那些作秘密抗日工作的人，及在滿洲到處行動的義勇軍起見，日本大規模地養着許多吃人的狗子而訓練之，起初他們尚表示他們的仁慈，將「囚人」活埋着下半截身體，或痛苦地鞭擊之，使其失了知覺，然後把許多狗放進來吃。但後來這些狗專喜歡吃人肉了，將「囚人」送入籠中時，它們馬上躍起來吃這些「囚人」。當這些狗子在撕着人肉，吃着尚在跳動的心腑肚腸的時候，這些自命爲東方文化的保護者的日本人在旁大笑以爲樂。這些狗子又受了訓練，擔任警務。夜間將這些狗子放出，使之沿南滿鐵道奔跑。若是看見了農人時，它們馬上向農人進攻，把他吃掉。附近的居民往往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着被狗咬着而慘叫的聲音。

他們訓練狗子的方法，精妙無比。日本人先造成中國義勇軍式東北農民的模型，穿着棉袍，短褲，及棉鞋。就是北方農民所通用的布帶，他們也沒有忽略。將這些模型安置在軍事重要地及沿鐵道的區域。於是領導這些狗子，命它們向這些模型進攻，直至將模型撕碎時為止。後來就用真正的人來代替這些模型。

第二件討厭的事，就是夜間的搜查。日本人最怕抗日的義勇軍，不能安居，因此常常夜間搜查。一且有義勇軍在某地活動的謠言傳播時，日軍即開始搜查。他們先把房屋圍得水洩不通，然後沿戶搜查。凡戶口簿上沒有名字的人，日本人把他們都集合在一起。若戶口簿上有名字，而突然那晚不見了，則逮捕他的負責人。夜間的搜查，使日本人有很好的機會，可以掠奪我們的財物，姦淫我們的婦女。因此之故，日本軍人祇要有一點小事可以籍口的，他們即馬上舉行搜查。結果，現在滿洲人民每晚上床時，心是戰慄的；否則最可怕的惡夢時有變為真事之可能。

日本人恐怕滿洲的壯丁與義勇軍聯絡，所以他們把滿洲的壯丁集合在一處，外面用電網戰壕圍着。他們美其名，稱之曰中和營。使日本人和高麗人間隔地居住；日本人處於主人地位，對於中國人民呵加虐待。這種強迫中國壯丁居住的營地，在吉林遼寧諸省都有；不久，就會遍於滿洲各地的。

我們的家鄉，倉庫和關生蓄的木欄，都被焚毀。自去年以後，他們又想出一個統治我們的妙法，農民本來是分散居於各小村落間的。現在他們實行所謂「集體農村制」，將

農民都集合在大的農村中，以便於使之奴隸化。當然，這些農民不願拋棄他們世代相傳的祖業，他們「生於斯，息於斯」的茅舍，及其附近的祖墳。農民拒絕遷居於大農村時，日本人於是焚毀他們的家鄉，倉庫及藏家畜的木欄把一切農民都驅入「集體農村」中，在該農村中，他們沒有建築新家庭的資料，於是羣居於茅屋中，睡在露天的敬地。他們為飢寒所迫，男女老幼都哀呼流淚，聞者心悲！——祇有殘酷的日本人還在強迫十五六歲的兒童在鑿環繞「集體農村」四周的戰壕，防禦義勇軍的襲擊。（譯自 *New Masses*）

日本是不是可怕的？

Current History

——關於抗戰外論之一——

有四個基本原因，使日本不能支持大規模的長期的戰爭。現在按照它們的重要性排列於下：一、日本的不利的財政地位和經濟弱點，其原因為貿易入超，負債過重，和捐稅苛繁。二、由於大規模戰爭的國內貿易的毀壞，三、日本工農的體格，在與頭等強國作戰時，將不能勝任，這是因為日本工農平時在極度極低的生活和非人的環境下苦力工作所致，而且他們本性是厭戰的。四、日本軍事設備是低劣的，如果從頭等強國，現代裝備，及歐洲的年細來看。

事實上，日本軍閥雖常常自誇從沒有打過敗仗，可是它從沒有和頭等強國碰過。日俄戰爭是毫無可嘆之處的。這不過和一九三二年的七海戰等差不多而已。而且大家都知道上海事件沒有什麼軍事光榮可言。

因為日本人拚命宣傳上海事件的「肉彈」故事，大家都相信日本是充滿了瘋狂的國家主義，並以爲這種「至死不退」的人民是可怕的。其實像這類故事在戰時任何民族都有許多，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而且，這種瘋狂很快就會疲竭。

至於現代戰爭中極爲重要的空軍，日本人是出名不行的。日本絕對抵不住駐在海參威的效率極高的巨大蘇聯空軍，而且他們自知甚明。講到海軍，即算承認日本海軍紙上的現代化，可是人才，戰鬥效率和紀律又怎樣呢？事實上，日本要是沒有援助而作大規模對外戰爭，它不能支持一個月。而且日本人民在吃到大敗仗，和明白「不可克服」（這是系統的宣傳下建立起來的）的虛妄時他們一定會叛變的。日本的人民並不喜歡戰爭。

日本侵略戰的收獲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關於抗戰外論之二

中日在上海發生戰事以來，已歷五星期，而華北中日之開釁，且較早數星期。在此時期之內，費大量彈藥，無數戰鬥員及非戰鬥員死於非命，千萬人民成爲殘廢，無數財產慘遭毀壞。試問日本究何所爲而出此？

就商業立場言，日本已消耗大量生命金錢及貿易，戰爭於彼究有何利？即戰爭現能終了，日本亦須費數載之時間，以恢復彼業經破壞之友好主顧之購買力，李滋羅斯曾謂：「飛機與坦克車，非優良之商業媒介物，」國際間如用強迫手段，則貿易與友誼不能成立，武力雖似能收一時之效果，但國際間之情感，如一方對他方因事貿然訴諸武力，即

不能維持矣。

中日開釁以來，爲時不過數星期，而物質上之損失，已足驚人。不過被戰事蹂躪區所遭損失之真實或近似的估計，尙無人爲之。在上海之戰事，損失以工廠及貨棧所在地如北區及東區爲最大。華北損失之估計，亦尙無人爲之。

表面之損失，已極巨大，但猶未足比擬潛藏之損失。蓋戰事既起，商業停頓，因種種之破壞及障礙，將來戰爭終止後，商人欲圖收拾，亦非易事。

就中國方面而言在戰爭未發之前，各地復興改造事業，正在突飛猛進，受世界人士之頌讚，今則局勢嚴重，再無餘力以從事於此，實堪浩歎。

現在遠時局勢，雖甚暗淡而殘慘酷，但默察前途，亦有光明之一點，即戰事爆發以後，中國全國各派之團結是也。過去無此種真實團結之情形，現在中國既能一致對外，疑固如蠶，則將來在戰事結束後，必能專心一志，從事建設，如俞市長對於市中心之破壞，曾在會議席上宣稱：「將來市中心之建築，必較過去更爲完美。」其言十分豪邁！

軍人之才，在於破壞，而工商團體之職，在於建設。有一度之破壞，須繼之以一度更進一步之建設，以表示工商團體集合之力，建設之才，總較炸彈與跑彈爲優也。

如侵略者果能中止其侵略，撫心自問：戰爭於彼究有何益？更進一步，加以考慮，是否所得足償所失？如是則吾人當可希望日本將來必有一日回復健全與和平之企圖，誠能如是，則前途光明，當不在遠！